

中国石化报社



2024

石化文学

中國石化報社



2024

石化文学

P R E F A C E



前言

2024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之年，也是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胜利油田3周年、视察九江石化1周年。这一年，行业变革之大前所未有，能源革命之快远超预期，面对自成立以来最复杂变局、最严峻挑战，集团公司党组团结带领广大干部员工，深入开展“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创新发展、打造一流”主题行动，迎难而上、聚力攻坚，深化改革、勇于创新，乘势而上、主动作为，以实干担当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石化新篇章。

中国石化报社牢记宗旨、担当使命，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与时俱进、守正创新，不断完善全媒体生产传播体系，着力建强“让党放心、党组信赖、受众满意”的队伍，持续提升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为集团公司答好时代之问与发展之问、走好高质量发展之路，提供有力舆论支撑、汇聚强大精神力量。

在2023年中国石化报创刊35周年之际,《记录石化》诞生了,通过优选报社各媒体最具价值的作品结集成册,更好服务广大读者。《记录石化》成功出版,受到广泛好评。有专家评价,“将‘只有一天生命的新闻’窖藏起来,在时间的长河中留下一份份见证中国石化波澜壮阔发展史的浓香”;“这是报社自我加压的一种境界,是服务中国石化大局的一种担当,也是读者意识的精当表达”。

2024年,我们秉持优中选优原则,继续编辑出版《记录石化》,并继续以电子书形式在中国石化新闻网和“新石化”App推出。期望广大读者继续给予关心指导、提出意见建议。

中国石化报社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紧紧围绕集团公司中心工作,充分发挥新闻宣传主力军、主渠道、主阵地作用,勇担时代重任,为建设具有强大战略支撑力、强大民生保障力、强大精神感召力的中国石化更好地“鼓与呼”。

中国石化报社

2025年1月

C O N T E N T S

目录

海风吹 芦花飘·····	001
樊俊利（胜利油田）	
我把奋斗献给未来·····	008
丁剑北（胜利石油工程）	
在黄土高原书写诗意的采油人生·····	012
常换芳 刘振涛 牛志军（河南油田）	
光辉岁月·····	016
王晓静（地球物理公司）	
永远的守望·····	020
王明新（胜利油田）	
在荒野与采油树共舞·····	022
丁玉萍（西北油田）	
在一起，就很甜·····	025
田宏远 扈秀杰 朱创业（经纬公司）	
一条红丝巾·····	028
尹希东（胜利油田）	

为石油，再出征·····	030
单旭泽 关脉凌（经纬公司）	
戈壁风刀·····	035
陈 东（胜利油田）	
吃顿饭不想家·····	038
张素军（中原油田）	
黄河铁军的“胜利速度”·····	042
陈谨之 黄 丽（胜利油田）	
我们·····	049
邹会莉（胜利油田）	
老马的签名·····	053
江 杰（西北油田）	
一双油工鞋·····	056
赵 斌 / 口述 单旭泽 / 整理（经纬公司）	
与气田相伴29年·····	058
楚学朋 宋 峥（江汉油田）	
一棵树·····	062
王明新（江汉油田）	
父母的勋章·····	066
彭 宁（江汉油田）	
春来幸福花开·····	069
刘江涛（西北油田）	

风从北部湾吹来·····	071
田元武（十建公司）	
远古的梦·····	074
户亚兰（宁夏能化）	
五十步的爱情·····	077
楚学朋（江汉油田）	
我的第二个故乡·····	080
邹会莉（胜利油田）	
夜观小记·····	083
李嘉韩（地球物理公司）	
高原的味道·····	085
沈顺万（胜利油田）	
记录似水年华·····	089
王晓静（地球物理公司）	
待到山花烂漫时·····	092
马俊松（胜利油田）	
我用半生时光爱上一座城·····	096
龙泰良（茂名石化）	
黄河滩上的翅碱蓬·····	099
邹会莉（胜利油田）	
母爱地图·····	102
丁玉萍（西北油田）	

列宁峰上的卡车·····	105
马 行（胜利油田）	
晏梅和她的退休日历·····	109
楚学朋 宋 峥（江汉油田）	
在达州火车站出口（外二首）·····	112
陈锡让（中原油田）	
一池碧水夕照里·····	114
马智华 曹 俊（西北油田）	
父亲的三枚党员徽章·····	118
刘江涛（西北油田）	
宁东，黄河臂弯里的珍珠·····	121
户亚兰（宁夏能化）	
戈壁篝火·····	124
马 行（胜利油田）	
霍拉山的夏天·····	126
王晓静（地球物理公司）	
干粮·····	129
孔守曾（西北油田）	
陀陀的油田假期·····	131
单修霞（江汉油田）	
勘探，沙洲，蚊子·····	134
马 行（胜利油田）	

踏在同一条河流里·····	137
李 英（胜利油田）	
1974年的初春与工厂·····	141
冯进进（安庆石化）	
就想睡个好觉·····	143
丁剑北 李 佳（胜利石油工程）	
霍拉山西去的阳光·····	146
王晓静（地球物理公司）	
父辈的海棠花·····	149
吴朝标（胜利油田）	
一撇一捺写成“人”·····	152
苏成武（齐鲁石化）	
阳光彩虹“小白杏”·····	155
江 杰（西北油田）	
藕与荷·····	159
李 英（胜利油田）	
青与红·····	162
户亚兰（宁夏能化）	
最好的礼物·····	164
刘江涛（西北油田）	
梦回芳草思依依·····	166
汪燮卿（中国工程院院士）	

小马归队·····	170
蒋如高（华东石油工程）	
秋风又过走马梁·····	172
楚学朋（江汉油田）	
亲人心中月更圆·····	175
刘江涛（西北油田）	
夜深千帐灯·····	178
王晓静（地球物理公司）	
漫长的雨季·····	181
王晓静（地球物理公司）	
我有一片滩涂·····	185
邹会莉（胜利油田）	
积累能力如种一棵树·····	189
胡文捷（石油工程建设公司）	
站外有条羊肠小道·····	191
楚学朋 陈 刚（江汉油田）	
爱显摆的老陈·····	195
江 杰（西北油田）	
风雪协奏曲·····	198
王晓静（地球物理公司）	
冰雪记·····	201
邹会莉（胜利油田）	

莽熟油新作饼香·····	203
楚学朋（江汉油田）	
侧柏记·····	207
邹会莉（胜利油田）	
小城滋味·····	210
李 英（胜利油田）	
“咱们就是一家人”·····	214
王 鹏（经纬公司）	
普光人的诗心·····	217
张迎亚（中原油田）	
巡线记·····	221
邹会莉（胜利油田）	
大漠情怀·····	223
王 鹏（经纬公司）	
日暮记·····	227
邹会莉（胜利油田）	
海风记·····	230
邹会莉（胜利油田）	
月是故乡明·····	233
李同喜（石油工程公司）	
从“苏工”到“苏小工”·····	236
李 群（石油工程建设公司）	

山风拂过红工衣·····	238
张迎亚（胜利油田）	
氢城轻梦·····	241
田元武（十建公司）	
“宠”你辛苦也值得 ·····	244
张玉香（沧州炼化）	
成长路上勤为伴·····	247
丁玉萍（西北油田）	
井下凉皮·····	249
张素军（中原油田）	
围炉涮锅·····	252
楚学朋（江汉油田）	
“祈福”羊汤 ·····	255
王晓静（地球物理公司）	



海风吹 芦花飘

樊俊利（胜利油田）

仿佛天上掉下一面大镜子，碎裂成一块块不规则的镜片。一只只灰白色的海鸟，正在对镜梳妆打扮，一会儿站立张望，一会儿飞起，像一个个跳动的音符。

其实，那是一片海滩，被一条条弯弯曲曲的土坝，分割成一块块。土路像一条条棕绳，串起一座座油井、一个个小站、一台台向大地叩首的抽油机……

这里是位于山东的胜利油田最北端的陆上油区。人们将这里称为：大北。

20世纪90年代初，胜利石油人在大北盐碱滩栽下了一棵棵铁树，架设了一条条油龙。在这里，石油人战天斗地，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所以这儿也被称为“英雄滩”。三十多年来，“英雄滩”上的芦苇一茬又一茬，绿了黄，黄了绿；大北的石油人一代又一代，前赴后继，坚守在这方石油“阵地”。

穿着一身旧工服的岳斌，头发乱如蓬草，脸上黑黑黄黄，看上去五十多岁的样子。其实，今年他还不到四十岁。是“英雄滩”的海风把

他吹得“早熟”。

身为“油二代”的岳斌出生在甘肃，不满周岁就跟随父母从黄土高坡的长庆油田来到了黄河入海口的胜利油田。小时候，他时常翻看父母的相册。被岁月染黄的黑白照片上，有地窝子、帆布帐篷，有解放大卡车，有人拉肩扛……但每张照片里都有一张张开心的笑脸。

慢慢长大后，岳斌经常听父亲讲大北那场风暴潮的故事。

那是1997年盛夏的一天，乌云翻滚，海风号叫，大雨像决堤的江水倾泻下来。防潮大堤被冲毁，公路被冲垮，电杆倒塌，一百多名值班的采油干部职工被困在工作现场。他们被迫转移到房顶、油罐等高处，情况万分危急！

没有水，没有干粮，只有暴雨和海浪一轮轮袭击。面对危难，职工们写下遗嘱，坦坦然然，毫不畏惧。《团结就是力量》《咱们工人有力量》的嘹亮歌声，在凶猛的波浪上起起伏伏，与风暴展开一轮又一轮较量……

第二天上午，救援车来了，部队的救援直升机来了，被困职工终于被全部救出。他们没有回家，而是在现场展开生产自救。有的往返于齐腰深的浑水之中，有的背着沙子、搬着石头，几天几夜战斗在现场，实在累了就躺在泥地里打个盹儿……半个月的时间，抽油机又一扬一合恢复了欢唱。

每次听完故事，岳斌都热泪盈眶。大北的芦苇和万顷海水一直在他心头涌动、碰撞。他暗暗发誓，长大了要做一名父辈那样的石油人！

2012年岳斌研究生毕业后，与一起报到的四名毕业生坐上了开往大北的班车。

一路向西，眼前是一片浩瀚的芦苇荡。再向北，视野开阔起来，茫茫荒原一望无际，盐碱滩上只有稀疏的红柳和孤寂的碱蓬畏缩在角落。天空始终灰沉沉的，眼前只有一台台抽油机、一根根电杆、一座座钻塔、

一条条黑黄的油气管线……

尝了几口咸苦的海风，熊熊燃烧的雄心被这片荒凉、寂寞冷却了。有两位大学毕业生脚没沾地，就打了退堂鼓。

岳斌却像一棵芦苇把根扎下。实习期满，他在采油队担任技术员，一步步成长为队长。酷暑里，岳斌带领站上同事抢工期。白天，气温高达三十八摄氏度，汗水湿透了工衣；夜晚，成群结队的蚊子轮番攻击，身上一层层红疙瘩又疼又痒。严冬，凛冽的寒风卷着雪花，像一支支白色的利箭射向油区。岳斌和同事们为排除故障险情，在浓重如山的夜色中，在漫过膝盖的积雪里，深一脚浅一脚行进。干完活儿后，腿脚被冻得像木头似的不听使唤……

一个滴水成冰的深夜，管线冻堵了。外面漆黑一片，岳斌带领值班人员打着手电，在荒滩上四处寻找柴火给炉子加热。夜色像一面厚实的黑墙，微弱的灯光朦朦胧胧，木柴实在难找，只找到一把干枯的芦苇。

“把它烧了吧！”岳斌抽下自己的皮带。工友们面面相觑，没有人接。岳斌提着裤子走了过去，把腰带填进炉子。他们在几个炉子之间来回穿梭，鏖战了一个通宵，管线终于通了。

2019年，岳斌担任新职务，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他不仅脏活儿累活儿冲在前，当好“领头雁”，而且动脑筋抓好精细管理，为增产立下新功……



刚到大北不到一个小时，朱洪敏就后悔了。

2014年，朱洪敏大学毕业，两张通知书将这个年轻姑娘推向了人生的十字路口。一张是中国石化的录用通知书，一张是研究生录取通知书。经过深思熟虑，她还是选择了大北——对于那方天地，她有许多美好的

遐想。

上班第一天，朱洪敏就晕车，头晕目眩，胃里翻江倒海。到了队上，看到四周一片荒凉孤寂，心里凉了一大截。她跑到一片芦苇丛中给父亲打电话，哭着要辞职。“别人能干的，咱照样能干！你先塌下心来，好好向师傅学习一些真本领。”父亲急得一头大汗，反复给她鼓劲。

海风轻轻吹，吹开了一朵朵芦苇花。朱洪敏的师傅金建民也像一棵粗壮的芦苇，头顶伏着一朵柔软的白云。每天，金师傅乐呵呵地开着一辆破旧的小三轮车，拉着朱洪敏穿梭于油井之间。这辆三轮车可是师傅的宝贝哩，不但放着平时的劳动工具，还存放着他在路上捡到的小小螺帽、螺钉，个个擦得光光亮亮，摆在工具箱里。朱洪敏飘摇的心像空中的风筝，慢慢被师傅攥在手中的丝线拽了回来，踏踏实实落回地上。她跟着师傅，学到了不少“真功夫”，紧盘根、换皮带、作业监督、油井热洗……师傅经常教育她：“咱们虽然只是普通的石油工人，但上一天班就要对油井负一天责，干什么都要干得像个样子！”

机械重复的工作索然无味。但朱洪敏与师傅在一起，却干得津津有味。白天，她奔波在油井、管线之间；夜晚，伴着一盏孤灯伏在地图上。几十天下来，朱洪敏把站上的基本状况摸了个清楚。她发现，值夜班的大都是男职工，她十分好奇：晚上的油井生产是啥样子？又能学到什么呢？

天上挂着一轮残月，笑盈盈的。朱洪敏主动申请跟着站上的老师傅值夜班，沿着坑洼不平的弯曲土路巡井，一有机会就向师傅请教。小站伫立在水中，像一艘小船。远处，一棵棵芦苇频频向她招手。一盏灯下，三台抽油机忠诚地履行着职责。两边的海水涌动着波纹，像一个个分别已久的孩子，张着双臂向他们扑来……这天晚上，她收获很大。

2022年11月，金师傅退休了。朱洪敏清楚地记着那天的情景。金师傅步履沉重，走在巡井路上，举起手机，为那些钢筋铁骨的“老伙计”

们逐一拍照留念。末了，他扯走几朵芦苇花，几步一回头……

雪花飘落，枯萎的芦苇在寒风中弯腰、直起。无论寒风多么猛烈，也不见一棵芦苇的身躯折断。芦苇老了，却把根深深扎在海滩。师傅退休后，朱洪敏不时会静静地打量芦苇。在它们身上，她读懂了许多。

当了采油队技术员之后，朱洪敏的劲头越来越足。组织抢修、动态分析、工况优化、方案编制、产量调查……她像台连轴转的机器，很少停下来。休产假，她假期没休满就急急地上了班。她说，放心不下那一口口油井呢，它们也是孩子，也需要照料哩。

好机会来了！朱洪敏被借调到采油厂机关上班，办公条件好，离家也近。一年后，领导找她谈话，打算把她留下。面对这难得的机遇，朱洪敏却谢绝了领导的好意。她说，自己欠缺基层经验，只有在“英雄滩”才干得起劲。许多人说她傻，人往高处走，她却要向“低处流”。

其实，她心里明白，她就是一棵芦苇，她的心和魂早已交给了“英雄滩”。

三

赵培杰一家在大北，可以说是名声在外：家里两代三口人，都在大北扎了根。父亲赵庆河是一名普通的采油工，自大北建设初期就来到这儿，不但把青春献给了“英雄滩”，而且把一双儿女也带到了大北。女儿在采油管理部门工作。2012年，90后赵培杰大学毕业，通过油田的考试来到大北，与父亲同在一个站，父子俩成了“亲同事”。

赵培杰刚参加工作的那年冬天，遇到设备故障，师傅王学强带着他连夜处理。夜色沉重，狂风吼叫，稀疏的灯光似被刮落的星辰颤抖闪动，身上的棉工衣此刻如同薄纸。赵培杰被冻得哆嗦不停：“师傅，等风停了再干吧！”师傅却沉着脸，找来一些芦苇和木棍，在一处小土坡点起篝

火：“我们能等，但油井等不了。年轻人想在大北扎好根，必须学会吃苦哩。”这句话在赵培杰的心上烙下了深深的印记。

春节前的一天，海风呼啸，寒气逼人。赵培杰与两名同事冒着凛冽的冷风巡井，发现管线被冻堵了。他们想方设法为管线加温，用开水烫、暖水袋焐，但堵着“喉咙”的管线一点动静也没有。赵培杰咬咬牙，解开身上的棉工衣，把身体贴在管线上，像抱着自己的孩子一样用体温暖着它，后来索性把自己的棉工衣也裹在管线上……一小时后，管线终于“吐”出了冰块，赵培杰却被冻得脸色青紫。

赵培杰年纪轻，脑子活。他明白，想要做好新时代的“大北人”，仅靠爱岗敬业、吃苦受累远远不够，还要懂技术、有真本领。每天，他挤出空闲捧着书本学习，在井场上见缝插针地琢磨干活儿的技巧。2014年，他在局、厂两级技术比武中崭露头角，从此走上了钻研、攻关新技术之路。

“多机型快速顶丝”是他的第一个攻关课题。赵培杰一边向技术人员请教，一边向书本“取经”，买来机械理论知识书籍，还自学考取了计算机绘图的相关证书。夏夜，他忍着蚊虫叮咬，图纸画了一大摞。有时睡着睡着，灵感像一只野兔突然闪现，他马上爬起来，伏在图纸上写写画画。等他疲惫而满足地收起图纸，抬眼望窗外，东方的天空已经泛起鱼肚白……

课题研究像钻头一样不断深入，一道道难题迎刃而解。经过反复试验，他研制的“多机型快速顶丝”终于成功，现场应用后，维护保养效率提高了百分之五十，得到推广。

2019年8月，台风“利奇马”袭来。油区狂风暴雨，埋在水底的管线被海水来回冲击，浮到了水面。到了下午，肆虐的风稍安稳了些。赵培杰瞅准这个时机，组织人员迅速赶到现场，扛起管线进行加固。不料到了晚上，管线突然断裂。这时风也缓过劲来，继续狂叫着，拍打着。

赵培杰与两名同事腰上绑着绳子，把管线拽到路边，用挖掘机压住，连夜抢险。深夜，瓢泼大雨又杀了个回马枪，管线面临再次断裂的风险，必须尽快焊好。狂风暴雨中，手里的雨伞显得无比单薄，一撑起来就被吹得东倒西歪。赵培杰找了块塑料布裹在身上，在身前撑起一块“屋檐”，为作业区域遮挡风雨。直到第二天凌晨两点多，抢险终于完成……

海风吹，春又来。

冬日枯萎的芦苇根下，又蹿出一个个绿色的头尖尖，在阳光的拉扯下一天天长高。大北的守望者们，一代一代从没有断过档，就像这“英雄滩”上一茬又一茬的芦苇，执着，坚韧，顽强……



原载

2024年1月11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王贵卿

我把奋斗献给未来

丁剑北（胜利石油工程）

穿过堆满落叶的羊肠小路，穿过两间低矮的蔬菜大棚，便见一间两层民房。走进堂厅，木桌上晒着干辣椒和黄豆。上了二楼，我们在靠窗的沙发坐下。

2018年1月20日，我到胜利石油工程井下作业公司涪陵项目部采访。在重庆市涪陵区白涛镇，我在项目上见到了青年员工胡尊敬。

我对他说：“我先拍个照，你想想这些年发生的故事。”

他头一低，搓着手，一言不发地陷入沉思。

胡尊敬紧盯着脚下的水泥地，眼神时而模糊，时而闪烁。1983年出生的他说起话来腼腆而克制。唯谈到一个字眼时，那双眼会突然一亮，充满力量和光芒。

那字眼叫——独立。

2012年7月，胡尊敬从中国石油大学毕业，来到胜利石油工程井下作业公司试油测试大队试油16队担任技术员。

2013年8月，他接到通知，到大队政工办担任新闻宣传干事。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日子过得平稳且温暖。但胡尊敬总觉得缺点什么。

这个地质力学毕业的研究生十分清楚，人在年轻时，把日子过得太平稳，其实不是好事。

一则新闻改变了胡尊敬的人生。在这则新闻里，胡尊敬看到公司刚刚接手了一套带压作业设备。未来，公司将开展带压作业技术攻关，有望填补中国石化带压作业技术空白。

通过查阅背景资料，胡尊敬进一步了解到常规修井作业前需要先压井，但效率低，压井液进入井内，不仅污染储层，还影响产量。

20世纪80年代起，欧美国家创新形成带压作业技术，施工时可一边生产一边作业，省去压井工序，大幅缩短周期和降低成本。

2013年，集团在重庆涪陵拉开页岩气开发序幕。页岩气开发，规模大、压力高，储层保护要求高，甲方欲引入带压作业技术。公司正是适应这一要求，迅速开启了带压作业技术设备配套工作。

这绝对是一项有前景、有潜力的技术。

随后的时间，胡尊敬四处打听，得知公司已成立带压作业队。摆在他面前的，要么是继续留在机关；要么是回到基层，拥抱理想。

胡尊敬毫不犹豫地做出决定——回一线，搞技术。

2014年4月5日，在机关办理完交接手续，胡尊敬正式成为试油测试带压作业队工程师，随队前往重庆涪陵页岩气市场施工。

2014年4月7日，胡尊敬赶到重庆市涪陵区焦石镇，开启了自己的“带压生活”。

压力，不光来自井口，更来自日常。

彼时，涪陵页岩气开发步伐加快，甲方要求他们尽快掌握带压作业技术，尽快投入施工。

然而，由于带压作业设备是国外进口的，加上刚刚接手，无论是胡尊敬，还是队上的同事，对设备操作性能，都不是很清楚。

市场不能丢，技术还要学。综合眼前和长远利益，公司决定，从国外聘请5名外籍工程师开展技术服务，并帮助胡尊敬他们学习带压作业技术。

2015年4月，按照协议，第一批外籍员工来到带压作业队。经过短暂沟通，全队迅速搬上了焦页10-1井。

胡尊敬至今还记得那口井施工时的场景。

500多页的设备英文说明书，合上有一指多厚。白天，胡尊敬要跟井施工。晚上回来，他一字一句翻译说明书。12点以前从未入睡。

为了掌握设备构造，18米高的井架，他哆哆嗦嗦爬上去。爬到一半，往下一看，恐高的他吓得直冒汗。等到了设备跟前，他掏出手机，在空中拍手柄，拍吊牌，拍设备每一个细小的构造。32G内存的手机很快装满。

一块黑板，稀松平常。但一块写着英文的黑板，却让胡尊敬如获至宝。开工前，外籍工程师要开会商讨设计，黑板上往往留下他们的讨论思路。发现这样一块黑板后，胡尊敬掏出手机，拍下照片。夜晚钻进屋子，琢磨上面的英文。

那段时间，每天叫醒胡尊敬的，不是闹钟，是理想。

那段时间，支撑胡尊敬在深夜里一次又一次睁开眼睛的，是一个直击灵魂的念头——技术独立。

胡尊敬看到，每次施工时，队长李超和其他几个人站在下面，台上一外籍工程师做什么动作，他们就对着空气模拟。

2016年3月，在家倒休的胡尊敬接到李超电话。李超说了很多，但他只记住了最后两句话：“咱们要自己干了，第一枪必须打响。”

两句话，说得很重。

后来，胡尊敬了解到，2016年，5名外籍工程师服务合同到期，公司决定不再续约，放开手让胡尊敬他们独立试一次。

放下电话，胡尊敬很快将两年来学到的东西，汇总成一整套完整的施工流程。

两天后，当火车驶入弯弯绕绕的巴山蜀水间，已是带压作业3队副队

长兼工程师的胡尊敬，托着腮帮望着窗外。

云还是那些云，山还是那些山。

但胡尊敬知道，一定有什么不一样了。

2016年4月20日，在焦页53-4HF井，胡尊敬和带压作业队首次独立完成带压作业下完井管柱，填补了中国石化自主带压作业的技术空白。自此之后，胡尊敬和带压作业队足迹遍布涪陵、华东、西南等地，独立完成了焦页28-S3HF、焦页41-5HF井等150余口井带压作业施工，屡次刷新中国石化带压下完井纪录。

**原载**

2024年1月18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卢恋秋

在黄土高原书写诗意的采油人生

常换芳 刘振涛 牛志军（河南油田）

驱车600公里来到陕西省宜君县的黄土高原。这里的冬季总是来得令人猝不及防，白茫茫的大雪，给高原增添了厚重之感。这美景把点缀其间的白色守井房、红蓝相间的抽油机遮得严严实实。

集团公司第一个流转区块——鄂南-旬邑宜君区块就坐落在这里，该区块隶属于河南油田。

沿着只能容一辆车通过的山路，我们驱车10公里，来到离区块办公基地较近的WT33井台。说是井台，其实更像一个干净整洁的院子。水泥打造的巡井路、石子铺垫的井场、擦得锃亮的设备，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格外亮眼。这个井台的主要任务是把位于后山的80口油井传输过来的原油加热、脱水，给20多口水井注水，还要维护注水泵和锅炉，相当于一个小型联合站。

我们到达的时候是9时30分，该站员工董晓明正在给原油脱水。他从2018年来到这个区块，至今已经6个年头，皮肤早已被黄土高原强烈的紫外线晒得黝黑。

刚到这个区块时，他又激动又害怕。“到一个新的区块，对所有的工作都充满好奇。但听说山里有蛇、豹子等动物，又很害怕。”讲起最初的感受，董晓明有些不好意思。

6年来，他熟悉了这里的一切，还总结出了一套经验。温油时间、火

候，他都得心应手，且有效率。大家都称他为井台“明星”。

2023年4月的一天，井台的温油罐因腐蚀老化，罐底突然冒油。当时，天下着大雨，他按照应急处置卡要求，和站上的员工分头处理。40多分钟后，处理完问题，没有造成原油泄漏和污染。为此，他还被奖励了600元。这几年他还先后获得过河南油田采油一厂优秀党员和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提到这些年的收获，他满脸欣慰：“在这里，以前没有接触过的集输业务，我也弄明白了。遇到突发情况，我也能独立应对了，练就了很多本领。”

离开WT33井台，再往山上行进的时候，道路明显陡峭了很多，弯转得也更急，司机麻利地转着方向盘，绕过十多个弯。由于刚下过一场暴雨，通往井台的路被冲垮，刚刚用黄土垫起来的路泥泞不堪，越野车在稀泥坑里打起了“颤”，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没事儿，我们经常跑这路，放心吧。”司机笑着安慰我。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山行15公里，16时30分，我们到达WT75井台。采油工陈玉刚忙完当天的工作，戴着老花镜，拿着《宋词鉴赏词典》正朗诵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

“见笑了，见笑了。”看到我们来，陈玉刚有些不好意思。

2021年，陈玉刚来到这个区块，负责WT75井台、WT77井台一共6口油井和3口注水井的日常生产、维护工作。两个井台分别位于不同的山头，沿着弯弯曲曲的山路，要步行近半个小时才能到达。虽然巡井路并不轻松，57岁的陈玉刚却从不觉得苦。每两个小时，检查一次抽油机运转和生产流程情况，量油罐液位和液量，他总是一丝不苟。遇到管线漏水等紧急情况时，他都会和共同值守在WT75井台的同事杨要辉商量，齐心协力，有序处理，保障油井和水井的平稳运行。

井台地处深山，人烟稀少，长年坚守在这里，寂寞在所难免。陈玉刚却有一套走出“寂寞”的办法，那就是，读诗词、写诗词。他还用文

学作品呈现他值守期间的所见所闻。巡井路上看到的朝阳、明月、蓝天、白云和野花野草都是他诗中的元素。

到这个区块3年多，他一共创作了四五十首诗歌。“我从河南泌阳来渭北，岭上蔷薇三度开。宜君城外春未老，悠悠明月照井台。”他创作的《山中所见》一诗，充满了对大自然的赞美，对井台的热爱，也传递着满满的正能量。

“工作之余，读读诗词，练练字、写写诗，愉悦了身心，工作劲头也更足了。”陈玉刚的语调不高亢，却给人一种无形的力量。

回味着陈玉刚的话，司机带着我们从另外一条山路返回办公基地。刚进入基地大楼，就听有人喊：“邓老抠，今天打算省几个钱？”

“我得仔细算算！”一个声音回应。

一打听，我们才得知“邓老抠”名叫邓华兵。2017年，这个区块流转之初，他就来到了这里，算是“元老”。

刚到这里时，由于人员有限，生产、设备、安全、作业监督、污水处理、注水业务、作业监理，他都得干。区块刚复产时，各项工作都需要投入费用，领导叮嘱：“一切工作要坚持低成本。”

邓华兵记在了心里。看到井台的锅炉烧的都是天然气，很费钱，他就盘算着把锅炉燃料改成柴油。可是，改造又得花钱。他就带着几名员工摸索着自己改。7天时间，用最少的钱改造完锅炉，还省了一笔钱，因此得了个“邓老抠”的雅号。

2023年7月底，处于深山的桐家1HF井的发电机坏了，备用的机组恰巧也坏了。但是，该井压裂后要连续排液，不能断电。当时，天下着大雨，道路泥泞。邓华兵带领朱仲平、钟吉勇从附近的守井房冒雨步行到井场，在雨中抢修了4个多小时，排除了故障。

我问他，这些年一直扎根黄土高原有没有觉得很苦。“‘宜君城外春未老，悠悠明月照井台。’以苦为乐，就不觉得苦了。”对于这些苦，他

用同事陈玉刚创作的诗词给出了回答。

 原载

2024年1月18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卢恋秋

光辉岁月

王晓静（地球物理公司）

又下雨了，在天无三日晴的贵州赤水市，这是司空见惯的事。

2023年10月17日夜里10点，我到达地球物理南方分公司SGC2138队位于赤水沿岸的旺隆—凤鸣三维项目驻地，到10月27日整十天。这十天里，我没有见过项目经理周扬，除去开会，他都在现场，在山上，在竹林深处，在断崖之上。

一天夜里11点，我听到楼下有汽车发动机的声音。从四楼窗户看下去，车里走下一高一矮两个人。天太黑，看不清五官。第二天早上问起工友，说高个子就是周扬。

雨淅淅沥沥，远处山色空蒙，混沌一片。此刻，周扬就坐在我的对面。高个子，戴眼镜，年轻、俊朗，目光炯炯有神。说起地震生产，他微微一笑：“困难有，但都是暂时的，一切都会好起来。”

旺隆—凤鸣三维项目体量大，近7万炮。2023年8月上旬，测量进场，8月中旬，钻机进场。一切工作紧锣密鼓展开了。

2023年的夏日，热浪席卷赤水一带。温度在35摄氏度到38摄氏度徘徊，野外体感更是高达50摄氏度。这样的天气，不可能让测量工长时间在山里工作。周扬迅速调整施工时间，改成早出工早收工，下午两点前所有进山人员全部回驻地休整。

那段时间工作效率很低，每人每天测三四十个炮点，最多超不过60

个。熬到9月中旬，满以为天气转凉，可以大干上产，可事与愿违。山区的雨季变幻莫测，毛毛雨、小雨、中雨、大雨，下起来没完没了。下雨天山路湿滑，还经常发生泥石流，更不敢贸然上山。

说到这儿，周扬抬头看着窗外。我从他眼神里读出了无奈，那是一种难以名状的失落，就像这窗外的雨天，灰蒙蒙湿漉漉的，让人心里压抑。

周扬说高温天不宜出工，下雨天更不宜出工，工作量少，留不住工人。“好在这些年也培养了不少优秀测量工，我们打电话、发微信，请他们来帮助我们，大家什么也没说就来了。队伍不断流失又不断补充，现在已经稳定了。”他的眼睛里又出现那种明朗果敢的神采，仿佛阴霾被阳光驱离后晴朗的天空。

周扬的手机又响了。事实上，从坐下那一刻起，他的手机至少响了8次。他有时三言两语答复对方，有时神色凝重边说边看着窗外。

雨还在下，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停下来。

司机苏绍成又来敲门，周扬抱歉地看看我。小苏关门的那一刻回头看了我一眼，直觉告诉我这个小伙子有话跟我说。

第二天上午，周扬在驻地开会，我和小苏便在车里聊起来。

“周经理这人做事从来不拖泥带水，工作讲究方法，遇到很恼火的事他也急，但是对事不对人，大家都很佩服他。”小苏说的是纯正的四川话，我听起来有点吃力。他笑笑，开始改说蹩脚的普通话。

从2023年8月8日开始，小苏就拉着周扬天天跑测量点，哪里陡，哪里断崖多，就去哪里。车跑不到的地方，就走路上去。好几十个测量组，而山路又窄又陡，一天下来跑不了几个组。直到把所有组跑遍，也把所有最险、最陡、悬崖最多的地方走遍了。

那段时间热得很，到了太阳最毒的时候，要是工人们还不下山，周扬就一遍一遍给测量组打电话，直到大家都安全回到驻地。他还要求班

组长全程跟班作业，测量工一旦出现中暑情况，马上采取措施。到了8月底，测量队伍基本稳定，周扬又开始忙活上钻井设备的事情。

8月中旬，钻机陆续进场。9月10日前，周扬就把所有钻井点都跑完了。那段时间，周扬他们天不亮就出发，回来的时候就很晚了，只能随便在外面吃点，还要赶回驻地连夜把难点整理出来。“周经理这人有想法，工作思路也很清晰，这些难点怎么上钻机，怎么干，会出现哪些问题，怎么应对，他都提前做好预案。”

他没睡过一个囫囵觉。每天夜里两点多钟睡，早上五点来钟就醒，饭也吃不香。哪天要是打井工作量突然减少了，周扬饭都顾不得吃，拿个本子不停地写呀写呀，画呀画呀，分析原因，制定措施，本子都被写烂了。

为了不给当地老乡添麻烦，周扬要求所有司钻开钻前去现场踏勘。问老乡设定的点位能不能打井，如果不能，是什么原因，是离水源近还是离祖坟近，还是其他原因。分析清楚了，先拿出解决方案，再上钻机。

在最困难的地方打井，周扬也有办法。他把200多个钻机组的能力摸得一清二楚。断崖多、竹林密的地方让有经验的熟练工上，上之前他先去探路，告诉大家哪里能上，哪里好走。

雨停了。

车子前挡风玻璃上还残存着水迹，像赤水河延伸出的无数支流。车载音乐是放了一半的歌曲《光辉岁月》。

“你喜欢听歌？”我问小苏。“我五音不全，是周经理，他爱听，累的时候他就听歌，就爱听《光辉岁月》，他说这歌励志。”

“疲倦的双眼带着期望

今天只有残留的躯壳

迎接光辉岁月

风雨中抱紧自由

一生经过彷徨的挣扎
自信可改变未来……”

初秋雨季过后，会迎来冻雨和冰雪。断崖更多、海拔更高的大山里还没有响起钻机的轰鸣声，迎向周扬的困难正接踵而至，不断涌来。“困难有，但都是暂时的，一切都会好起来！”想起他的话，我感到莫名地安然。

**原载**

2024年1月22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卢恋秋

永远的守望

王明新（胜利油田）

在我的家乡鲁西南，儿时常常能看到芦苇的身影。

在没有水而又不长庄稼的盐碱地里，田埂、地头、沟畔，芦苇顽强地生长着。也许因为缺少了水的滋养，只能矮矮地伏在地上，不是早早地被羊啃食，就是被人挖出来晒干了当柴烧。

尽管如此，冬去春来，年复一年，芦苇依然繁衍着，生生不息。

后来，我来到黄河入海口，看到了浩浩荡荡的芦苇，看到了铺天盖地的芦苇。那时候我们钻井队住的房子，就是用竹竿和芦苇搭建起来的“简易房”。在无遮无拦的茫茫荒野上，芦苇为我们遮风蔽日，把风霜雨雪挡在了门外。

比我更早来到这里的石油工人，对芦苇更加亲近，因为那时候这里是青天一顶，荒原一片，他们把芦苇砍下来，盖在地窝子的顶上，晒干铺在被褥下面，芦苇不仅为他们遮风挡雨，还带给他们温暖。

在黄河口的茫茫碱滩上，如果说芦苇是第一大族群，紧随其后的就该是红柳了。红柳也有人叫怪柳，它没有乔木的伟岸身姿，也没有芦苇的强大阵势，多是零零星星、三三两两地分布着，也就更不为人注意。

春天的时候，当盐碱滩上还是一片死寂的灰白时，红柳叶片的点点猩红，就从新长的嫩枝上探头探脑拱了出来，在春风的轻轻抚摸下，一天天舒展伸张，忽然间就变成了一片明亮的碧绿。这里一片，那里一片，

加上鸟的啁啾、野兔的蹦跳，荒野仿佛一下子被点亮了，有了温度，有了生气，有了鲜活。

经春历夏，到了秋天，红柳又会脱去绿色的装束，从头到脚红艳艳的。在白花花的盐碱滩上，红柳像浴火的凤凰，等待来年涅槃重生。

除了芦苇和红柳外，黄河口还有一种植物，同样耐涝、耐旱、耐盐碱，在与恶劣的自然环境抗争中，把生命一代代繁衍下去，装点着这片贫瘠而又富饶的土地，那就是黄蓂菜。

人们把松竹梅比作“岁寒三友”，是因为它们有着同样的高洁品质和不畏严寒的坚强性格。黄蓂菜和芦苇、红柳一起，组成了“黄河口三友”。黄蓂菜没有芦苇和红柳高大，看起来是那样低矮，那样柔弱，但黄蓂菜的生存本领一点也不比芦苇和红柳差。黄蓂菜总是成片成片地生活在一起，挨挨挤挤，紧紧贴伏在大地上。狂风吹不倒黄蓂菜，海潮卷不走黄蓂菜，太阳晒不干黄蓂菜，盐碱腌不死黄蓂菜。

黄蓂菜不仅不会死去，反而生长成一种美味，大受人们喜爱。把黄蓂菜的嫩叶掐下来，用开水烫过，再佐以蒜末儿、香醋和麻油、盐，既营养丰富，又美味可口。据说，最早来到这里的石油工人，曾用黄蓂菜充饥，获取能量。现在，黄蓂菜作为天然绿色食品，成为人们餐桌上的一道佳肴。

芦苇、红柳、黄蓂菜，从黄河自遥远的天边带来第一把泥土就生根发芽守候在这里了。从此，无论风霜雨雪，无论严寒酷暑，无论潮涨潮落，从来也没动摇过、放弃过，它们繁衍生息，不断壮大着自己的族群。

后来石油工人来了，这里有了劳动的号子，有了地震队隆隆的炮声，有了高高的钻井架，有了抽油机、采油树，芦苇、红柳、黄蓂菜与石油工人一起守望着黄河口，见证着黄河口从山东的“北大荒”变成一座美丽的现代化油城。

原载

2024年1月22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卢恋秋

在荒野与采油树共舞

丁玉萍（西北油田）

西北油田散布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的一个个单井，犹如瀚海中的一座座孤岛，寂寞而冷清。若不是偶尔传来几声鸟啼兽鸣，会误以为是站在没有生命的月球上。采油二厂 TH12507 井场，就是其中的一座孤岛。

天地之间，寂静无声。一望无际的戈壁被如雪的白碱覆盖着。56 岁的采油工姚英红身背空气呼吸器，酷似战士穿戴的盔甲，厚厚的棉工衣裹着他敦实的身躯。

一间铁皮房，一口昼夜不停的电潜采油树，一套分水装置，加上一套集油器，姚英红每天的活动范围仅限于这 500 平方米井场的“一亩三分地”。

每日，他忙碌地穿梭在装置的每一个角落，娴熟地检查每一根管线、每一个机泵。天气很冷，他不觉把脖子紧紧缩进高高竖起的衣领里。

1989 年，姚英红退伍来到河南油田，接过父亲手中的管钳，到了最偏远的一个小站，和父亲一样，成了一名在野外围着采油树转的采油工。2009 年，他作为单位首批外闯市场的一员，来到西北油田。34 年来，他一直过着远离都市、亲人疏离的“荒野生活”，将大好时光交给了石油。

“我是军人出身，家国情怀很重。现在，守好井站是我最重要的任务。”

姚英红所在的井站有两大任务，分水和倒油。分水后的原油，用罐车倒运拉走。

戈壁上洒满了明媚的阳光，姚英红站在井场的高架罐上，观测油罐液面。罐容量有限，必须关注液位变化，否则会出现冒罐风险，那可是大事故。

对他来说，必须时刻保持“草木皆兵”的状态。45立方米的油罐车，每天要拉走3车。装一车油要一个多小时，装油过程他会一直盯着，刮风下雪也一样，一分钟也不能离开。

守单井的工作日复一日：巡井，分水，装油，观察抽油机，维护抽油机，上传数据资料，等等。单井的地面并未硬化，平整地面、打扫卫生等，也是他的分内之事。

简单且重复的工作，姚英红却干得有滋有味。每天，他都要到油井旁转几圈，双手叉腰来回巡视着，俨然一个面对千军万马的将军。

2023年10月中旬，姚英红在巡检时发现油压、温度、电流都有微微向下波动的迹象，随后加密取样时，发现含水率越来越低，装油也越来越慢。他一边建议管理区加大掺稀量，防止稠油凝管；一边密切观察集油器分水情况。不出所料，很快，油井的出液含水率快速下降，装油量也迅速回升。

看着一辆辆载满原油的车子驶出井站，他时不时有一种小小的成就感。34年的采油经验，让他拥有十足的预判底气。

干旱是南疆的主色调，刚从内地过来时，擤的鼻涕都带血。因为坚守，他在这偏远的井站不仅找到了事业的支点，也拥有了自己的快乐。

他已经习惯了在苦累中寻找欢乐。旷野巡井寂寞时，他会把录音机的音量开到最大，放开嗓子吼上一阵。遇到狐狸、黄羊、野兔，他会热情地和它们打招呼，也会追在后面一路狂奔，直到累得瘫倒在地，心里反而舒坦很多。

姚英红爱写诗，工作之余总有感而发，已经攒了厚厚一大本。他在诗中抒发自己的守井情怀：“好黑暗/好寂静/在这空无一人的沙漠里/独享采油树的歌声/满天繁星让我热泪纵横/长满采油树的版图上/涂满了我们的心血和汗水。”

“在这种环境中，诗歌能让我汲取前进的力量。”他说，看苍茫戈壁，有一种西出阳关的悲壮，又有种漂泊归来的感动。看到的每一种景色，都能在诗中找到对应的句子，产生情感的共鸣。

在新疆工作久了，他的心总是被牵扯着，一头想着家里，一头念着站上。一年中超过三分之二的时间在井上，父母生病、孩子工作，他总是鞭长莫及。休假时，他又惦记朝夕相处、视若宝贝的油井，还有那群干活卖力、说话大声、黑色幽默张嘴就来的队友。

有人说他：“挺大岁数了，家里也不缺钱，还折腾啥？”他会说：“是我离不开它。”姚英红知道，自己退休之前都不会离开这里。

那婉转悠长的采油树，那隆隆作响的铁马机，那内心深处无法割舍的情感，已融进生命。姚英红说，他这一辈子，没有因为失职和疏忽导致大差错。虽然没有多少可向后代夸耀的东西，可为石油，拼过、奋斗过，苦过、甜过，哭过、笑过，值了。

如盐似雪的白碱覆盖着戈壁，苍凉、冷漠，空旷、寂寥。那一棵棵胡杨，与戈壁融为一体，像一个个挺立的战士用伟岸的身躯阻挡风沙前进。

姚英红走出站外，看着胡杨树那干裂的身躯，不自觉地摸了摸自己的脸，眼睛突然有些湿润，继而笑了，笑得意味深长……



原载

2024年1月24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王 萍



在一起，就很甜

田宏远 扈秀杰 朱创业（经纬公司）

秋末冬初的巴蜀大地，空气中弥漫着柑橘的甜香。一轮新月挂在天边，闪闪烁烁的星星像调皮的眼睛，在神秘而梦幻的夜色中若隐若现。

位于四川省乐山市井盐县竹园镇的金石103平台，高耸的井架直插云霄，仿佛在和天上的星星对话。

井场一侧的野营房内，经纬公司西南测控公司XN040队员工荣铁明和张丹并坐在窗前，正在手机上看电影。可能是剧情演到了生动处，张丹“咯咯”地笑着，脸上洋溢着幸福。

那天是2023年12月12日，也是荣铁明和张丹的“木婚”纪念日。忙碌了一天的两人从井场回到营房，一边看剧，一边追忆5年来一起经历的酸甜苦辣，度过了这个特殊的日子。

没有影院，没有庆典，没有玫瑰，没有美酒。

“在一起，就很甜，苦也是甜。”谈起当时的感受，以及两人相遇、相爱甚至带点传奇色彩的三次婚礼经历，性格开朗、爱说爱笑的张丹眼角眉梢写满了甜蜜。

2014年，在四川绵阳，初入职场的张丹和荣铁明在井场相识。当时，张丹是录井采集工，荣铁明是仪器操作员，工作中既有分工，又有协作。

每次钻探到关键油气层时，需要加密岩性分析，最快时差不多一分钟取一次岩芯。“我像百米冲刺一样，捞砂、筛砂、选砂、分析，忙得喘

不过气。铁明一腾出手，就过来帮我。”识别岩芯时，有不懂的，张丹也向荣铁明请教，两人都拿不准时，就一起查资料。“那一年，我技术提高得特别快，总觉得每天都有用不完的劲儿，这大概就是爱情的力量吧。”张丹长着一双会说话的大眼睛，望向荣铁明时，荣铁明有种陶醉的感觉。

技术上的进步，伴随着感情升温，等到那口井完钻休假时，荣铁明邀请张丹在县城看了一场电影。那一晚，荣铁明郑重向张丹求婚。

征得双方父母同意后，两人定下了终身，并约定婚期，开始紧锣密鼓地筹办婚事。可佳期未到，荣铁明和张丹却接到永页3-1井开钻的通知，需要紧急返岗。

婚庆取消。

这口井一打就是半年。完钻休假时，两人第二次定下结婚的日子。可没想到，计划不如变化快，因威页35平台开钻，时间紧迫，婚礼再次推迟。

8个月后，荣铁明和张丹完成威页35平台录井任务后休假，婚事再次提上日程，但这一次计划依然被打乱。婚礼前夕，两人风雨兼程，再次奔赴岗位。

“录井人的时间不是自己能计划的，而是和一口井捆绑的。打一口井，就像孕育一个孩子，从开钻起就连成一体，直到完钻才算解绑。”张丹打了个比喻。

三次结婚未成，荣铁明和张丹的婚礼成了一段传奇。那一年，两人决定不再计划，而是办一场说来就来的井场婚礼。

没有婚车，没有礼炮，没有西装华服，野营房当婚房，红工衣当礼服，队友们组成迎送亲队伍，敲响脸盆作为礼炮，绕井场一周，礼成。

录井队长年在野外施工，就像一个游牧部落。队员们每天打交道最多的是来自地层的岩屑。环境艰苦，工作重复、单调，但张丹和荣铁明却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人生味道。他们说自己是解读地质信息的读卡员，

是破译地层密码的情侣侦探，从一粒粒岩屑中寻找油气显示的蛛丝马迹，这份工作乐趣无穷。

张丹外向、开朗，爱看电影，爱唱歌。原野上，山冈上，风雨里，上下班路上，张丹快乐地歌唱，两个深深的酒窝里漾着蜜。荣铁明性格安静、内向，张丹唱，他就静静地听，心里也像喝了蜜。

“梔子花白花瓣 / 落在我蓝色百褶裙上……” 钻塔巍巍，新月如钩，荣铁明和张丹十指相扣，歌声在井场回荡。

 原载

2024年1月24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王 萍

一条红丝巾

尹希东（胜利油田）

那一年腊月，我随石油井队在黄河口荒原深处的一口油井作业施工。过完腊月二十三，队里就要研究确定回家过年的人员名单。

当时，正值石油大会战时期，每逢年节对放假名额控制得很严，回家过年的人数要按上级规定的比例确定，一般是一个小队总人数的20%。我已经有两年多没回家了，按照规定，我在照顾对象之列。

小年过后，年味一天比一天浓，黄河口荒原上远远近近不时响起零零星星的鞭炮声。听着鞭炮声，想着就要与离别两年的妻子团聚、与父母共享天伦，我的心早已飞回了几百里外的家乡。

临走头一天，吃过午饭，我向队长请假，去石油生活基地购买带回家的年货。给妻子的礼物我早都想好了，是一条红丝巾。当时，采油女工中很流行这种红丝巾，白雪皑皑的荒野上，飘动着红丝巾，青春靓丽，成为严冬雪野里的一道风景。

当我买好年货，哼着小曲踏进队部大门时，正与队长碰了满怀。队长小声说道：“正要找你，到队部里来一趟，和你商量个事。”“什么事？”我的心里刹那间掠过一丝不祥的预感。

带着疑问我跟随队长进了队部。“情况有变化，司机王师傅家里刚刚来了加急电报，老母亲突发重病住院了，你是不是把这个名额……”还没等队长讲完，我一口回绝道：“不行，不行，不行，我已经买好回家的

年货了，也让人捎信给家里了！”一连说了三个“不行”后，我一扭头奔出了队部。

队长追出来一把拽住我，“再听我解释解释。队上一共批了5个名额，老正、老张、老马都是好几年没有回去过年了，今年是组织上硬让他们回家过年。小李家里只有一个双目失明瘫痪在床的父亲，情况特殊。你回去考虑一下，考虑好了给我回个话！”听着队长的解释，我刚才到基地购买年货的快乐心情荡然无存，双腿迈出队部时，眼泪差点从眼眶里掉下来。

沮丧地回到宿舍，我躺在床上想了很多很多。老正、老张、老马三位老师傅都五六年没有在家过年了，每次都主动把回家过年的名额让给年轻人。老马的老家在甘肃天水，回一趟家路上就要走好几天。春节期间，当其他人和家人团聚时，这些老师傅们却照常一身工装奋战在井场。老师傅们也是上有老下有小的，想念亲人的心情不是和我一样吗？

想到这里，我一骨碌爬起来，奔向了队部。

我决定留守下来。第二天，队长亲自带队，我们提着大包小包欢送五名工友上了车。

返回的路上，天空忽然飘起了雪花，寒风伴着雪花吹得我们迈不开步子。望着远处朦胧的东方红孤岛车站，听着远近此起彼伏的鞭炮声，我的心里竟是暖融融的，我默默地祝福他们回家过个团团圆圆的快乐年。

当天下午，我踏着积雪去邮局把那条红丝巾连同一封信寄给了妻子。直到现在，妻子都珍藏着那条红丝巾，它也成为我石油生涯里一段美丽、温馨的记忆。



原载

2024年1月31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王 萍

为石油，再出征

单旭泽 关脉凌（经纬公司）

“今年春节是你在新疆过的第5个春节了……”冬日，经纬公司胜利测井公司巴州分公司北疆项目部的测井队长汤占福准备返疆。离别之际，妻儿将行囊交给他，依依不舍。

进疆10年，与家人别离再出征的场景，汤占福已记不清有多少次了。像这样的故事，在北疆项目部还有很多。

2011年，胜利油田在新疆发现了春风油田。跟随着勘探的脚步，同年4月，胜利测井公司巴州分公司北疆项目部在克拉玛依挂牌成立。胜利测井的将士们跨越3000余公里，向西出征，以“支撑油气，服务钻探”为理念，开始了面朝戈壁、远离城市的生活。

漫长岁月，有荣耀辉煌，亦有霜刀雪剑。

1800次井场上的磨砺与成长

37岁的游亮来自重庆，一口川味普通话，常常带着热情爽朗的笑声。

2010年，游亮从中国石油大学（北京）毕业，入职胜利测井公司。实习期满，他就跟随巴州分公司西征的脚步，跨越了大半个中国，从齐鲁大地来到新疆戈壁。

从此，游亮背对着故乡，一次一次地向西出征。

游亮干活儿很拼，从测井工、操作工程师，一步一步走到测井队长的岗位，成为公司的技术骨干。2019年，游亮入了党。

2019年1月9日，游亮正在敦煌的一口井上施工，打算干完后休假回家陪妻待产。预产期未到却突然接到消息：妻子提前临盆，已被紧急送进医院。一瞬间，惊喜、自责、愧疚的滋味涌上游亮的心头。

汽车、飞机和高铁，一路狂奔……第二天深夜，当游亮赶到医院时，看到憔悴的妻子和刚出生的女儿，这个测井汉子不禁眼眶一红。

北疆的气候，风沙风雪是常客，严寒高温是常态。冬天，井场上零下40多摄氏度低温；夏天，沙漠里50多摄氏度高温。但游亮从没叫过苦，更没有认过怂。

2023年1月13日，准噶尔盆地气温降至零下37摄氏度，皑皑大雪覆盖井场，天寒地冻。临近春节，游亮带着新五队10名员工前往重点探井奎屯1井测井施工。

长长的测井仪器串，从162摄氏度的地层深处热气腾腾地升到井口，又冒着热气从猫道上滑下来，短短几分钟，仪器丝扣就已被冻住。大家拿热水浇、蒸汽刺，将丝扣化冻，从他们嘴里喷出的团团热气凝成一层层霜花，在头顶凝成了一顶顶银色头盔，更映衬出一张张冻得通红的脸庞。

隆隆响的钻井机24小时不停运转，游亮和队员们也轮流跟转。经过78小时艰苦施工，终于完成任务，创出当时准噶尔盆地直推存储式测井最深纪录——8200米。

“条条曲线都是精品”，这是游亮信守的承诺。每当重点井下达时，测井监理点名让他带队上井，“游亮干活儿让人放心”。这是他驻疆13年施工1800井次、创20余项纪录挣下的好口碑。

休假回家，游亮在妻子的手机里，看到了北疆的天气预报。妻子说，不能朝暮相伴，但我会一直关注照在你头顶的太阳，刮过你脸颊的风，

以及落在那片土地的雨和雪。

“我一年至少四分之三的时间都待在新疆，家里孩子和老人根本顾不上，是我媳妇撑起了一个家。”出征的路上，游亮的行囊从来不缺爱和支持。

2022年7月21日，在胜利油田新春公司半年总结会上，新五队被评为胜利西部“增储上产攻坚战”劳动竞赛先进集体，游亮被评为“增储上产攻坚战”劳动竞赛先进个人，那一刻他笑得很灿烂。

50岁测井老兵的硬仗与胜仗

“老将出马，一个顶俩。”在北疆项目部，大家都知道，这话说的是北疆党支部书记兼分公司副经理孙波，和他那支平均年龄50岁的测井老兵党员突击队。

“面对困难，既要敢于打硬仗，也要善于打胜仗。”这是孙波带队伍的底气和勇气。作为一名测井老兵，53岁的孙波犹如一根扎入沙海的定海神针。

2022年8月19日，新疆疫情吃紧。北疆项目部接到排601南区块的4口固井任务和排692-平1井新井完钻裸眼测井施工任务，可工区现有的2支裸眼测井小队，1支正在哈山5井备战，另外1支因有疫区行程，正在隔离。

面对疫情给出的难题，是放弃还是求援？

为石油，再出征！关键时刻，孙波率队立下军令状：“一口井都不能放弃。前线队员不够，后勤老将补位，马上组建队伍，按时接井，准时完井！”孙波带队，贾致金任队长，刚退下来干后勤的绞车司机王伟东又披挂上阵，射孔主任师邵鸣任地面司令，准备休假的操作工程师岳进负责技术，5名后勤人员组成了一支经验丰富、技术过硬的测井老兵突

击队。

5名老兵中，最年长的王伟东54岁，最小的岳进43岁，平均年龄50岁。这些曾经在一线打拼多年的老兵，再次扛起重任，迅速出战。

脚上沾满泥土，汗水湿透衣背，他们褪色的工衣上缀着黑色油斑和白色汗渍，在大漠的风中猎猎而响。暮色渐浓，晚霞被黑夜一寸寸吞没，钻塔上的盏盏明灯齐刷刷亮起。

披朝霞、顶繁星。5名测井老兵优质高效完成4口井的连续作业。归途中，车里响起了踏实又响亮的鼾声。

在工房的一侧，鞋架上排列着十几双沾满了油斑和泥浆的工鞋。工鞋知道，斑驳油泥来自哪里；测井老兵们知道，这些工鞋走过多少风雨路。

2000公里高原路上的速度与激情

一辆辆测井车奔跑在通往井场的路上，散落下一串串的车辙，好似戈壁肌肤上裸露的毛细血管，车轮碾过泥泞和冰雪，延伸向沙漠、戈壁、高原……

2020年6月30日下午，北疆项目部接到胜利油田油气勘探管理中心通知，位于青海高原的山古102井要加测特殊项目电成像，急需将电成像仪器送往现场。

山古102井距离北疆基地有2000公里，当时钻井队已经打完进尺，正在通井作业，马上就要测井，时间极为紧迫。

接到仪器需求后，孙波将基地的驾驶员名单扒拉了好几遍，最终选定驾龄长、技术好、性格稳的邢礼海和吕安，承担此次千里运送仪器的重任。

击鼓催征，又一场远征始于脚下。

“保证完成任务，让前方生产有保障！”邢礼海和吕安将两套性能最优的电成像仪器装上车，检查车辆、加油，准备物资。为节省时间，邢礼海还烙了烤饼、水煮花生等做干粮。

天还蒙蒙亮，顾不上吃早饭，邢礼海和吕安就踏上奔赴青海的征程。一路上，两人途经吐鲁番、柳园、敦煌、大柴旦等地，奔波在黄昏和黎明间，吃在车上，睡在车上，人休车不停，日夜兼程。

7月2日5时，到达当金山青山垭口。此地海拔3699米，气温接近零摄氏度，空气稀薄。漆黑的路上，看不到其他车辆，吕安感觉到阵阵寒意，打开暖风，降低车速小心前行，坐在副驾驶的邢礼海打起精神提醒路况。翻过当金山，已经是次日早上7时，远处的雪山被朝霞照得通红，望着远处的美景，他们俩疲惫全消。

最终，吕安、邢礼海历时35小时行驶2000多公里，安全抵达山古102井现场。

掐指算来，邢礼海已有18年的“疆龄”，一路的风沙，不是谁都经得起吹打，漫长的冰雪路，他走得很稳。去年，邢礼海已驻疆7个多月，生产高峰期间，测井队司机岗位缺人，他推迟了女儿的新婚答谢宴，像一部不知疲倦的测井绞车，驰骋在大漠戈壁上。

“疆漂”了18年的邢礼海，明年就退休了。他想在新疆最后的一段日子里，和钻塔、和队友、和测井车，多待一些时光。

“将钻塔作银簪，挽起准噶尔三千里的涓涓黑发。”在胜利测井，还有很多这样奉献能源、建功西部的感人故事，多如准噶尔上空闪耀的星斗。

夜幕降临，一勾弯月悬于驻地楼宇的上方，静静地等候晚归的测井队员。

原载

2024年2月1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卢恋秋



戈壁风刀

陈 东（胜利油田）

我在戈壁遇见了胜利兄弟。

一样扎根荒原，一样雪中坚守，一样成为风沙里的猎猎旌旗。

这里远山与天空相融仅剩发丝一线，它们起伏连绵，向东向西、向高向远。我瞳孔缩到了最小，焦点落在了远处，那里不再是大平原，不再是阡陌纵横，也不再是高楼大厦。那里空无一物。

我该拿什么当作参照物？只有风。风是这里的主宰，吹走了繁华、躁动，吹走了车水马龙，吹走了灯红酒绿。眼前只有无数石头互相拥挤、依偎，甚至碰撞，群山蜿蜒，向远而去。

那山像枯水期黄河的河床一样，袒露着温润的粉红色。在那之上，赤红色的输油管道宛如一条跨越远山的长虹，缓缓探入哈山5井。

戈壁镶嵌在哈拉阿特山和成吉思汗山之间的山谷，新春采油厂阿拉德油田就在这里，它也是胜利油田的第77个大油田。我的胜利兄弟就在这里，像一颗颗戈壁上赤红的石头，坦然接受戈壁风刀的雕琢。

风不停地吹，夹杂着哈拉阿特山谷的火热，吹我的头发，吹我的脸庞，似乎准备将我整个吹干。在它吹干之前，我要和风一起飞奔，奔向井场，奔向作业队的兄弟。那时，他们围坐着擦拭刚刚从注入头更换下来的摩擦块。

我带着相机闯入，让他们错愕。“我也是作业工，同行！”我笑。他

们问：“山东人？”“嗯，山东人！”

“我老家德州的，所以，名字叫张德生。”带头的壮汉笑起来，憨厚的笑容里恰是山东汉子独有的爽朗和豁达。张德生入疆已有两年，孩子刚满一岁。在他印象里，故乡是梦里的襁褓，是妻子的温柔，是父母温暖的餐桌。千里之外的他们与亲人相聚的方式是在疲惫的深夜里，奖赏自己一个美梦，梦里啥都有。

张德生说，他跟儿子视频，儿子一笑，他也笑；儿子再笑，他也再笑……笑到笑不出来，他就挂断电话，走出值班房，抬头去望戈壁上的满天繁星，问问它们到底是怎么做到只眨眼、不流泪的。

风中的刀叫作荒凉，张德生说那是戈壁给的礼物。探寻戈壁之前，关于如何化解孤独的问题罗列在采访笔记里，在山谷之风吹我的那一刻，被扔进风里，无迹可寻。因为远离人群，因为风，戈壁成了诗歌的最后一片自留地，成了孤独无法入侵的真空地带。

“戈壁的荒凉，像3600公里外的故乡。望着它，也望着家。”张德生像个诗人，要我好生羡慕。也许他也会跟着戈壁石头一起，慢慢玉化。

石头，石油，都是美丽的传说。胜利人为了这个传说，踏入渤海湾，在济阳大凹陷为国找油。而眼前的山谷也是硕大无朋的凹陷。同样的盆地，同样的皮带抽油机、同样的千型井口、同样的白板房聚拢而成的营地，同样开荒拓土的石油精神……历史注定要在另一片荒原上重演。

开拓的脚步跨越3600公里，传统的延续经久不衰。当年在盐碱地如此，现在在戈壁无人区亦如此。越是回归传统，越能找到胜利兄弟扎根坚守的根与魂。

初秋的正午，连续油管的四段钻塞作业刚刚完成，600米的连续油管留在井内，顺着油管向外喷涌的正是哈山特产的超稠油，它们拥挤在管道中，不断奔流。依赖于地层的超高温超高压，它们才得以快速喷涌。“装满，走咯！”收油人大吼，罐车发动，卷着阵阵黄沙驶出戈壁。

镜头里的哈拉阿特山在变，原本山脉与云的分界次第溶解，我分不清哪里是山，哪里是云。张德生说不只是山，路也如此。山谷本没有路，走过了就是一条路。不久之后，石头会淹没它，人们又会走出新路。路的方向，取决于人的脚步。

修井的路穿过一个又一个山谷，过了一个又一个山梁。他们走过了那么多山川沟壑，一定见过更多的玉石，捡过更多石头。这放眼望不到边的山谷，比它们更远的，恐怕只有这戈壁的风刀吧。

 原载

2024年2月1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卢恋秋

吃好饭不想家

张素军（中原油田）

“今天食堂有韭菜虾仁饺子！”

“当真？那必须吃它两大盘！”

食堂有韭菜饺子的消息像风一样传开，雀跃着大伙儿的心。对于华北石油工程公司沙特项目部SP29钻井队的员工们来说，春节时能在沙特吃上一顿韭菜馅饺子，绝对是一件幸福的事。

沙特东临波斯湾，西接红海，鱼虾不足为奇，韭菜却是难得。当地蔬菜大多依赖进口，相较萝卜白菜，韭菜有些“娇气”——不耐存储，因此想在沙特买到新鲜的韭菜要凭运气。

井队生活管理员王强没让这份运气从手边溜走。因为经常外出买菜，王强与市场上几个中国菜店的老板成了微信好友。那天他翻朋友圈，发现有家菜店新进了一批韭菜，水灵灵、绿油油，很是诱人。他没犹豫，抢先下单预订。

作为生活管理员，王强一心就想让大家吃好喝好。“在外打拼不容易，吃好喝好才有劲干活儿，吃饱饭不想家。”说到想家，他语气有些停顿，目光也投向别处，口中喃喃自语：“哪会有人不想家？”

岁末，国内北方普降大雪，家人拍了雪景给他，厚厚的积雪又勾起了他的想家情结。沙特的冬天短，前后只有两个月，也极少下雪。记得有年冬天，天空居然落下了细细的雪粒，当时他还在井队干司钻。站在

钻台上，雪粒扑簌落下，打在身上“沙沙”作响，“感觉特别舒服”。一同工作的沙特同事兴奋地冲他喊：“王强，雪！”在沙特工作17年，那是他唯一一次看到沙特下雪。

沙特的雪粒小，而且昙花一现，王强更喜欢国内飞舞的鹅毛大雪。好在今年可以休假，可以回家过年，他早买好了回国的机票，应该有机会遇到一场像模像样的大雪。

但不知为什么，每次归期一定，时间的“针”似乎就锈住了，“感觉度日如年，天天掰着手指头算日子”。可一回到家，锈住的“针”又转得飞快，时间眨眼就过。

休假前后这种错乱的节奏常让他心烦意乱，尤其是即将离家归队的前几天，脾气更是坏得没理由，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都能成为他情绪的导火索。不过媳妇理解他的无名火，也不跟他计较，凡事都顺着他、让着他。事后王强不好意思，觉得对不住媳妇，挠着头皮尬笑，称自己患上了“离家综合征”。

2007年，王强被公司调到沙特项目部SP29钻井队工作。“要出国啦！”当时的他很兴奋。阿拉丁神灯、一千零一夜、异域风光与风土人情……带着看世界的梦想，他成了公司第一批开拓沙特市场的石油人。然而井队驻扎在沙漠无人区，四周除了黄沙还是黄沙，别说领略当地风土人情，就连看见当地的民宅都难得，所以梦想依旧是梦想，沙特于他仍然是陌生的。

但沙漠最初还是给了他种种新鲜感。沙漠鲜见绿色，偶尔看见一棵树他也会绕着看半天，想着“它是怎么活下来的”；沙漠上有驼队路过，骆驼总是踩着沙梁走，他远远跟在后面，发现沙梁硬，骆驼走起来更轻松；沙漠的夜晚繁星点点，仿佛整个银河系都倒扣下来……

可惜时间像把锉刀，很快就把这些新鲜或浪漫都“锉”平了。

沙漠风光无限，但天天看，再美的风光也变得平淡无奇，何况干了

一天的活儿，下班只想倒在床上歇会儿，谁还有心思跑到沙丘上诗情画意呢？

沙漠气候恶劣，春天风大，沙尘暴随时光顾；夏天炎热，60摄氏度的高温摸哪哪烫；秋天转瞬即逝，直接跳入冬季；而冬季虽非天寒地冻，冷风也是无孔不入。

井场、生活区，两点一线的生活让日子变得单调而乏味，王强也因此深深体会了海外石油人的不易。2014年，他转岗成为井队生活管理员，转岗第一天就为自己定下了工作目标：一定要让大伙儿吃好喝好，有家的味道。

生活管理员外出买菜要与当地人打交道，难题随之而来——必须会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否则如何与商家交流？于是他开始猛攻英语，常用食物与蔬菜都纳入了他的单词库，并借助翻译软件，慢慢积累词汇量。尽管努力，他也闹过笑话。一次他想买酵母粉，怎么也想不起这个单词，只好跟商家连说带比划：“big flour, big flour.”意思是让面粉变大的东西。开始商家一脸懵，后来忽然悟到什么，一拍脑门，转身拿出一包酵母粉，王强一见，连连点头，紧接着两人都乐了。

沙特的蔬菜品种有限，有限的蔬菜必须变着花样做。“比如今天醋熘白菜，明天酸辣白菜，后天就要整个白菜烩菜，总之要保证大家有胃口。”一日四餐，早中晚加夜餐，尽量不重复。

可口的饭菜缓解了外派员工想家的焦虑。井队有个小伙儿，把食堂饭菜发到了朋友圈，还配上了一句煽情的话：食物的温暖抚慰了生活的寂寞……海外石油人生活的确寂寞，没有想象中的轰轰烈烈，有的只是日复一日的坚守。

但这样的坚守格外有意义：公司在沙特石油市场稳稳占据了一席之地，成了甲方最信赖的合作伙伴之一。而作为海外石油队伍的一员，有一份安身立命的工作和实现理想的事业，能让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王

强觉得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原载

2024年2月22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卢恋秋

黄河铁军的“胜利速度”

陈谨之 黄 丽（胜利油田）

海风轻拂，星光闪闪。

胜利油田莱州湾畔的“莱深斜2井”钻井平台灯火通明，时任胜利石油工程黄河钻井70183SL钻井队党支部书记、平台经理黄利民和工友们正等待着完钻时刻的到来。

5300米、5310米、5320米、5330米……

当钻井参数仪跳出“5336米”的时候，大家高兴得跳了起来。

此刻，时间定格在2021年11月3日2时。黄利民和70183SL钻井队又啃下了一块硬骨头。

“莱深斜2井”是中国石化的重点探井，原设计井深5653米，最终在5336米实现完钻，这相当于垂直打穿了大半个珠穆朗玛峰。

十几年间，在胜利油田东部老油区3.6万平方公里的勘探区域上，已经完钻了7000多口中浅层油井，本就复杂的地质状况变得更加棘手。从浅到深、由点及面，成为胜利老油区的突围路径。

为了莱深斜2井，黄利民已经半个月没有回家了。他带领团队大胆使用新工具、新工艺，整体提速，再一次显示出“功勋钻井队”的真功夫。

终于完钻了！黄利民如释重负，当他走下井台、走出红色闪耀的井场时，已是黎明时分。

2001年，黄利民从胜利油田石油学校毕业。第二年，他来到黄河钻井三公司。

钻井队的工作有一定危险性，身边全是铁家伙，动辄上百斤，大一点的设备就更重了。

最难熬的是夜班，五冬六夏，刮风下雨，都挡不住上井场的脚步。最要命的是冬天，北风吼得疹人，零下十二三摄氏度，干起活儿来，棉袄里面是汗，外面结冰，手里的工作一停下，就是刺骨的冷。

这些对黄利民来说都不算啥，他在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干出个样子来，让大伙儿看看！”打钳子、甩钻杆、扶刹把、下套管……什么工序都认真学；扛药粉、排钻具、平井场……什么重活儿都抢着干。工作之余，他多次参加油田的技能竞赛，屡创佳绩。

2017年夏天，胜利油田开展第六届劳务派遣工职业技能竞赛。按照规定，参赛选手可以脱产学习两个月。可已是钻井队副队长的黄利民怕耽误工作，就利用休息时间学习。

赛前，他把16本钻井专业书通读了3遍，100多套模拟试卷垒起来半米高，操作项目练习了无数遍……理论考试、现场操作、评审答辩，最终以优异成绩完赛。黄利民不但因此转为油田正式工，还被破格提拔为钻井队长。

说话有力，干活儿利索，这就是黄利民。担任队长之后的他，更是事事一马当先。

2019年8月10日凌晨，一场台风即将袭击胜利油田。

在黄河钻井40665队担任平台经理的黄利民，那时候正带队承钻纯41-斜73井。那是一口易漏、易涌、易坍塌、地层较为复杂的生产井。当时该井已顺利完钻，正准备后续完井作业。

台风预警打乱了原本的施工计划，队员们按照应急处置方案，将井内钻具起至直井段。随后，全队人员紧锣密鼓地准备应对台风带来的强降雨，挖排水沟、接长杆泵、架高用电设备……

黄利民仍然不放心，他召集队长李二朋、技术员青泉和泥浆组长李庭银，分析出现井涌的可能性，并开始分头盘点储备的物料，启动应急预案。

8月11日深夜，暴雨如注，井场水深过腰。

当夜值班的泥浆工朱巍紧急报告，返出口钻井液密度下降，并伴有油花出现。

“油气侵！”经过紧张查勘，黄利民和技术人员做出了初步判断。地层中的高压油气涌入井筒，如不及时处理，高压油气就会喷出井口，造成井喷。

黄利民一边向上级汇报，一边组织员工准备压井施工。

狂风暴雨之中，当班员工争先恐后冲在一线，泥浆加重、调性能、测比重……但由于钻具起到了直井段，油气侵井段却在下部，循环加重虽有效果，却很难完全控制住底部的油气侵。这一下子，所有人的神经都绷紧了。

石粉告急！眼看石粉即将用尽，紧急调拨的石粉车却进不了井场。黄利民没有犹豫，跳进齐腰深的积水，深一脚、浅一脚，去开拖拉机将石粉车拖进井场。

井下终于恢复正常，可又有新的难题摆在面前。

纯41-斜73井井场地势低洼，连续降雨后，沟满壕平，积水无处可排。

若等场地积水排干再组织下套管、固井，不知还要耽搁多久，而且长时间浸泡，对油气层不利，一旦再次发生油气侵或井壁坍塌等事故，将造成较大经济损失。

了解到黄利民的想法，两个班的司钻向他请战：“干吧，已经泡了三天，还怕再泡这一两天？”

看着目光坚定的工友们，黄利民布满血丝的眼睛湿润了。他不再犹豫，带领全队人员投入到起钻、下套管作业中……

20个小时，在平均水深70厘米的井场内，两个班组轮流作业，顺利将268根套管安全下到井底，开泵循环，一气呵成。

现场的专家由衷称赞：“黄河钻井不愧‘铁军’的称号！你们是我见过最能打硬仗的队伍！”

三

2020年4月，黄河钻井总公司组建70183SL钻井队，黄利民被委以重任，担任党支部书记和平台经理，准备打胜利油田的第一口页岩油探井——樊页平1井。

黄利民既高兴又不安。

在胜利油田60多年的勘探开发史上，页岩油是一种新的油藏类型，能担此钻井重任，黄利民感到很光荣。可父亲的病情一天天加重，让黄利民放心不下。

黄利民跑到医院，把情况告诉了父亲。

父亲一听，十分高兴：“好好干，你是‘油二代’，你干好了，爸爸的脸上有光！比你在这里伺候我强。”

知子莫若父，父亲知道儿子的心气高。

页岩油是岩石层里的石油，是最难开采的石油之一。页岩油成熟度

越高，油的可流动性越强、品质越好，越适合商业化开发。与具有两三亿年历史的北美海相页岩油相比，我国济阳坳陷陆相页岩油比较“年轻”，只有几千万年，成熟度低。这种成熟度较低、较为黏稠的页岩油，在全球范围内都没有开发先例。

近年来，胜利油田先后开展页岩油攻关课题40余项，全力攻关陆相断陷盆地页岩油开发。2009年，胜利油田在渤南洼陷钻了4口井，取出了千万年前的岩芯。2019年，又开始了第二轮探索，打下的义页平1井峰值日产油93吨，证实了我国陆相断陷盆地页岩油储量丰富的猜想。

为了继续探索开发页岩油，胜利油田决定开采樊页平1井。这是中国石化在页岩油勘探领域的重点探井。该井的施工设计规模之大、难度之高在胜利油田十分少见。如果钻探成功，对于接替传统的石油资源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樊页平1井的设计要求是，先打3000米的垂直直井段，再打2000米水平段。也就是说，钻头在钻杆的推动下要先在地下拐直角，再向水平方向继续钻进。150摄氏度以上的地下温度，会让钻杆软得像面条，非常考验操作员的技术和耐力。

给井下安上“眼睛”，给钻头接上“长臂”，全新的钻井技术让黄河钻井人不再“盲打”。黄利民通过优选钻头、使用长筒取芯等措施，获得了较快的取芯速度。樊页平1井设计取芯长度为24米，实际进尺24.3米，取芯一次成功！

阳光下，岩芯里星星点点的油斑，闪烁着晶莹的光泽。这让黄利民十分兴奋，他和队员们是最早看到胜利页岩油开发希望的人。

2020年8月25日，樊页平1井胜利完钻。从麦苗青青到麦穗金黄，历时100多天，70183SL钻井队摸着石头过河，创造了两项国内钻井纪录。樊页平1井峰值日产石油高达171吨，钻探大获全胜。

樊页平1井胜利完钻后，黄利民率队移师东营区牛庄镇附近的牛页

1-1HF井。有了樊页平1井的钻探经验，全队员工满怀自信。

可谁也没有想到，20多天后，牛页1-1HF井就给大家来了一个下马威。

在井深3000多米处，钻遇油气异常活跃的超高压页岩油裂缝。关井时，套压急剧升高。紧急调配重浆、节流循环排气、放喷点火……随着一系列操作的进行，套压终于开始缓缓下降。可正当大家刚要松口气的时候，钻井液又以每分钟10立方米的速度持续漏失。

裂缝发育完全、地层应力差、超强高压……这些都是石油钻探世界级难题。在这样的环境里施工，就像在给地层做穿刺手术，每一步都有巨大的风险。

黄利民带领队员与页岩油较真碰硬，奋战70多个日夜，最终解除了井下的复杂险情。

与页岩油的这次亲密接触，让黄利民体验了坐过山车般的感觉，也为日后大规模开发页岩油积累了经验。之后，黄利民又被点将，向莱州湾挺进。

四

为了尽快破译地下页岩油储藏的“密码”，黄河钻井人又打了牛页1-2HF井，收获颇丰。

这坚定了胜利油田向页岩油大规模进军的决心。2021年底，“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通过论证，获批建设。

黄利民被任命为牛页一区试验井组项目部党支部书记。“这里既是页岩油开发的‘试验田’，也是推动新技术、新工艺成熟运用的‘孵化器’。”大量高科技的投入使用，让一线队员兴奋不已。

页岩油井属于非常规井，钻完井周期普遍为120多天。如此长的施

工周期，规模建产和效益开发无从谈起。

为了扭转这一状况，黄利民和队员们瞄准钻完井周期40天目标发力攻坚。要想提速提效，就得有最佳的技术参数和最优的钻具组合相配合。没有捷径可走，只有技术创新一条路。

为了保障项目运行，公司配备了4部现代型电动钻机，并配套钻台机械手等智能化系统。这些崭新的钻井技术，一改传统钻井模式，形成了国内领先的数字化钻井建设模板。

来到牛页一区试验井组，钻塔林立，干净整洁，井然有序。井场上，几个红色的身影在移动。从一个井台到另一个井台，下56级台阶，再登49级台阶，他们每天的步数轻松过万。

从“樊页”到“牛页”，黄利民和70183SL钻井队翻开了新的一“页”，完井时间从100多天缩短至31天，机械钻速越来越快，装备和技术实现迭代升级。这就是“胜利速度”，这就是黄河铁军的风采！



原载

2024年2月28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卢恋秋

我们

邹会莉（胜利油田）

当第一缕曦光划破天空时，荒原在晨光中醒来。这片土地中的人们又迎来了生命中崭新的一天。

我和我的工友们，也开始了新的火热生活，我喜欢这种生活。

因为喜欢，说给你关于我的一切，我们的一切。

我的单位

我的单位是胜利油田一家供电管理公司。单位很小，只有200多人。单位又很大，管理着这片油田所有的输供电线路。

在我们工作的这片土地上，有一个四季皆美的仙河镇。这是一个年轻的小镇，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孤东会战所建起的石油小镇。

小镇的四周被槐林环绕着。每年4月下旬，走在镇子里，闻着槐花浓郁的香味，人的心情也会莫名变得好起来。靠近镇子的西边，有一条美丽的小河。河不大，清澈舒缓地流淌着。

一年四季，我和工友奔波在变电站、高压线路的巡检路上。在荒野深处远远地看一眼阳光下的楼群，看一眼大地深处高高矗立的铁塔，心里就涌起说不出的舒畅。这个时候，就连变压器发出的嗡嗡声，在我听来也像一曲动听的交响乐。

在这里工作，令人愉悦的还远不止这些。野外工作会遇到风雨和暴雪。雨雪过后，往往线路会出现故障，我们需要巡线查找问题。每当这个时候，荒原上的草木被雨水洗净，空气中能嗅到泥土被雨水冲刷后的清新气息。走在泥泞的巡线路上，不知名的花朵绽放在路边，装扮着荒原大地。偶尔，草丛中还会蹿出一只尾翎斑斓的野鸡，咕咕着飞向荒原深处。

若是下雪了，又碰巧是在傍晚的巡检路上，漫天的雪花洋洋洒洒，在光影映照下，如梦如幻。

大学毕业分到这里，第一次去荒原巡检，我还偷偷地流过泪。那时候总觉得荒原太大，大得让心空空的，没有一点着落。可是，如果你在这里生活了20年，这里的一切竟然会用美好填满你的记忆。

那些如花般的女工，静静绽放在荒原。如铁塔般的汉子，把汗水默默洒在这片土地。岁月带走了年轻的容颜，却沉淀下最真挚的情感。

20多年，我熟悉了巡检路上的每一条小路、每一株小草。我又是从什么时候，真正地爱上了这片土地呢？

我的工友们

我们这个群体里有中国石化劳模、胜利油田劳模。

比如李峰，连续三年都是油田的劳模。

李峰的绝活是爬杆儿。单位的人都知道，为练就过硬的爬杆技术，他在电线杆上一站就是几个小时，有时一个简单的动作一练就是几十遍，全身衣服从里到外都被汗水浸透。直到现在，李峰还坚持运动。他说，身体不强壮，抢修这种关键时刻，动作要领就会变形。

再比如袁辉，是油田创新创效标兵。

袁辉可真够黑的。说到黑，难免让人想到唐朝猛将尉迟恭，想到三国

的猛张飞，想到梁山上的黑李逵。是不是长得黑的人，都有着豪爽、勇猛的性格呢？这个很难说。不过，这些形容词用在袁辉身上倒还真是那样。

深秋的一天，在新滩线跳闸抢修工作中，他发现一台线路油开关跳闸。由于潮水大，电线杆被泡在水中，水深一米多又没有带雨裤，如果这时折返回队上再回来需要两个多小时。为了缩短停电时间，袁辉脱下衣服蹚着刺骨的冷水，将开关合上，恢复了线路的正常运行。

上岸时大家发现，他的腿上、脚上被石砾、玻璃扎得鲜血直流，他嘴唇乌紫，冻得直打哆嗦。袁辉却丝毫不在意。

和李峰和袁辉比，李国涛就是另外一种类型了。

李国涛是20世纪90年代电力专业的高才生，毕业时他选择来到胜利油田，将自己的所学奉献给这片荒原。

不善言辞的李国涛聪明机智。管辖的每一条线路、每一台变压器，他烂熟于心，风雨夜出现故障总能运筹帷幄、化险为夷。他带领全站员工，曾夺得油田金牌班站的荣誉。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高压线路往往在暴风骤雨时发生状况。有那么两次，遇到险情时，恰好赶上李国涛的媳妇值班，他就让年龄大一些的儿子照管一岁多的妹妹，自己则穿上工服赶赴现场。

小小的人儿不哭不闹，黑亮的眼睛讨人喜欢。就如李国涛一样，沉稳安静，像荒原上的红柳，在风中散发着独特的芬芳。

情满荒原

荒原苍茫辽阔，四季分明。

这里的春天短暂而明丽，当你刚刚感受到春的气息时，初夏的热风就会扑面而来。

这里曾是寸草不生的盐碱地。我和工友每年3月都会种下耐碱耐旱的

树种。

虽然在海风的摧残下，存活下来的寥寥无几，可一到春天，我们仍在春风中种下树苗。终于，当荒原上、渤海边，一株株绿色小树在注视中生根发芽时，我知道，那是对石油人热爱自然的奖励。

荒原的夏天漫长而炎热，外出巡线时最难忍受的还是草丛里的长脚蚊子，它的喙会刺透厚厚的衣物，不吸个肚子滚圆绝不撒嘴。

每次外出时，我们要把全身上下捂得密不透风，在裸露出来的地方狂喷上药水，即便如此仍频频中招。

荒原的秋天来得急切，一阵阵秋风秋雨吹拂下，萧瑟大地显露出微凉寒意，芦花飘雪，红黄相融。

其实，我最喜欢的是冬天的荒原，雪落无声，给大地铺上一层厚厚的棉盖。雪后的原野是那般寂静，充满着水墨画中的意境美。这时，身穿红色工衣的石油人就如一朵朵盛开的花朵，行走其间、点缀其间，给荒原平添了许多的灵动和生机。

四季的荒原，见证着我们的成长，也默默地看着我们走过岁月，变得不再年轻。

我的朋友、同事，大都生活在这里。在这片荒原上，两点一线奔波。在这里，一干就是一辈子。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不停歇地忙碌着，只有呼啸的风、流动的云和绵延的荒原默默陪伴着我们。

活在荒原，苦多，但快乐更多。这也许就是我们始终坚守在这里的一个原因吧。

 原载

2024年3月14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卢恋秋



老马的签名

江 杰（西北油田）

3月18日，戈壁上的春寒轻锁，一片萧疏，春风吹过，胡杨的枝条似乎添了些分量，古铜色的红柳也润色了许多。

西北油田工程院一多半技术人员去了南疆一线，项目调研的、做试验的、推广运用的，大家你来我往，经常在现场偶遇。

完测所测试室主任宋海一到采油二厂，就碰上了完井室的马立新。

老马负责的是生产技术支持项目，一年到头基本上都在驻厂驻井。

两人都有事要忙，寒暄两句，就分开了。

没走几步，老马突然转身问：“宋主任，那个项目今年推不推？”

“哪个项目？”

项目做多了，宋海一时有些含糊。

“赵路那个‘降钢级’项目，让我做化验的那个。”

噢，那个呀……这老马就是轴，做项目是咱的事，在油田推广那是领导的事。这话刚想说出口，宋海想起了什么，改口道：“肯定会推广，再等等。”

他感觉这个项目要是不能落地，会伤了老马。

前几日，分公司去年的成果过院审。完测所测试室三个项目都不算大，属于厂院支撑类，所里让宋海一个人汇报，赵路的项目就在其中。

会议10点半开始，早饭后宋海来到办公室，把项目PPT熟悉了一

遍。他快速地翻着资料，在碳酸盐岩和两种碎屑岩的工况分析里，突然发现一个碎屑岩的样品化验后边没有签名。

他问项目负责人赵路：“化验单咋不签名？”

赵路说：“项目取样化验是老马负责。夏天的时候，老马忙，我自己去取了样，做了化验。老马说他没做，不给签名。”

“现场的效果都出来了，找他签个名不就完了。”

“我也是这么说的，可他不同意。昨天他上井取了样，这会儿可能还在实验室做化验呢。”

“我的天，这做完要到什么时候。”宋海说，“快去叫他别做了，就找我找他。”

赵路走后，宋海继续翻材料。鼠标翻了几页，心里就焦躁起来，他太了解老马了。

12年前，宋海刚毕业，在测试室里跟老马的徒弟王勤聪干测试。

一天，老马来找王勤聪，说所长提到完井现场缺人，让他去顶一顶。

话没说完，王勤聪差点跳起来：“你傻呀！这一顶，你再也跑不掉了。”

从测井到完井算是改行，放弃科研做生产项目，要从头学不说，还少了科研补贴，不仅出不了成果，更是要整天待在沙漠戈壁，从此脱离科研都有可能。

快人快语的王勤聪拉住老马：“走，找他们，咱不干。”

老马边挣脱边笑：“跑掉干啥，活儿总得有人干，名我都签了。”

说着，他指着宋海说：“你看小宋这拨小青年，知识新，脑子灵，比咱有出息。”

见说不动师傅，王勤聪叹口气：“你一大头兵操着将军的心，没人犟得过你，还把名都签了……”

这一年，老马45岁。

王勤聪一语成谶，老马从此就离开了科研一线。

12年来，老马真的再也没有做过科研项目，偶尔那些科研项目里出现老马的名字，也大都在后边，甚至排到十几名。年底，大家忙着申报成果，宋海能感到老马的落寞和黯然。

但是一说到塔河的生产井，老马就来劲了。

没有人比他更清楚，这12年，院里一多半的完井作业设计出自老马之手。每当有项目找他了解情况，他都会打开自己的电脑，指着里边密密麻麻的数据和蛛网般的曲线，两眼放光，滔滔不绝。他能把塔河每口井的“前世今生”、中间遇到的问题、解决难题的经过说得详尽完整。

望着他的样子，会让人感觉干生产项目是件充满快乐且很有成就感的事情。

完井室里的项目负责人干脆就把取样化验和分析这一部分都交给了老马。后来，全所其他专业室遇上取样化验也找老马。

老马进了项目组，永远是那个一丝不苟、认真负责的人。他只管给你准确的数据和资料，凡事做不踏实，决不签名。

老马的认真劲儿有时候让人受不了，有时候又让人喜出望外。

这时，门，突然开了。

老马气喘吁吁地冲进来，眼里布满血丝，汗水顺着脸颊直往脖子里流。

他满脸歉意地问宋海：“没耽误吧？”

宋海有些心疼地埋怨：“熬了一夜吧，数据差多少？”

老马说：“没差啥，自己做一遍放心。”

宋海接过三张报告单，起身放扫描仪上，看见化验人栏里，一笔一画工工整整地签着：马立新。

他感到，手里薄薄的纸张有着沉甸甸的分量。

原载

2024年3月27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王 萍

一双油工鞋

赵 斌/口述 单旭泽/整理（经纬公司）

到陕甘宁项目部安全督查半个多月了，这里的春天姗姗来迟。从井场回来，换下沉重的油工鞋，上面沾着一片嫩绿的草叶，突然间感受到了一股春天的气息，刚才现场员工的笑脸，便是这个春天最美的风景。

这双油工鞋，鞋底的纹路已被磨平，即便经过清洗擦拭，依然难掩裂口处曾经沾染的油泥印。去年，它跟着我前往各个工区，行走1.5万公里，前几天刚刚跟我从鄂尔多斯工区回到郑州。它是我奔波在基层一线最好的见证者、陪伴者。

作为公司的安全主责部门，我和经纬公司华北测控QHSE督查大队的7名成员组成了一支“安全特种兵”。

穿着这双工鞋，我走了5个工区、7个项目部，和测井、录井、定向三个专业的队员交流安全理念，帮助162支测录定队伍补短板强弱项、除隐患降风险，全年行程超过8万公里。最深的感受是：基层队员越来越能理解我们的工作，和我们一起共同守护安全。

这一切，缘于思路的转变。

以前，我们一到井场，基层小队的队员们立马警惕起来，以为我们是来挑刺找碴儿的。这也难怪，安全严管就是得罪人的工作。今年，我们同样是在现场查找隐患，但重点转向了对项目部和基层小队进行帮扶，解决“疑难杂症”。没想到，很受欢迎。

我在南阳工区下泌188-3H井油管传输射孔施工现场督查期间，发现射孔枪安装耗时长，冬天风雪交加，夏天烈日很毒，队员们特别辛苦。我就与射孔队员一起讨论、制定射孔枪辅助就位安装方案，并邀请公司专家帮助解决，将一支射孔枪安装耗时由25分钟缩短为三五分钟，大大提高了时效。

“驻点帮扶代替安全处罚，原来，安全督查也能像春天一样温情！”这是今年我在各工区听到最暖心的话。

我们转换角度，在处罚之外做到心中有情。在督查过程中强化帮扶意识，融入温情色彩，多考虑基层小队所急、所忧、所难。

从刚性到柔性，从“寒气逼人”到“春风拂面”，小小的变化折射出安全督查理念和方式的大转变。一线施工队伍的20类销项问题被全部杜绝，罚单也比之前减少了50%。

队员们开心地说：“开再多的罚单，也比不上消除隐患、解决实际问题给我们带来的帮助大。”

在井场，我常常看到队员的工鞋上沾满了积雪、油斑和泥浆。鞋知道，斑驳油泥来自哪里；我心里更清楚，这些油工鞋走过了多少风雨路。

但只要风雨路的尽头，是一个个春风吹拂、平安幸福的家，就值！

 原载

2024年3月27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王 萍

与气田相伴29年

楚学朋 宋 峥（江汉油田）

春日的阳光，掠过青黛的山巅，把井场染成一片光的海洋，也染红了田建川的脸。

从2023年1月开始，江汉油田红页1井场上响起了轰鸣的钻机声；5月，又变成了压裂机组低沉的“嘶吼”；11月，红页1-4HF、红页1-5HF井顺利完成了井下油管作业。就算闭着眼睛，和气田相伴了29年的田建川都能分辨出施工到了哪一步。

此刻，在田建川的背后，机器轰鸣，新净化站正在紧张地扩建施工。

2023年底，油田鄂西—渝东红星地区二叠系页岩气勘探取得重大突破，上榜中国石化2023年十大油气勘探成果。在湖北恩施州建南镇深山中，田建川干了12个岗位，拿了22个工种的技术等级证书，获得了13次劳模，只为实现一个大气田的梦想。

从1970年建南“第一井”气流喷涌，到2023年12月红页7HF井测试获高产工业气流，时光悄然流过53年。江汉油田在红星地区二叠系吴家坪组超深层页岩气勘探的重大突破，意味着油田有望在涪陵志留系之后，落实又一个新区新层系万亿规模增储阵地。

站在露出地面的坚硬岩石上，田建川似乎感觉到在4000多米深处的地下，页岩气正蓄势待发。初春的暖阳晒在脸上暖洋洋的，而他的心更暖，心底深处那个埋藏了29年的梦想，终于要实现了……

1970年10月，江汉石油大会战的勘探队伍转战鄂西南，在建南构造北高点钻探建3井，钻出了湖北省第一口工业气井。完井后获得最高日产达5万立方米的工业气流，拉开了“建南气矿”的开发序幕。

建3井的发现，不仅让江汉人在石油之外寻找到了新的宝藏，更提前拿到了天然气勘探开发的入场券。

随着第一代建南人安家落户，建南的孩子也多了起来，漫山遍野地乱跑，让大人们分外头疼。矿里的领导一合计，去镇里上学太远且学校规模有限，干脆咱们自己办学校吧。于是，在距离建3井几十米外、井队留下的两排土坯房内，响起了琅琅的读书声，田建川就是在这里上的学。

坐在教室里，抬头，能看见山坡上的映山红。窗外，就是安静地冒着天然气的建3井，还有在井场上忙碌的叔叔伯伯们。田建川知道，自己将来也会和父辈一样，成为大山里的采气人。

然而，命运偏偏和田建川开了个玩笑。1992年他考上了江汉油田技校，学习的专业却是井下安装和管道安装。毕业后回到气田，他被分配到机运队，一干就是10年。10年里，他把喷漆工、汽车修理工和电焊工三个工种的技术练得炉火纯青，就连师傅们都说：“这小子天生就是干这个的料。”

10年后，田建川转岗到地面工程队，设备维修、井上流程接管、江汉花园主管水管焊接、卡车组装污水罐车，大大小小的活儿，他干得得心应手、任劳任怨。那些年，田建川多次被评为油田劳动模范，2008年，田建川还被评为集团公司劳动模范，大伙儿都亲切地称他“田劳模”。

但田建川并不满足，他没有忘记儿时当一名采气工的梦想。直到2018年单位专业化整合，田建川才梦想成真转岗成为采气工，这一年，他已经43岁了。

二

为了当个优秀的采气工，年逾不惑的他短时间内就拿下了管工操作证、特殊作业操作证、司机（门式）证等20多个技术证。丰富的维修经验、10多年的现场工作经验积累，让田建川很快成为采气队骨干。

当上了采气工，田建川依旧不满足，他发现在内心最深处，还有一个过去都没能察觉的开发大气田的梦想。作为中国石化最早工业化开发的气田，建南气矿受资源禀赋和地质认识的限制，产量一直没有大突破，油气当量在江汉油田只能算小老弟，每当从报纸上看到兄弟单位又打出高产气井的消息，他是既羡慕，又失落。

2012年，在建南气田西南200多公里、同样被群山环绕的涪陵焦石，诞生了中国第一个页岩气田。作为一个采气工，守着产量刚刚过万的气井，说不羡慕那是假的。

大气田的梦想，不仅藏在田建川的心里，也同样藏在每个建南采气人心里。涪陵页岩气田大开发时，他们全力支援立下汗马功劳，他们有技术、有队伍、有干劲，却唯独没有自己的大气田。

科研人员从来没有忘记建南，更没有放弃建南。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光里，无数科研人员在一个又一个层系中苦苦探寻，他们的思维穿过岩层、深入地下，在黑暗中寻找宝藏，大气田的种子悄然萌发。

三

2019年11月，江汉油田红星区块二叠系的首口页岩气探井——红页1HF井率先开钻。2020年10月，测试获日产8.9万立方米气流，填补了国内二叠系页岩气勘探开发空白。

随后，红页2HF、红页3HF等7口气井相继开钻，投产后产量喜人。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奋斗，建南气田终于站在了天然气大发展的重要关口。

技术过硬、责任心强的田建川被派到了最重要的岗位——守护红页1HF井、红页1-2HF井、红页1-3HF井等5口井。巧合的是，这个井场所在位置，就是当年的建南子弟学校。

书声琅琅早已不在，但斑驳的广播室、生锈的小铁门、长了青苔的石阶楼梯和长长的围墙，还留在那里，像是在欢迎田建川回来。49岁的田建川像小伙子一样干劲十足，在建南沟长大的建南人，更加渴望大气田。

让田建川高兴的是，2022年9月，江汉油田将红星地区500亿立方米增储任务作为油气勘探“1号工程”推进部署，史无前例地在这里部署了9口井。这既是建南开发史上的第一次，也是油田少见的大手笔，良好的油气显示让大家对红星充满了信心。

9口井中的红页1-4HF井和红页1-5HF井，都在田建川所在的井场上，距离他的值班房不到200米。每天听着钻机轰鸣，他心里格外踏实，在井场上巡检时，脚步是轻快雀跃的。

心里有了期盼，日子过得格外快。一年转瞬即过，数口气井相继产气。2023年12月2日，红页7HF井测试获日产32.35万立方米高产工业气流，比11年前涪陵第一井还要高出12万立方米。

田建川知道，大气田，已经不再是梦想。



原载

2024年3月28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卢恋秋

一棵树

王明新（江汉油田）

我重返公园的时候已是黄昏。此时，夕阳西沉，游人寥寥，鸟儿们叽叽喳喳叫着回窝了。这个公园紧挨着我居住的小区，建成已七八年了。

公园里的树移栽来时多被绑缚着，栽下后为了防风，每棵树又常用三四根杂木杆支着。如今它们有的早已扎根成活，有的树却没能及时去除绑在树干上的铁丝，影响了生长。

有段时间，在公园溜达的时候，我都会特意带上一把钢丝钳子，看到树上缠绕着铁丝的就会去给它们松绑。许久再没看到这样的树，钢丝钳子也有段时间没带了，今天竟然又发现了一棵。我只好回家去取了钳子，返回来寻找那棵树干被铁丝缠绕着的白蜡树。

童年的经历，让我对树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儿时，自家院子里就种着许多树。每年春天，榆树长出了碧绿的榆钱，槐树吐出了雪白的槐花。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物资匮乏时，榆钱和槐花都是人们喜欢的好吃食。槐花开放的时候有浓郁的清香味，撷一把新鲜的槐花放进嘴里，除了香，还有甜丝丝的味道。榆钱虽不如槐花香甜，嚼起来口感却也不错。槐花还可以掺上玉米面或杂面，上锅蒸着吃，榆钱也可以掺进杂面里蒸窝头，都可以当口粮。春天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榆钱和槐花救过不少人的命。

很多年里，虽然我不知道一棵树每年能涵养多少水分，能吸收多少

二氧化碳，能制造多少氧气，但一点儿也不影响我看到每一棵树都会觉得亲切。

长大成年，我见识过西双版纳茂密的原始森林，仰望过梅里雪山粗壮而高耸入云的冷杉，惊叹过塔克拉玛干沙漠中“活着一千年不死，死了一千年不倒，倒了一千年不朽”的胡杨，深入过香格里拉的丛林，与热带的椰子树合过影，也曾与非洲稀树草原的猴面包树紧紧相拥。

最难忘的，还是参加工作后，在胜利油田所在地山东东营遇到的那些树。

东营地处渤海湾畔，是黄河入海的地方。奔腾不息的黄河携带的大量泥沙，将这里一点点淤积起来，成为一片年轻的土地。因此这里一度到处是白花花的盐碱滩，难得看到一棵树。

“晴天白茫茫，下雨水汪汪，鸟无枝头栖，人无树乘凉”曾是这片土地的真实写照。我1975年踏上这片土地，所工作的钻井队在距东营近百公里的孤岛。一条叫神仙沟的小河穿孤岛而过。神仙沟曾是黄河入海的主要通道，也因此加快了两岸陆地的淤积，土地相对肥沃。

据说20世纪50年代孤岛还荒无人烟，到处是一人多高的芦苇。后来人们用几十年时间，以人工种植与机械撒播相结合的方式种下希望的种子，逐渐生成一片巨大的人工刺槐林。但大海的苦咸并没有在这里彻底消失。孤岛的刺槐树每长到一定年头就会突然死去，据说是因为它们的根系穿过了黄河携带来的肥沃土壤后，深入到了大海留下的含有大量盐碱的土壤所致。

当然，它们倒下去的时候也把种子留了下来，因此往后的春天就会有一株株刺槐的幼苗破土而出，几年后又是一片新的刺槐林。

我到钻井队时，队里用简易房围成的小院周围是一望无际的芦苇荡。钻井队条件有限，除了土豆、大白菜，一年四季难得吃到点新鲜蔬菜。

那年夏天，几场酣畅淋漓的大雨过后，休班的时候，师傅们把我带

进一片浓荫遮地的柳树林，摘下头上的铝盔，把从树干上摘下的一只只大蘑菇放进去。回到钻井队，把蘑菇倒进水桶，从食堂要来干辣椒和盐，与野蘑菇一起煮，煮出一桶香气四溢的“野味”。

“喳喳”——两只喜鹊落在我头顶的白蜡树枝上，荡开了我的思绪。20世纪80年代起，既是响应国家号召，也是为了美化家园，石油工人开始在这片盐碱荒滩上植树造林。

黄河入海口，每年春天铺天盖地的大风一天刮到晚，但通过优选树种、为树坑换土、在树坑中填上稻草和石子隔碱等办法，更多树种在这里扎下了根。

90年代社区诞生，这片土地上有了专业的绿化队伍，绿化步伐进一步加快。白蜡以其耐碱、适应能力强，成为首选树种之一。如今的东营早已今非昔比，到处可见树成行，成片，成林。

从我所工作的钻井队再往东，大约几十公里就到了孤东。我踏上这片土地的十年后，孤东油田被发现。1986年，孤东会战打响，在井架林立、钻机轰鸣中，一棵独自耸立在茫茫海滩上的树，惊艳了所有人的目光。这是一棵柳树。

根据树干的粗细，人们判断它已经有了几十年的树龄。这棵树的种子是从哪里来的？大风刮来的？鸟儿衔来的？海潮冲上来的？人们不得而知。它又怎样抵御了一场场风暴，抗击了一次次潮袭？日晒、水淹、贫瘠、寂寞，都无法让它屈服。它在这里顽强地扎下了根，长成一棵参天大树，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这棵树与迎风冒雪、战天斗地、哪里有石油就在哪里安家的石油工人何等相似，从此，这棵树被石油工人亲切地称为“英雄树”。

“找啥呢？”一声喊打断了我的思绪。暮色苍茫中，一位白发苍苍但身姿依然挺拔的老人向我走来。那是我的老班长梁树海。1975年我来油田的时候20岁整，他比我大3岁，当时是我的班长。因为工作调动，我

离开了钻井队，他则从班长干到钻井队长，并在钻井队长的岗位上干了近20年，后来调到后勤单位。老班长退休后原本定居在滨南，因儿子儿媳都在油田基地工作，儿子有了孩子后，他便与老伴一起从百里之外的滨南来到这里帮忙看孙子。

我朝老班长举了举手中的钢丝钳子，老班长会心地笑了笑，继续锻炼去了。

我眼前是一片白蜡林。它们刚栽下的时候，比高粱秆粗不了多少，现在都比手臂粗了。我本以为那棵树很好找，但转来转去，几乎所有的树都一个模样。

天色越来越晚，光线也越来越差，正当我打算第二天再来的时候，它终于出现了。我蹲下身子，把缠绕在它身上的铁丝一圈圈解下来。这时公园里的灯亮了，我又看了树一眼，然后踏着暮色愉快地往家走。

 原载

2024年4月11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卢恋秋

父母的勋章

彭 宁（江汉油田）

每年春天，当楼下小广场遍植的桃花、梨花开到缤纷绚烂时，我们就拉着父母去合个影。这习惯延续多年，从未间断。

三年前，这个传统有了一点儿变化。父母穿戴整齐，再郑重地挂上“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春光无限，我们簇拥着父母，满树繁花都不及他们自豪又灿烂的笑脸。

不过，纪念章领取的过程曾发生了点波折。

2021年初夏，接到居委会电话通知的父亲有点小得意，母亲却不服气：“我比你入党还早一年，为啥没我的纪念章？”

两个人到了居委会，母亲按住父亲伸向纪念章的手，说道：“咱俩得一起领，这可是件大事。”然后询问工作人员，是不是哪里出了错。工作人员帮忙查了母亲的入党记录，发现离50年还差几个月。

母亲有点失落，努力回想当年入党时的情景，又打电话给我们姐弟，让我们想办法找到原始档案。“党组织定的规矩咱们得遵守，但毕竟50年了，单位变动几次，登记表填过好几回，说不定是哪次填错了呢。”我们有些忐忑。

几经波折，我们终于从母亲早期的档案中找到了准确入党时间，发现确实超过了50年，由于单位几经变动，后面填的资料日期有了出入。

“我这一辈子工作中没出过啥错，临到最后差点留个大遗憾。你们要

引以为戒，工作中一定要严谨。”母亲的叮嘱让我们深以为然。

那天，70多岁的老两口收拾得齐齐整整，到居委会郑重领回了“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还佩戴着纪念章去照相馆拍了一张纪念照。相比家里那厚厚一摞荣誉证书，他们更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殊荣”。这一年，正好是他们的金婚。

弟弟将合影放大了做成水晶彩像摆在桌上，女儿竖起大拇指夸赞：“这是外公外婆的高光时刻。”小侄子跟着起哄：“向爷爷奶奶学习！”

母亲很骄傲，爱惜地擦拭着纪念章说：“我这辈子总算没输给老头子。”父亲笑得很无奈：“你老是要跟我比，我哪里比得过你？你不仅是三八红旗手，还是咱家的一把手。”

父亲和母亲吵吵闹闹一辈子，总是谁也不服气。但两人的愿望很一致——把工作干好，不给单位添麻烦；把日子过好，不给国家添麻烦。

父亲退伍转业到油田，在井队、采油队工作过，后又到医院担任党支部书记多年。他对我们姐弟一贯严厉，常叮嘱我们：“工作中不要怕吃苦，工作要干好，不要老想着麻烦别人……”这些台词似的话语，父亲说起来那样自然，因为他就是这么想的。

母亲是个风风火火的急性子，早年在地方供销社上班，每天5点就要开门迎客，量布称糖手拿把掐从不出错。调到油田担任幼儿园园长后，她每天待在小班，围着一帮奶娃娃转，喂奶、换尿片，忙得脚不沾地。母亲把孩子们照顾得妥帖，家长至今都还心怀感激。

往事一桩一件数来，才惊觉父母一言一行对我们影响至深。如今我们一家八口，六个党员两个团员，家里有事，母亲就笑着喊：“同志们，开党小组会了。”

老两口都是热心人，谁家有事向来是能帮就帮，从不惜力。融洽和谐的邻里氛围，贯穿着父母一生，我们也受益无穷。退休后，母亲配合居委会担任了楼栋长，父亲主动请缨成为小区夜晚巡逻志愿者。

父亲说，纪念章是他俩这辈子最高的荣誉，也是最难得的荣耀，人生就此圆满。

有岁月可回首，以深情共白头。你是一“撇”，我就是支撑着你的一“捺”，我们是平凡的“人”，但我们站得稳、立得住，无愧于心。父母之间没有多少浪漫的故事，但几十年岁月浸染，满满都是幸福的味道。

原载

2024年4月17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王 萍



春来幸福花开

刘江涛（西北油田）

仿佛一夜之间，窗外榆钱怯生生地扯起白云裙裾，在春日暖阳的照耀下，给人薄荷绿般的快乐。这已是妻子离开濮阳外闯市场的第三个春天了。

2021年10月，48岁的妻子告别父母，转岗到中原油田新疆项目部从事井控作业培训工作。而我已在当年6月，转岗到西北油田联合作业基地从事井控作业。自此，一家五口聚少离多。

“幸好你在家，这下真要露露脸了。”

“怎恁高兴？”

“你猜。”

远在南疆轮台的妻子，视频里卖起了关子。

在濮阳休假的我一晚上咋都没猜着。3月7日10点多，妻子在家庭群里发了张图，是一张大红奖状，上面工工整整书写着——授予徐成静家庭培训中心2023年度幸福家庭荣誉称号。

后面还有一纸通知：兹定于3月8日下午3点，培训中心二号会议室，举办2023年度幸福家庭座谈会，望准时参加。

“发个奖状、领个纪念品得了，非兴师动众。”我唠叨着。

“单位通知，我会视频连线讲两句，还要请老人上台领奖呢。”

岳父母听说要参加闺女单位幸福家庭座谈会，高兴得一件件试穿着衣服，还一遍一遍地说，要去，咋也不能给闺女丢面子。

领奖那天，穿着一新的岳父母往前排一坐，听着欢快的音乐，心里乐开了花。

“朋友们、家人们，刚才几位的发言都是面对面与咱沟通交流，通过工作生活的点点滴滴，讲述幸福家庭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下面，有请外闯市场职工徐成静老师，以及来自西北大漠的视频分享。”

妻子出现在大屏幕上。“大屏也能说话，恁清亮，闺女就跟在身边一样。”岳母紧盯大屏，频频挥手，抹着眼泪。

“相比大家，我只是戈壁荒野的一棵小草，我要做的就是耐得住寂寞、守得住孤独。培训无小事，我们的付出可以让员工多一项技能、提一项能力、强百倍信心。感谢父母的支持，让我可以义无反顾地在南疆奋斗。”我仿佛看见妻子一身工装，挎着包，疾步赶往教室，投入春日里的取证培训工作。

“感恩老人家，这是幸福家庭大礼包，欢迎常来坐坐。”工作人员递上礼物，紧握老人的手。

“可算忙完了，咱开席吧。”当晚9点，终于等来妻子的消息，跨越着山南海北的家庭晚宴，在视频两端热热闹闹开席了。

四菜一汤已上桌，酒杯也斟得满满。再一看，妻子眼前不过是些干果、点心，还有一杯葡萄酒。

“老太太，上台领奖美不美？来，干一杯，谢谢俺们的小老太太！欢迎来新疆，看看戈壁滩，陪陪闺女呗。”只见妻子满脸红晕，穿着那身岳母亲手缝制的小棉袄，频频与老人“碰杯”。视频这头，岳母的泪又流下来了。

岳父母说，真想去看看闺女常常说起的大漠戈壁，和那令人神往的胡杨。

原载

2024年4月17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王 萍



风从北部湾吹来

田元武（十建公司）

洋浦在海南岛西北部，濒临北部湾，风会从西边的大海里吹来，太阳也会在那片海里落下。这里的海风，吹起来有一种不带黏腻的清爽感。

刚进入4月，洋浦的阳光便热烈起来。在路上走了不到一刻钟，我已是汗流浹背。很快，我听见了海水拍打礁石的声音，不远处，海南炼化从消散的晨雾中逐渐清晰起来。

来到洋浦，一定要去看一看海南炼化。它是洋浦的标志性企业，先前800万吨/年炼油能力，成为拉动当地经济发展的最大引擎。去年2月21日，100万吨/年乙烯项目投料开车成功，海南炼化又为洋浦的经济发展赋予了新动能，开启了新航程。

这里的一草一木见证过，这里的海风海浪也见证过。在这片曾经红土飞扬的土地上，留下过一批批石化建设者的身影，也唱响过一首首石化人的青春之歌。

我沿着海岸线，走近海南炼化。渐渐地，我听到了那久违的声音，确信那一定是压缩机组弹奏出来的石化乐章；渐渐地，我看到了那雄伟的身影，我认定那就是一台台拔地而起的裂解炉；渐渐地，我的眼睛又模糊了，19年前的那些记忆，在此刻也逐渐清晰起来：正在安装的设备，飞舞的璀璨焊花，吊车的阵阵轰鸣，还有从北部湾吹来的海风。

那是2005年春天，我背上行囊从山东淄博乘坐南下的火车，前往

2600多公里外的洋浦。那是我第一次离开家乡，去那么远的地方，参加海南炼化800万吨/年炼油项目建设。

刚到洋浦没几天，我就被这里的气候所折服，太阳垂直在头顶上，照得人全身火辣辣地疼。路边的红土地里，长满了一人多高的仙人掌。海风卷起的红土，迎面扑来，黏在了每个人即将开裂的嘴唇上。

白天近40摄氏度的高温，极大影响着焊接速度。后背是阳光暴晒，胸前是弧光炙烤，每熔化一根焊条，汗水都会顺着头发流进眼睛里，蜇得生疼。每焊完两根焊条，我都要喝一次水，但这也阻挡不住热浪的侵袭。工装被汗水浸湿，不到十分钟又被晒干，就这样在干与湿之间循环着。

“还有3个钢结构框架，今天一定要组装焊接完成。明天一早吊装，今晚大家都要加班，把因高温耽误的工期抢回来。”班长肖滋亭从供应仓库里拉着满满两车钢结构材料，气喘吁吁地赶到施工现场。

一看到堆积如山的钢结构材料，我的心凉了半截。“没办法，工期太紧了。晚上凉快，趁着太阳没落山，铆工赶紧组装，焊工晚上焊接，干完活儿咱们去吃清补凉！”班长的话顿时让我重燃斗志。

傍晚，风从西边的北部湾吹来，我和班里的焊工师傅，抓紧那短暂的清凉时刻，迅速进行焊接施工作业。刚被弧光烘烤得快要燥热时，海风轻轻地吹来。

夕阳落在海里，海风和焊花就成为洋浦夜晚的主角。我站在脚手架上，用手中的焊枪完成着每一个施工节点。累的时候，我会摘下面罩，遥望着西边的大海，看着月光铺在海面上。我戴上面罩，焊枪继续在手心里绽放出璀璨的焊花。我想，那飞扬的焊花一定是海风最好的舞伴。

午夜时分，最后一道焊缝焊接完毕。一个小时过后，焊接探伤检测报告出来，显示焊接质量合格率达到100%，我们班高质量完成了海南炼化催化裂化装置所有管道安装焊接施工任务。

凌晨，我们迎着北部湾的海风走下了催化裂化装置。

在返回宿舍的路上，班长肖滋亭拍了拍我的肩膀，指着不远处的一大片空地：“小田，我敢打赌，那边一定是将来建设大乙烯的地方。”

“等风来不如追风去。海风徐来，美好都将不期而至。”我用一句诗化的语言回答了老班长。

18年后，又一批石化建设者在这里让大乙烯项目从施工蓝图变成了现实画卷，唯独不变的是从北部湾吹来的阵阵海风，依旧温柔，依旧清爽。

**原载**

2024年4月18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卢恋秋

远古的梦

户亚兰（宁夏能化）

一条高低起伏的羊肠小道将一望无垠的戈壁划成了两半，天上的云一朵跟着一朵，追着原野的风，白色的发电风车在云层下悠悠地旋转，风车脚下有一簇一簇的骆驼草和淡粉色的红柳星星点点蔓延向远方。这是去往宁夏能化宋新庄煤矿的小道。

我坐在车上看着窗外的戈壁和天上的云，耳机里传来马头琴的低吟，曲子叫《远古的梦》。一直以为马头琴只属于草原，可那天我分明觉得它和戈壁也很相称，丰盈的雨水让戈壁有苍绿如玉的骆驼草，也有绚烂如晚霞的红柳花。

莫名想起《平凡的世界》里的孙少平和田晓霞。那年，晓霞去大亚湾煤矿看望她的少年，或许也经过了这样的一片戈壁，也看到了这样美丽的云和花，穿越明媚的阳光，走向黑暗的矿井，去寻找她的少年。可是，只此一眼，往后余生却成了远古的梦，从此大亚湾就成了停梦的地方。我想，当少平一次次在幽暗潮湿的矿井中穿梭时，肯定会有一束月光藏在他头顶的矿灯里，驱散他眼前无尽的黑暗。

路遥的故事在我心头百转千回，遥远的路也渐渐到了终点。在宋新庄煤矿，同事带我去看了那个通往黑暗地底的井口，那是一个悠长的斜井隧道。看着同事们敏捷地跨上猴车滑向深处，我不禁想象着矿井中的各种工作，也想起少平的那句话：“这里需要的是吃苦、耐劳、勇敢和无

畏的牺牲精神。这不是弱者的职业，要的是吃钢咬铁的汉子。”

虽然如今的技术发展和现代化设备已让煤矿的条件飞跃改善，智能化煤矿的工作环境也不再是小说中描述的那般艰苦，然而不是每个人都能有这样的勇气和毅力去征服矿井中的黑暗和潮湿。

在我眼前的，依然是一个英雄的“战场”，这些吃钢咬铁的汉子在一次次与幽暗的勇敢搏击中，撑起了宁夏能化的能源供应，他们把那些深埋在地下千年万年的煤，一车一车运送到阳光下，从宁夏能化的大后方运到了“战斗前线”。

我总觉得，煤矿工人在做一件勇敢的事情、一件伟大的事情，也是一件浪漫的事情。或许矿井中的每一块煤炭都是渴望回到阳光下的，因为在无数年前，它们也曾经是一株草、一朵花、一棵树，和阳光雨露分别了太久，或许还记得远古的梦近旁的另外一株草、另外一棵树，亿万年来一直期盼着和它们相见。虽然它们与这一切短暂的重逢是带着更加艰巨而伟大的使命，但我知道，这个重逢的渴望一定是它坚硬的外壳之下唯一柔软的心灵、梦幻的心灵，好似一个远古的梦。

这样想来，煤是极为浪漫的，跨越了亿万年的等待，在短暂重逢之后，却选择归于烈火，让所有的记忆归零，遇见光，最终成为光，温暖世界。它也像是一颗从冬天睡到春天的种子，只是这颗种子沉睡的时间的确有点长，它的外壳也太过坚硬，必须要浸透了煤矿工人的汗水才能冲破生命的禁锢。煤的种子只有走入烈火，才能开花结果。

在遐想之间，我身边走过一个又一个煤矿工人，他们面容朴实、步伐坚定，我在他们身上似乎看到了孙少平的影子。在远离都市灯火的戈壁，在白色风车环绕的宋新庄煤矿，一群人共同守着一个矿井。他们最多一周才能回一次家，外面的人来到这里总会觉得煤矿生活孤独又辛苦，可是在一个个煤矿工人身上，苦似乎不再是苦，而是生活的一部分，孤独也不再是孤独，而是习惯了的守护，就像农民守护着自己的土地、牧

人守护着自己的草原。

煤矿工人是在平凡的世界里“种煤”的人。他们手中的种子，外表漆黑，心里却藏满了光。它们沉睡了亿万年，像一个远古的梦。

 原载

2024年4月18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卢恋秋



五十步的爱情

楚学朋（江汉油田）

从中控室到锅炉房，正好要走50步，只需要30秒。

从锅炉房回中控室，也是50步，却要走5分钟。

江汉油田涪陵页岩气田白涛集输站生产二班班长王耀，回忆起当年自己跟妻子“套近乎”的场景，依然有点羞涩。

王耀和妻子宋峥都是建南沟长大的。20世纪70年代，江汉油田在鄂东渝西勘探时，在湖北省利川市发现了建南气田，王耀的父辈们从此就在山沟里扎下了根。

几百户人家以采气一厂厂部为中心，“簇”在采气大院里。大人们上班，王耀、宋峥这群小屁孩儿漫山遍野地疯跑。那时候的宋峥是个“大姐头儿”，老实巴交的王耀只有跟在后面跑的份儿。

时光如水，王耀参军入伍，宋峥考上石油技校，后又分配到了千里之外的山东清河油田。儿时的伙伴各奔东西，王耀想，也许这辈子都难得再见面了。艰苦的训练之余、站岗放哨时，王耀脑海中时常会浮现出那个英姿飒爽的身影。

缘分是世界上最奇妙的东西。那天，王耀退伍后来到江汉油田采气一厂净化站报到时，意外地看到了那个熟悉的身影。宋峥从清河到江汉多次转岗，最终还是舍不得儿时的建南沟，从江汉平原的鱼米之乡主动申请调回了山里。

一道山沟一个站，一个采气小院，又分在了一个班，兜兜转转这么多年，两个人还是走到了一起。打小就内向羞涩的王耀，没敢表露心迹，只是在夜晚值班时，从中控室出来，假装巡检靠近锅炉房。他几乎是悄无声息地靠近锅炉房，隔着窗户偷偷看一眼那个在炉火边看书的身影。去的时候脚步匆匆，回来的时候一步三顾患得患失，40多米的路能走5分钟。

时间长了，胆子大了，王耀也会进去聊两句。回到中控室后，就连窗外草丛里的虫鸣都那么悦耳。

这层窗户纸是在2011年的五四青年节捅破的。站里让他俩排练了一个《气田赞》的快板节目，参加厂里的汇报演出。演出结束后，两个人就水到渠成走到了一起。这时候王耀才知道，自己的“偷窥”行为早就被宋峥发现了。是啊，山里面那么安静，脚步再轻，哪有听不见的道理。

2012年两个人结婚了。婚后的日子，夫妻俩在山窝里过得热气腾腾。锅炉水加盐加碱，王耀一马当先；宋峥练习背空呼，他就在边上握着拳头助力；站上“多”了个马蜂窝，吓得宋峥花容失色，王耀就戴上头盔，拿竹竿一捅，然后在蜂群愤怒的“嗡嗡”中落荒而逃……

半夜值班，他们会给对方带点小零食，一起等待天亮。碰到雨季山洪暴发、值班车无法通行，他们手拉手步行回家。背后，漫天晚霞如火烧，映得脸庞红彤彤的。

在宋峥眼里，王耀是个标准好男人。一个在军营中摔打出来的男人，心居然比绣花针还要细。女儿出生后，宋峥经常要倒班，王耀休息时间多，就在家当起了奶爸，给孩子洗澡、洗衣服、喂饭、讲睡前故事，结果，女儿开口第一声叫的是“爸爸”，宋峥吃醋了。她下决心把落下的“功课”补上，当女儿学会叫妈妈时，她笑得格外爽朗。

在王耀的眼里，自己的妻子是“真厉害”。

随着气田体制改革，领导安排王耀竞聘班站长。“站里那么多老同

志，我能行吗？”宋峥鼓励他：“我来帮你复习。”这时候王耀才发现，宋峥居然有采油工、输油工、采气工、注水工等十多个工种的技术等级证书。这些年来他取得的技改成果、荣誉证书，也被妻子保管得井井有条。

那段日子里，宋峥陪着王耀复习理论、练习操作、一起做竞聘用的PPT。王耀竞聘成功后，大伙儿让他谈谈经验，他吭哧了半天憋出一句：“我有个好老婆。”

 原载

2024年4月24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王 萍

我的第二个故乡

邹会莉（胜利油田）

山东东营是一座油城，依偎黄河，守望渤海，广利河穿城而过。

这是一座与水结缘、与油共生的城市。城市有了水，便充满灵气，随处可见的油井掩映在绿林中，是这个小城特有的风貌。

1987年，我和姐姐随父母从陕西长庆油田来到东营胜利油田。那时，这座小城还处于开发建设早期，到处都是尘土飞扬的施工现场。城市的整体面貌不像今天这样光鲜，但它是沉稳的、有底气的。来自祖国天南地北的石油人来到荒碱滩涂，开启了祖国石油开发建设新的一页。

刚到东营，我们住在临时招待所，一间12平方米的屋子住了四口人，邻居都是操着各种口音的石油人。放学后，我喜欢去邻居家串门，在四川来的张姨家吃口酸豆角，去新疆来的李叔家尝尝拉条子、油馓子。在那个年代，丰富而有特色的各地美食，慰藉了平淡的日子，造就了东营别具一格的城市气质。

“一年刮两次风，一次刮半年”是过去东营气候的真实写照。那些年，一年中总有几场大风伴着黄沙，特别是春季的沙尘暴，似乎要把人吹走，把房子吹跑。当年，石油人不仅开发建设油田，也投身城市环境整治。万亩槐林、生态公园美化了城市景观，抵御了恶劣环境的侵蚀，让油城人充分享受自然美景。每年4、5月槐花飘香时，整座城市都氤氲在芬芳之中。

后来，我离开东营去外地上大学，可心中依然眷恋家里的味道，还有东营的清晨日暮。大学毕业后，我回到东营，成为一名油田电力工人，同父辈一样，用一生去建设和守护这座小城。

许多个夜晚，当我奔波在故障巡查的路上，回望城市深处灯火闪烁的楼宇时，想到辛劳一天的油城人在家人陪伴下享受着生活的乐趣，就感觉全身充满了力量。

三十多年的岁月，小城变化如此巨大，每每让我感慨，处处令我流连。休息的时候，我喜欢骑上一辆单车，在城市的大街小巷穿梭。坐在夜幕下的开发区港口，看渤海湾星光点点。站在东营地标建筑的电视塔，俯瞰这座城市的万家灯火。

正是有了这些充满现代气息的去处，东营这座油城才在沉稳厚重之外，焕发出青春的朝气，吸引着成千上万的人来到这里，追寻着黄河入海的宏大，流连着万鸟翱翔的悸动。

石油开发养育了东营，兴旺了东营。在这里，听不到油井嘈杂，见不到油污流淌，到处清新自然。井在景中、井景相融的生动画面，使这里成为独具特色的网红打卡地。一座座掩映在城市中的绿色油井，似乎在讲述着属于东营、属于中国的发展故事。

如今，这座城市已从“石油之城”变为“生态之城”。黄河入海口的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湿地，是东营生动亮丽的名片。滚滚黄河向东流，携泥裹沙入大海，造就了这片水草丰美、环境优良的湿地，造就了这片无数珍禽异鸟、鱼鳖虾蟹繁衍栖息的乐园，金雕、白枕鹤、丹顶鹤等珍贵鸟类都在这里留下过倩影。

黄河是大自然对东营的馈赠，东营就像是躺在黄河母亲臂弯里一个幸福的孩子。现在的这里，烟波含翠，树木参天，百草葳蕤，鸟鸣啾啾。

行走在东营整洁宽阔的马路上，你会发现许多环境幽静的城市公园，健康休闲的理念在东营渐渐深入人心。当然，你还会被滩涂上大片的光

光伏发电基地所吸引。这里的油田正在大力推进光伏发电事业，以减少化石能源应用。

如今，踏上东营的土地整整37年了，每一条城市干道，每一条街道小巷，都曾留下我的足迹。除了湿地、美食、文化、宜居这些标签，东营还是一座英模辈出的城市。

这里孕育了一代又一代劳动模范，也诞生了一批又一批退休后无私奉献、为社会发挥余热的志愿服务者。东营的奋斗精神和集体责任感，在老一辈身上延续，也在新一代身上传承。

驻足流光溢彩的胜利广场，回眸东营的那一刻，自豪感如清泉般涌上心头。这是一座了不起的城市，奉献的石油资源为国家的发展注入磅礴动力。这里有了不起的人民，将一片不毛之地建设成一座现代化城市。从儿时的憧憬到今天的生活，我不断见证着东营的发展和进步。

这座城自带的黄河气质、石油味道和拼搏奉献精神，让我走到哪里都难以忘怀，时时刻刻引以为豪。

东营，我生命里的第二个故乡。



原载

2024年4月25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卢恋秋



夜观小记

李嘉韩（地球物理公司）

7点多的山里，天已经全黑了，采集班所在的半山腰，气温和白天相比是断崖式下降，把冲锋衣套在工装里面都无法抵御风中夹带的寒气。

地球物理南方分公司SGC2132队承担的云南大关木杆-寿山项目，是我入职以后参加的第一个野外项目，而今晚是我第一次登上仪器车观摩学习。

一个月前初到大关时，沿着高速路一路向前，周围从小土坡变成连绵起伏的高山，山崖上倾泻的瀑布像一条银链，将翠绿、青绿、墨绿串联。车行至半山，周围逐渐从村落变为原始箬竹，开车的师傅指着远处藏在云雾中的山尖说：“看到那儿了吧，那是真正的无人区，沿着山埂往前走，就是我们的工区了。”

那样层峦叠嶂、云雾缭绕的群山中也可以找油找气？第一次到项目部的我被眼前的景象深深触动。

而此刻，夜幕笼罩下的大山一改白天的绿意，只有不同层次的黑：高处的天空像笼罩在头顶的黑纱，远处起伏的山峦幻化成墨色的绸带，仪器车所在的地方就成为目光所及范围内唯一的光源。

不知道在黑纱笼罩的山里进行放炮作业的工人，抬头时能否看见仪器车内发射出的灯光？看到灯光会不会多了一丝“家”的味道？

“走吧，上仪器车看看。”操作员打断了我的胡思乱想。登上仪器车，

我不禁屏住呼吸、压低嗓音，一想到在传呼机和电脑屏幕后面连接的是一个一个炮点，我就不敢轻举妄动，生怕自己的声音和动作影响操作员发号施令。

观察了一会儿，我不再那么拘谨，操作员的眼睛里只有屏幕上的一个个爆炸机编号和微地震界面，耳朵里只有来自电台的呼叫，全然没有在意我的存在。

从仪器车里走出来，巨大的温差让我又打了个哆嗦，冷风从脸上吹过，听力仿佛也被山风阻隔了，电台里传来的声音渐渐变得模糊。我有一些恍惚，在电台的背景音里，我抬眼向远方望去，身旁的仪器车增添了些许神圣意味。

从这里发出的信号，将炮点依次击发，在仪器车的电脑上，我第一次如此直观地看到大地的脉搏，来自大地深处的律动化成一道道线条，也因为这个小小仪器车的存在，这场深夜的采集战有了总指挥，一切有条不紊。

当鼠标点下屏幕上“go”的图标时，不见阳光的密林里扛着测量仪器测量炮点的背影、山沟里垂直而下缓缓前行的钻机、下药工因为路滑反复摔跤被泥污弄脏的工衣……种种画面一股脑儿在脑海里浮现。我们都是一枚小小的齿轮，各负其责又相互联结，即使有些齿轮遥遥相望从未见面，但每一个人都努力转动，让项目生产这个大机器平稳地运行。

在山风与电台的呼应里，心头忽然涌起深深的敬意，思绪流转到几个小时前，在半山腰遇到背着爆炸机的两个师傅，尽管满身泥浆，脸上的笑容却爽朗明亮。



原载

2024年4月25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卢恋秋



高原的味道

沈顺万（胜利油田）

从拉萨回来已经有一段日子了，而那挥之不去的情感总是萦绕在我周围，仿佛生命中无法弥补的残缺正被它一点点修复，精神的海拔正被它一寸寸拉高。

其实，我是一个不爱运动的懒人，宅在屋里的时间远多于在户外的消磨，赋闲后更是如此。若不是此次中国石化作家协会组织到西藏石油开展红色文艺轻骑兵活动，我可能还一直赖在家里。

然而，很久之前，西藏就以其神秘的魅力蛊惑我几次蠢蠢欲动，但终因担心自己体力不支而放弃。这次，听到消息，咬咬牙还是去了。一同前往的还有石化作协副秘书长丛松彪，这家伙是体育科班出身，身体壮得跟高原上的牦牛似的，与他一起出行，我才知道什么叫相形见绌。下飞机到宾馆，不到五个小时，我便翻江倒海上吐下泻，昏昏欲睡，他却跟没事人一样，还打了鸡血似的去游街景。次日，我清醒过来，还埋怨老丛，本来海拔就很高，怎么还住到五楼。

从宾馆到布达拉宫的直线距离500多米，远远望去，这座拉萨城依山而建，布达拉宫是海拔最高的建筑，像一位历经沧桑的老人，默默注视着这个城市。天空蓝得让人生疑，7月游荡在拉萨街头的风，似乎比内地的风还要柔顺；可能风爬到这么高的高原上，已经累得筋疲力尽了，没有力气兴风作浪。

风在打量这个城市的时候，是轻轻抚摸的，它知道不能惊扰这个城市肃穆的灵魂，就像停留在寺院里的梵音，总能悄然拂去香客身上的忧伤和落寞。

拉萨河东西向穿城而过，犹如一条闪光的银链。城区主要集中在河流的北面。这里没有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城中除了约200米高的布达拉宫，其他均为不超过五层高的小楼，据说城中所有建筑的高度都不能超过布达拉宫。

这座小巧而精致的城市，几乎是清一色的藏式建筑，古朴而庄严，矜持而恢宏。相对于内地的城市，拉萨城就显得太小了，我们决定从宾馆徒步前往西藏石油，也好沿途领略当地的风土人情。

我拖着疲惫的步子同老丛沿街踟蹰前行，每走百米就找个地方歇一歇，喘口气再走。老丛见我停下来，也只好无可奈何地陪我歇一会儿，待养足精神，再一起往前溜达。

我不喜欢在路上独自溜达，那样显得我好像是一个无所事事的人一样，然而，我现在退居二线，有时感觉像四处游荡的风，找不到确切的方向。

拉萨街上，从我们身旁成群结队路过的人群，他们有着自己追求的方向。这些长途跋涉而来的朝圣者，一脸虔诚，目光坚定，步伐从容地向前走去。也有三三两两手摇着经轮的喇嘛步履匆匆从我们身边走过。

在没来西藏之前，我孤陋寡闻并不知道这里还有一家石油公司。200多人的队伍，以销售成品油为业，他们长年累月工作在高原上。他们有着让我无法企及的肺活量，像沙漠里骄傲的骆驼或大海里的鱼一样自由而顽强。

西藏石油傍河而建，办公大楼前面是加油站，后面紧邻着波光粼粼的拉萨河。

我是坚持着坐在办公室里同石油公司的文学爱好者们交流，在空气

稀薄的教室里，稍有不慎，大脑就会短路。说话多了，气息自然不足，这时候，我不得不窘迫地停下来吸一下氧气。

在这里我像气球一样不堪一击。当看到面前一张张朴实的面庞、一双双专注的眼睛，我还有什么理由克服不了眼前的困难。比起他们长久坚守在这片土地上，我为自己这么不经风浪的小身板而羞愧不已。

在拉萨逗留期间，我和老丛去了名为“央卿仓”的餐馆，它坐落在几条巷子的路口交叉处，门脸并不打眼，里面却别有洞天。央卿仓餐馆的生意十分兴隆，游客和当地居民都挤在这家餐馆享受美食，汉、藏方言俚语交汇其中，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羊膻味。在拉萨，似“央卿仓”这样独具特色的餐馆不在少数，有些只是我们没有身入其中，更多的只是驻足远望。一天傍晚，我和老丛溜达到拉萨八廓街的东南角，饶有兴致地观望一个叫“玛吉阿米”的酒楼，这座土黄色的小楼房，也是一家高原味道网红店。而在里面消费的都是一些正在热恋中的小情侣，我俩实在不适合去凑这个热闹。

其实，拉萨还有一种坚韧的美，远山粗犷的轮廓，大地的起伏，雪域雄鹰的高洁，寺庙里的晨钟暮鼓……这一切蕴含无穷力量的大美在你还未做出足够心理准备之前，就迎面而来，像一道闪电一样，摄入你的心魄。

在去往大昭寺的转经路上，络绎不绝的善男信女匍匐在祈福的路上，我平生从未见过这么蔚为壮观的场面。我和老丛呆呆地伫立在街边，看着千里迢迢赶来的朝圣者，他们一个个双手合十，两目微闭，嘴中念叨着经文，双手举过头顶，从额头到胸口，然后，全身贴向大地。

扎西德勒的高原，孕育扎西德勒的生命。还有坚守在这个高原上服务千家万户、让人肃然起敬的石油人，在我眼中，他们是至高无上的勇者。

这次的西藏之行，让我觉得趁着还能走动，趁着还有一腔热血，展

开双臂去高原尽情拥抱自由和快乐。攫取自然快乐的本质，不在于手里有多少富余的时间，也不在于生活品质的高低，而在于内心是否还保持着那份足够的坦然和宁静。



原载

2024年5月9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卢恋秋



记录似水年华

王晓静（地球物理公司）

2023年夏天，我得知胜利物探有一位叫任传松的老人。

老人从1971年开始写日记，到现在写了五十多年。我随即开始联系老人退休前所在单位——胜利分公司SGC2106队（原胜利油田物探公司267队）书记雷云刚。达成采访事项后，我从山东东营坐火车直奔德州。

任传松老人七十多岁，耳聪目明，身形笔直，走路迈大步，完全没有古稀之年的老态。而且，老人的记忆力非常好，几十年前的事经由他的讲述，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十多本日记分成三摞整齐摆放在茶几上，它们记录着任传松老人从参加江汉会战、鲁西南会战、青海会战到今天所经历的人和事，大到感天动地的烈士事迹，小到退休后的点滴生活，有真情，有感动，有辛酸，有欢笑，无一不被记录。

日记像一张小小的地图，记录着老人走过的路。

“偶尔翻出来看看，快要忘记的事又记起来了。”老人爽朗地笑着，从一摞笔记本中找到第一本。

这是一本薄薄的塑料皮日记本，巴掌大，红色塑料封皮已经褪色，左上是“为人民服务”五个金色大字。打开日记本，扉页上工整清晰地写着——赠给任传松同志：分别留念，革命友谊长存。

老人说，最开始写日记没做到一天一记，感觉重要的事才会简单记

上几笔。看得出来，写第一本日记时，老人记录的大多是流水账，却能真实反映20世纪70年代石油人的工作和生活。“学习”“政治”“哲学”等词汇在日记里反复出现。

老人说，那个年代不学习就会落于人后，谁都不甘心在后头，大家都要求进步，干工作没有人挑肥拣瘦，争着抢着干重活儿、干体力消耗大的活儿。

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记录：“1973年10月2日夜，今天队伍驻扎在湖北省当阳县福里寺大队。晚上九点钟左右，突然一声‘着火啦！救火啦！’的喊声，我翻身下床，提着水桶就往外跑……”

说到这里，我看到老人的神色突然凝重起来。随着我的询问，那段尘封的往事又浮现在他的眼前。

老人说：“那时我们每到一个地方，除了完成勘探任务，还要帮助当地老百姓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像挖沟修路、修井盖房、摘棉花、插秧割谷等。那天夜里一听到‘救火’的声音，所有工人都跑出来了，有提水桶的、有端脸盆的。着火的地方是生产队的仓库，里面放着生产队的棉花、粮食等。仓库后面有一个小水塘。我们一部分人冲到火里抢救物资，一部分人从水塘里打水灭火。老工人帖庆成和曹鸿，不由分说冲进火里把能搬出来的东西全搬出来了。等救完了火，再往回搬的时候，用了四五个小伙子才搬完。我们都觉得不可思议，这是咋搬出来的？他们说，一看着火，身上也不知道哪来的力气，当时只知道这些东西太重要了，烧坏了会影响生产。幸亏我们救火及时，只是烧焦了几百斤大麦。”

老人顿了一下，不无感慨地说道：“救火的还有一位女同志，她是党员，当时怀孕六个月了，没办法提水端水来回跑，就跳进齐腰深的水塘里给大家打水。同志们要扶她上岸，被她拒绝了。她在水里泡了半个多小时，火扑灭后才上岸。”

从老人激动的神情中不难看出，那段岁月已经深深植入他的心里，

石油人为祖国做贡献不求回报的自豪感和奉献精神始终在影响和激励着他。

退休后的任传松老人一直关注着胜利物探的发展。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胜利物探稳住西部市场，占领南方市场，打入国际市场……职工收入逐年增加，生活、工作环境不断改善……不断更新设备，大大提高了市场竞争力……”

老人激动地说：“在胜利物探工作了一辈子，我希望胜利物探越来越好。”

最让我感动的是日记中老人与老伴的爱情故事。

江汉会战的时候任务紧，没有时间出去寄信。任传松每天晚上挤出时间给妻子写一封信，写到最后是整整32张信纸。有机会寄信了，就用牛皮纸封好当作包裹寄回老家。信中有思念、有牵挂、有嘱托，还有很多首写给妻子的情诗。遗憾的是，这些诗都找不到了。用老伴的话说：“那个年代，太不好意思了，看完就赶快烧掉，怕别人知道了笑话。”

要想了解一段历史、一个时代，有很多办法，可以通过观看影像资料、查阅文献资料或阅读文学作品来达成，任传松老人为我们提供的则是另一种视角。



原载

2024年5月16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卢恋秋

待到山花烂漫时

马俊松（胜利油田）

临行前，同事让我捎一个包裹到甘肃东乡县石化中学。

包裹里是个文件夹，里面装着三张英文报和一本青少年杂志。收件人是15岁的东乡族姑娘小牟。

在去往兰州的飞机上眺望，黄河穿行在黄土高原上，看不到河的尽头和山的边沿，一片昏黄中仅点缀着零星绿色。到达兰州，再乘车往西南方向走，才能到东乡族自治县。

这里海拔1900米，一路上，一座山连着一座山，山上依稀可见绿色，不是那种翠绿，而是灰绿，细看是松散间隔种植的沙柳和像梭梭柴一样某种矮小灌木，腼腆地探着头，稀疏草木下边是黄色的沙土。

路，就像丝带一样嵌绕在这黄沙黄土堆成的山坳里，只有狭窄的两个车道，时而在群山之隙，时而在悬崖之边。50多公里的路程，在山路上弯弯转转却走了一个半小时。

布楞沟村坐落在山的怀抱里。远处的工地上，竖立着中国石化援建的标识。

石化中学就在离布楞沟村不远的达板镇沿洮河边，是中国石化于

2021年援建完成的。我到时，学校正在举办第三届书香节系列活动之“我读书 我快乐”演讲比赛，操场上好不热闹。

胜利油田派驻员工带着我，一边参观学校，一边向我介绍。

油田每学期轮派四五名员工参与教学、校园文化建设等工作，其中王昕已经支教1年多了，之前还被评为东乡优秀教师。曹国栋主抓校园文化，目前学校设有琵琶、民族手工、插画等28个社团，去年在州、县两级足篮球、无人机、合唱等比赛中均拿过前三名。

石化中学的校长侯继元自豪地告诉我，这里是全县义务教育阶段条件最好的学校：教学楼、实验楼内设施一应俱全，由中国海洋基金会出资建设的海洋图书馆，收录了中国石化各单位捐赠的9万册图书。更让人高兴的是教学成绩，刚刚结束的全县模拟考试，毕业班成绩上升到了全州前二十，现在想来石化中学读书的学生越来越多了。

二

任务在身，我赶紧把包裹的事告诉了侯校长。

校长让支教老师周鹏飞带我去教学楼找小牟。路上，周老师告诉我，小牟这次摸底考试成绩不太理想，只考了480多分，比平时成绩低了20多分，尤其是英语发挥得不好。

这让我心中一紧，开始为她的成绩担心。

今年6月，小牟将和其他542名同学参加中考。在东乡，学生们常常面临辍学，中考，对他们尤其对女生来说，是人生路上的一道命运分水岭。如果成绩理想，就有机会到临洮县、临夏州，甚至到兰州市的高中求学，从此走出大山，迎接更多彩的人生。

东乡族的孩子小学才开始学习普通话，如今又要学习英语，难度可想而知，这也正是同事牵挂的事情。

在教室门口，我见到了小牟。尽管有心理准备，但我还是有些意外，初三毕业班的孩子竟和我上小学二年级的女儿差不多高，圆框眼镜后有一双清澈的眼睛，小脸上挂着浅浅的高原红，拘谨又礼貌地微笑着。

我把包裹郑重地交给她。小姑娘欣喜地接过，紧紧抱在胸前，仿佛那是一件珍宝。

这一瞬间，我感到自责，觉得这份礼物太轻，不足以支撑这位身体瘦削、已经失去父爱母爱，却依然倔强面对命运的女孩。我害怕命运车轮过于冰冷，不肯多留时间给她和愿意帮助她去改变什么。

教室里的琅琅读书声，和20多岁的年龄差距，催促着我结束对话。关于命运和生活，我没有办法跟她分享太多，只能干巴巴地说些鼓励的话。

临走时，我看着她的眼睛，真诚祝愿她能够顺利考上高中。

三

西北的天很长，晚上8点的东乡像是东营的下午。

我在县城里闲逛，路边饭店里售卖着手抓羊肉、甜胚子，商铺里陈列着民族服饰。

县城中心有一个巨大的露天运动场，大人带着孩子在放松嬉戏。东北角的篮球场上，石化中学的青年教师组队参加“村BA”，他们是一群二十来岁的东乡族年轻人，像雄鹰一样飞翔在球场上，释放着青春的活力与希望。

山里山外，一样的欢声笑语，一样的人间烟火。

第二天离开东乡，路上依旧是荒凉的大山，可因为看见了石化中学，看见了奋斗的人们，我又觉得这里充满了生命活力。

在这高原之上，种植在沙土山上的稀疏草木，尽管低矮灰黄，却也

在风中舞蹈。一棵棵农民们培植的果树，尽管囿于园中，但也倔强生长。不远处的山坡上，有一簇簇叫不上名的红花儿，尽管那么渺小，但也迎风招展。

我相信，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定在丛中笑。

**原载**

2024年5月16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卢恋秋

我用半生时光爱上一座城

龙泰良（茂名石化）

爱上这座小城，是我始料未及的。

32年前，当我历经两天一夜，带着满身尘土与疲惫，辗转走进这座南方小城时，我的心情与当时的天空一样阴郁。

眼就可以望到头的城区，清一色三四层的“鸽子楼”，满耳令人懵懂的方言，路旁的私人小炼厂散发着难闻的气味……

我在莲城求学四年，湘中水城的宁静与秀美，让我对城市之美有了近乎偏执的追求。年轻的我，无法接受将要在这座小城工作、生活，终老一生。

我挣扎着，抗拒着，始终觉得自己与这座小城格格不入。

然而，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竟逐渐喜欢上了这座城市，眼前这座小城，竟然蕴含着无穷的魅力。

茂名是一座以人名命名的城市，一座有着数千年历史的城市，一座在中国石化工业发展史上有着举足轻重地位的城市，也是一座质朴又有温度的城市。

1700多年前的西晋永嘉年间，道士潘茂名在这片土地上悬壶济世、救死扶伤，深得当地百姓爱戴，被世代传颂。1959年，国务院批准在这片土地上建设一座工业城市，命名为茂名。

1700多年的历史传承，为这座新兴城市沉淀了厚重的历史，而横跨

梁、陈、隋三代，被七朝君主敕封的粤西地区俚人首领谯国夫人冼英，爱国为民，多次平定粤西地区匪患与叛乱，维护民族团结与国家统一，让百姓安居乐业，为这座城市留下了传承千年的“好心”文化。

这座城市的“好心”体现在为国分忧、为民请命。从古至今，皆是如此。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能源紧缺成为掣肘新中国工业发展、民生改善的关键。一群放牛娃在这片荒原上挖窖烤红薯时，发现地下的石头可以点着火。这一奇闻传到了中南海，国务院派出勘探队，探明这是一种含油的页岩，可以加工冶炼出人造石油，而这片土地下埋藏着5亿多吨油母页岩。这对刚刚成立不久、尚未发现大庆等大油田的新中国来说，是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1955年，国务院决定在这片土地上建设页岩油冶炼厂，也就是后来的茂名石化。

万余人响应党和国家号召，从大江南北奔向这片荒原，开启了凿石取油的大会战。人们住茅棚、睡竹筴、喝矿坑水，没有机械设备，手拉肩扛，开矿炼石油。

从1958年3月试炼出第一滴石油、结束广东无油历史，到1992年停炼页岩油，这片土地下挖掘出1亿多吨页岩，冶炼出近300万吨石油，这对一年原油加工量不过20万吨的新中国成立初期来说，是一个令人惊叹的数字。

70年发展，这座因油而生、因油而兴的城市积淀了深厚的石油文化，“南方油城”成为这座城市亮丽的品牌形象。

随着当地政府大力整治小炼厂，并出台了一系列生态保护措施，空气清新了，江水也清澈了。引水、修路、种花、植树，人们将挖掘页岩形成的矿坑修复成了生态公园。

让这座城市人民引以为傲的，还有荔枝。

这里的荔枝产量占全球荔枝总产量五分之一。那“一骑红尘妃子笑”

的盛唐贡果，就产于郊外的根子镇贡园。1500多年的古树，仍然生机勃勃。

除了荔枝，还有龙眼、香蕉、芒果、波罗蜜、山楂……不要说郊野乡村，就是繁华闹市的绿化带，也是果树成荫。每年夏秋两季，街道两旁硕果累累。

美食也是这座城市标志之一。随便找个人问一问，都会如数家珍般说出一大串本地美食。海鲜自然是这座沿海城市的第一美食。亚热带气候下的海产品鲜嫩、甜美，不需特别烹饪，就是人间美味。

这座城市有着丰富的民俗文化。其中，年例最是引人注目。

过完年后，按照祖上迁徙到当地的日子，家家要办年例。

两天两夜，祭祖、祈神、送福、点灯、游村，既是为了感念先辈创业不易，也是为了祈祷新年风调雨顺。

这两天，家家户户都会掏家底摆出最豪华的宴席，答谢客人。不管认识不认识，都可以上门做客吃席。来吃年例的人越多，预示着这一年家里越旺。

去亲友或者亲友的亲友家“吃年例”，是小城人民最开心的事。

……

如今，乘着新时代飞速发展的东风，小城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城区东面向海延伸，版图扩充了数倍。城市道路宽敞整洁，目之所及绿树成荫、高楼林立，市区空气质量稳居全省前列。港口、高速公路、高铁、机场等交通设施齐备，交通与物流畅通。

随着岁月的沉淀，我发现自己在不知不觉中爱上了这座城，爱上了她的朴实与包容，爱上了她的丰富与厚重。每当有外地朋友来，我总会如数家珍般说着她的好。

恍惚中已过30载，我明白，我已经成了一个地道的茂名人名人。



原载

2024年5月20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卢恋秋



黄河滩上的翅碱蓬

邹会莉（胜利油田）

黄河入海口的湿地上，1410平方公里的滩涂上遍布翅碱蓬。

这种耐旱涝、耐盐碱的植物一般生长在平均高潮线的近海滩地，尤以这里最为集中，生长密度最大。

翅碱蓬站在海风里，花长在顶部或者从侧面悄悄地透出。花朵细小，圆锥状的花序闪着淡黄色的光，团团“黄纱”氤氲在青黛色的空中，恬淡幽静。

春天，翅碱蓬给这片滩涂盖上一层新绿。深秋，开花结果的翅碱蓬又给大地披上艳丽的红装。极目远望，像火海，似朝霞。

有了翅碱蓬的渲染，入海口就有了明媚的色彩。

翅碱蓬的灼灼其华和黄河的激情碰撞，美轮美奂的入海口就长久驻留在人们的视野里。白鹭、花朵、白云、蓝天，都在用温情的目光凝视着入海口，它们与黄河共同在平原上彰显着空旷与高远。

从空中俯瞰黄河入海，一半是浊黄，一半是海蓝，雄浑的黄河和湛蓝的大海相拥，蔚为壮观，让入海口拥有着云蒸霞蔚的美丽。河海交汇处仿佛蜿蜒着一条双色分明的长龙，摇摆升腾，雄浑壮阔，遨游于海面。

在黄河口，岁月之笔是这样作画的，一年中有两个时节最为美丽、最为热闹。

一个是春末夏初时节。黄河口树木葳蕤，所有草木都长成了一样的

绿色，辽阔，深幽，寂寥。阳光落在万物之上，光和影相互辉映。海风拂过，绿浪翻涌。

傍晚，浮动的暮霭宛如一袭轻盈的羽衣。天空出现成群结队的鸟儿，白茫茫一片。那是东方白鹳张开羽翼，变换着队形在天空盘桓。飞回来的白鹳，散落在铁塔上，像高空的守望者。

另一个就是秋冬交替的时节。秋天带着它特有的印记来了。翅碱蓬的枝茎由深绿开始一点点变化，浅红、绯红、深红，就像一团团火球在秋日阳光的照射下跳动着。芦苇生在水间，连成一片，芦花是另一片白色的海。走在保护区的人行栈道上，只见翅碱蓬的红、芦花的白。只一眼，心便被震撼了。

黄河入海口成为全球暖温带保存最完善的生态系统，并建成了自然保护区国家公园。许是应了那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久久凝望湿地，那感觉是无边的辽阔。

时光荏苒，河还是那条河，却也不是那条河。沿黄河两岸大兴的绿色、生态保护区，曾经水患频发。现在，曾千疮百孔的黄河变得清澈轻盈，流淌着希望，只为两岸人民。黄河一路蜿蜒入海，从源头到海洋，是绿色的、生态的，焕发着活力和生机。大地万物生生不息，黄河是见证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秋天逝去，冬天来临。成千上万的候鸟途经此地，或栖息，或觅食。翅碱蓬也好，白鹳也好，都依赖于入海口湿地的良好生态。在这里，植物、河流、大地、动物和人类，相依而生、相辅而长。

为了更好地保护这片湿地，建设者对入侵生物进行治理，开展生态修复和物种多样化构建。降低保护区内电压等级，高压线路全部采用地下电缆。在塔顶安全区安装人工鸟巢，在风险区内安装鸟巢。他们拆除了湿地核心区域的油井设施，将采油屋涂刷成绿色，并播撒翅碱蓬草种。

今天的胜利人，以“爱树护鸟，爱绿护绿”为己任，进行黄河入海

口深度环境治理保护，希冀“黄蓝交汇、万鸟翔集”的自然奇观得以长存。粼粼波光艳影，湿地渐次打开她丰厚的美丽，呈现出“黄河入海流”的宏大格局。

 原载

2024年5月20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卢恋秋

母爱地图

丁玉萍（西北油田）

清晨醒来，恍惚中感觉母亲还在，习惯性地打开微信给她发信息，按下“发送”的刹那清醒了，母亲走了快半年了。

我还是点了“发送”，虽然我知道手机的那头再也不会有人接收。

我曾是母亲放飞的风筝，线的那头永远牵在母亲手中。如今牵线的人走了，突然间，我觉得失去了让自己稳稳飞行的踏实感。

父母在，不远游。到新疆工作二十年了，回家的次数屈指可数，最近五六年一直奔忙在戈壁上的西北油田，待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更是少得可怜。母亲给予的永远是毫无保留的支持和理解，而我留给她的只是行色匆匆的背影和力不从心的牵挂。

每次拉起行李箱，告别日渐衰老的母亲，都是一次在远游和尽孝间挣扎的心痛。但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不断前行，那是来自母亲的鼓励。

每次休假，车未动，心先荡漾起来，车的终点有母亲在等候。

母亲在，家在，无论走多远，那条回家的路始终不会荒芜。可如今，我的世界不再有母亲。叫娘再无人应，那是再也回不去的永远。回家的那条路也断了，家乡也只能叫故乡。

记忆中的母亲，一幕幕、一丝丝、一缕缕，清晰如昨，温暖心房。

母亲出生在一个大家庭，受过良好的教育。开明的外公外婆请先生到家里教她读书写字，后又送到学堂上学，一直读到女子师范学校毕业，

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人民教师。结婚后，母亲跟随父亲去了部队，父亲转业后，母亲就到供销社当了一名会计。

知书达礼的母亲年轻时是远近闻名的美人，县城照相馆的橱窗里挂着她的照片。说媒的人踏破了门槛，可母亲愣是看上了老实厚道、相貌平平的父亲。父亲自知高攀了母亲，一辈子任由母亲任性耍脾气，从不说一个“不”字。

母亲一手漂亮的钢笔字收放自如，让人赏心悦目。即便老年时，母亲耳不聋眼不花，看书读报，谈起国事头头是道；依然穿着讲究，有一套自己的保养方式。

眼睛写满故事，脸上不见风霜，身体力行的母亲让女儿懂得，女人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

母亲和父亲用微薄的工资养活了我们姐弟三个，还资助了两家十几个兄弟姐妹读书成人、结婚生子，以及双方父母晚年的生养死葬。可没人知道，母亲是吃过大苦的人。

深夜里没忍住关节疼痛的轻轻呻吟，和医生检查后忧心忡忡的提醒，让我知道了，母亲其实也是个平凡的女人。

父亲去世后，母亲一下子瘦了十几斤，开朗的她变得沉默寡言。

“谁也不用劝我，我已经决定了去养老院。”父亲出殡后的晚上，面对一家人的哀求，母亲态度异常坚定。

最后舅舅说：“孝顺孝顺，顺着你妈的心意就是最大的孝顺，听你妈的吧。”凝望着苍老而又坚强的母亲，我们唯有无言泪成行。

在养老院里，母亲一待就是十年，直到去世。

流水般的岁月漂白了母亲本已花白的头发，蹒跚的步子越来越缓慢，布满沧桑的皱纹越来越深，背驼了，肩膀松弛了，可给我们传递和重复的内容千篇一律，“我挺好的，生活有人照料，聊天有老姐妹，伙食也不错”“你们事业有成、生活幸福就是对我最好的报答，最好的孝敬”……

中秋节前的那天，吃完午饭，母亲和大家有说有笑，突然头一歪就过去了，生命永远定格在了87岁。自始至终，没给子女带来一丝麻烦。

好在上天怜我，在母亲去世的前一天，我从新疆休假赶回河南南阳，第一件事就是去养老院看她。正在和老姐妹排练迎中秋节目的母亲，看见我便拉着给人介绍：“这是我大闺女，从新疆回来看我了。”满脸喜悦的她，激动得声音有点颤抖。没想到，第二天她便永远地离开了。

整理母亲的遗物时，我特地把墙上的中国地图收好。地图上，轮台、银川、郑州的位置上有三处模糊的黑点，那是母亲想我们的时候，情不自禁地用手触摸这三个位置，久之所致。这三处印迹，实实在在地印在地图上，也沉甸甸地压在了我的心头。

这张地图，如今珍藏在我家的柜子里，每当想妈的时候，就打开它，感受母亲当年的牵挂，一如我对她的思念。

原载

2024年5月29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王 萍



列宁峰上的卡车

马 行（胜利油田）

在中亚的吉尔吉斯斯坦境内，一道道三维勘探线，横跨海拔7134米的列宁峰。

列宁峰不但是吉尔吉斯斯坦，也是整个帕米尔高原核心区中最为壮美和凶险的山峰。

说它壮美，是因为列宁峰的峰峦阔大又巍峨，雪线之上，有巨大而又古老的冰川，雪线之下，则是绮丽多彩的高山草甸。在世界自然景观评选中，列宁峰被提名为世界七大自然景观之一。

说它凶险，是因为列宁峰的气象瞬息万变，在一天之内，时而暴雪弥漫，时而飞沙走石，且常有山难。1974年，苏联的11名女子登山队员在列宁峰全军覆没。1990年，世界登山史上最大的雪崩发生在列宁峰，43名登山家被埋。

列宁峰自1871年被人类发现以来，百余年间，只有山脚下，偶有牧人前往，而雪线之上，除了专业的登山运动员与登山家，是无人问及的。

可如今的雪线之上，地球物理胜利分公司海外项目部勘探队的数百名员工不仅来了，还把重型卡车也开来了。

把重型卡车开到雪线之上，别说寻常百姓了，就算是极专业的登山探险家，也认为是不可思议的。勘探者就是这样，也一直这样，总是把不可能变成可能，把非常态变成常态，一次次突破人类的生存禁区。

这些年，不管是在国内的高山，还是在中亚、西亚等地的高山，只要来了，受常年惯性思维影响，勘探者首先考虑的就是怎样把卡车开到山上去，把人员和设备运到山上去，而不是徒步往上爬。

如今在列宁峰上，勘探队的卡车之所以能够如履平地般地长驱直入，受益于列宁峰独有的地势与地貌。整座山峰，从山脚开始，差不多每隔一二百米，就有一个相对平缓的平面，而勘探队的卡车，就借助这一级级的平面，一级级地往上升。

那些天，勘探队排列组组长王爱武，驾驶着一辆草绿色卡车，不仅过了雪线，还沿着50度角的坡面触及了海拔5000米的冰川。有人曾做过数学模型推演，这样的超高海拔和大坡度，载重卡车根本无法行进。可有一天，由于要赶施工进度，王爱武一大早就发动卡车，从雪线附近，拉着十多名员工往上升。

刚起步时一切还正常，不料想，行至中途，车轮突然没有了附着力，开始空转。王爱武一惊，坏了，麻烦来了。可就在瞬间，他马上恢复了从容与镇静。他牢牢地抓住方向盘，轻踩刹车，调整坐姿……听凭卡车以时速40公里左右的速度急速往山下滑。

下滑了百余米，临近一级平面时，王爱武掉转方向盘，急踩刹车，中止了卡车的下滑。王爱武定定神，打开驾驶室门，跳了下去，仔细查看，终于明白了，是雪坡上结的一层薄冰导致了卡车下滑。

王爱武拍着脑袋，很自责地说，太大意了，不该这么早就动车。

平时，王爱武都是在太阳出来、气温升高之后才启动卡车。可这次，因为心急，行动得有些早了，雪上薄冰还没来得及融化。

这时，卡车车厢里的十多名员工也下了车，还都有些惊魂未定。王爱武走上前，笑着做出了一个就地休息的手势。大家见组长像没事人儿一样，也就恢复了平静。一个多小时后，待太阳出来、薄冰消融，王爱武再次启动卡车，一鼓作气连上两级平台，终于到达了海拔5300米左右

的一个冰川施工点。

三天后，另一辆卡车拉着十多名员工返回40公里外的勘探队大本营。王爱武则拉着一车排列设备来到位于山腰的另一束测线旁。王爱武找到测线桩号，把卡车停稳，就地休息。

自从上了列宁峰，两个多月了，王爱武一直把卡车当作自己的家，吃、住、指挥生产，都在驾驶室里。天黑了，王爱武躺在驾驶座后排的简易床铺上，望着车窗外满天繁星，迷迷糊糊睡着了。

凌晨醒来，王爱武睁眼一看，啥都看不见，瞪大眼睛再看，还是啥也看不见。王爱武以为自己眼睛出了问题，就去摇车窗玻璃，用力摇，也摇不下来，拿手拍了拍，才知车玻璃被积雪封住了。

王爱武的胆子尽管有时特别大，甚至胆大包天，但更多时候，其实特别小。几十年来，甭管在不在工地，他只要是开车门，总是先开一条缝，待看清外部情形后，才会把车门全部打开。现在，他依然是只打开了一条门缝。

透过门缝，他一看——哎呀，车门外的雪地上，全是野兽的爪子印。再看，则是一双双贼亮的眼睛。不用说，卡车被群狼包围了。王爱武赶紧把车门关上。

可就是这样，这车门的关闭以及刚才的开启，还是被群狼发觉了，车外响起了细密轻捷的走动声。王爱武不敢再睡了，他从简易床铺下抽出一根三尺长的铁棍，又把平时做饭用的一把英吉沙刀拿了出来，然后，很警觉地坐在床铺上等天亮。

过了两个多小时，天终于亮了。王爱武再次打开车门缝，看到的是密集的狼爪子印，而群狼已不见了。可王爱武心有余悸，担心群狼隐蔽在附近，就发动了卡车，并连按车喇叭驱吓。又过了一会儿，他确认群狼的确已远去，才从驾驶室跳了下来。

难道是群狼知道王爱武这位勘探者不可欺，才在天亮之前主动撤

离？王爱武到底是怎样的一位勘探者，为什么不只陡峭险峻的冰峰不能阻止他前行，就连雪地中饥饿的群狼也不能战胜他？如此之人，算不算是一位被列宁峰特别护佑的“勘探王子”呢？

这些问题，我无从知晓，勘探队的众人也无从知晓。但是，天上的太阳应该会知道，这壮美又凶险的列宁峰也应该会知道。

——放眼望去，但见太阳越升越高，在那耸入云天的冰川之巅，王爱武的那辆草绿色卡车既夺目又耀眼。

原载

2024年5月30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卢恋秋



晏梅和她的退休日历

楚学朋 宋 峥（江汉油田）

天还没亮，晏梅就起床了，用蓝笔在日历上画了一个圈，这天是5月15日。

从今年元旦开始，晏梅已经在日历上画了135个圈。元旦、春节、元宵节、五一……特别的日子画个红圈，其他的画个蓝圈，画圈的时候，因为晏梅下笔很重，那个圈显得有些拘谨。

熟悉晏梅的人都知道，她的字如同她的人，洒脱而飞扬，就算是填写一笔一画力求严谨规整的巡检记录本，也难掩勾画转折之间的锋芒峥嵘。之所以拘谨，是因为再画90个圈，晏梅就要退休了，要离开她工作了32年的采气岗位。每多画一个圈，就离告别的日子近了一天。

画完圈，洗漱完毕，晏梅一身红工衣出了站门。

这里是海拔1200米的江汉油田红页35HF井组，一口常规天然气井、一口新打的页岩气井如往常静静地工作着。晏梅眼前，是大自然鬼斧神工的“穿眼石”，身后，是建南沟的地标“子母石”。看了这么多年，怎么也看不厌。

1970年10月，参加五七油田会战的勘探队伍转战鄂西南，晏梅的父亲就是这群建南沟拓荒者中的一员。1992年晏梅成为一名采气工，稚气未脱，工衣穿在身上显得有些宽大。钻井工出身、和坚硬的岩石较量了一辈子的父亲却从不担心——在气井边、大山里长大的孩子，哪会娇气。

还是学徒工的晏梅被分配到了最偏远的建45井。山高路险、电压不稳，一停电，站上就是黑灯瞎火，寂静的大山里只听见夜枭的怪叫。从小就在山里长大的晏梅从来没害怕过，借着手电筒麻利地关井倒流程，然后坐在只有一盏气灯的值班房里等着来电再启井。

在江汉油田所有的工种中，最累的是钻井作业，可公认最枯燥最熬人的是建南采气工，在大山里守上几年，连话都说不利索了。晏梅用守井的日子磨炼技能，很快就成为采气的行家，也练就了一手好厨艺。此后的日子里，无论她到哪个站，同事们都喜欢跟她搭伙吃饭。

1993年，矿里的领导也挂念着守在大山里的他们，挤出资金为建45井站配了一台小黑白电视机，山里信号不好，只能收到中央台和四川台，这就是站里全部的娱乐了。

在建45井待了两年后，晏梅被调到同样艰苦的建35井，随后又在建15井、建13井、建51井、建28井辗转奔波，几乎走遍了整个建南气矿所有的井站。

晏梅一天一天地画着圈，元宵节的那个圈她画得格外用力。16年前的2008年，雪灾席卷了她和同事驻守的海拔1400多米的建61井。大雪封了山，断了水断了电，通信信号时有时无。建南气矿的领导心急如焚，每天只能靠程控电话了解站上的情况。

一个月后，路终于通了，救援人员登上了建61井。只见站上的井正常生产，房前屋后被打扫得干干净净，一切秩序井然。这一个月，晏梅他们每天铲雪砸冰烧水，粮食一把一把地计算着日子吃，靠着老乡送来的土豆白菜，在山顶上过了一个难忘的春节加元宵节。

对于采气工来讲，最让他们焦虑的不是艰苦的工作生活条件，而是长久以来垫底的油气当量。小时候，在采气大院里，晏梅看到叔叔阿姨们深夜不眠，对着图纸苦思冥想、激烈争论，直到头发花白。

白云在天上飘呀飘，山歌在密林里荡啊荡。南集站、建评4井、建

27井……已经成为老师傅的晏梅依然辗转在建南的深山中。2022年，油田在红星地区获得突破，红星地区二叠系页岩气勘探取得重大突破入选中国石化2023年十大油气勘探发现成果，2023年“鄂西地区二叠系新层系页岩气勘探取得重大突破”入选当年中国十大地质找矿重大成果，沉寂了许久的建南气田获得了新生。

只有技术最全面、技能最精湛的员工才能担任机动人员，为了适应气田开发，因为人手紧张，原本打算在建68井干到退休的晏梅又开始了在各个井组奔波的日子。

红星地区气井出水量大且无规律，晏梅包裹着厚厚的棉衣蹲在液位计边上摸索生产规律。雪花飘飘洒洒，把晏梅裹成了“雪堆”。

“年轻的时候常常盼望着退休，可回家的日子一天天近了，心里却空落落的。”还有三个月就要退休的晏梅，看着飘浮在山顶的云悠悠地说。

中午时分，巡检完毕的晏梅钻进了站上的小厨房，很快就飘出了饭菜的香味，放点辣椒放点盐。日历太薄、时光太快，让这有滋有味的日子过得再慢一些吧。

**原载**

2024年5月30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卢恋秋

在达州火车站出口（外二首）

陈锡让（中原油田）

绿皮火车抵达达州站，足足要停留五分钟
才向成都轰隆隆奔去
我看见一张张陌生而疲倦的脸孔
从出站口挤了出来
一位身着红工装的石油人拉着旅行箱
边走边打电话
那样子像在向远方的亲人报平安
也像在联系来接他的石油兄弟

在普光

大巴山在晨雾中练习隐身术
后河用流水声出卖了它
我每天都要去黄家岩隧道巡检
三条输气管道到黄昏时才肯放我回来

我不看天空中大朵大朵的乌云
它们都有坏脾气

我没有把满载硫黄的专列看够
滚动时发出的声响听够
咣当咣当的声响，等同春天

在一棵芭蕉树下

歇息的时候
你顺手把探路的那根拄棍
放在腿边的同时
眯眼向上看了看
阳光透过芭蕉叶的缝隙
洒下斑驳的光点
芭蕉叶上面是聒噪的蝉鸣
蝉鸣上面是晴空
一大朵移动的白云
让你想起调离的一位石油兄弟
想起那个夏日午后
一条往复来回的巡线路啊
承载了巡线人太多的喜悦和泪水
它让你茫然四顾
让你眼角渐渐湿润起来



原载

2024年5月30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卢恋秋

一池碧水夕照里

马智华 曹 俊（西北油田）

5月5日，五一小长假最后一天。

西北油田轮台基地运动馆里池水如碧。水光波影里，快60岁的油田石油工程技术研究院车辆调度王保成，正在给56岁的杨金宏纠正着动作，边说边一遍一遍演示。

此时，夕阳西斜，落晖从宽大的玻璃窗里透了进来，两个人身上落满了橘黄色的光。

节假日，一线的后勤人员可以早一点儿下班。

两个人数着日子，高兴了好多天：一放假，就美美地游几天。

“老杨，你这样，胳膊从胸前开始伸，身体绷直，腿也绷直，人趴到水上……”

说好了是自由泳，可跟着老王，哪里还有自由。

老王精力充沛了半辈子，也较真了半辈子，无论干什么事，不整个最佳标准，一定会如芒在背，浑身不得劲儿。

两个人原来都在南疆工作站打杂，今年单位调整，站撤了。老王划到了行办，专管车辆调度，老杨归了生产室，统计报表。原来两个人干的是一个活儿，天天吵呀争呀，没完没了。

老杨是个认真的人，凡事一定要按制度要求去做；老王也是个认真的人，凡事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再考虑制度的效果。两个人现在分开了，

只剩下游泳时还在一起。

虽然相互不服气，可架不住老王投入，研究深，抠得细，人也更强势，老杨就从抗拒到了默许、服从。其实，老杨比老王的“泳龄”长五年都不止。

两个人正说着，老王的手机响了，是钻井所的宋海打来的，说是要去采油一厂赶明天早上的会，现在就走。“正在兴头上，扫兴不？”老王轻声嘟囔了一句，“真是，这大过节的，开什么会呀。”

但紧接着，他就在手机上填派车单。

刚点了发送，老王想了想，又拨通了车班调度的电话。按照规定，用车必须提前一天预约，要不保证不了。

手机里一声：“谁？”

老王脸上的笑便浅浅浮起，道辛苦说麻烦的，扯了一阵儿，搞定了。规定内是工作，规定外那是情分。

身边的老杨替他不平：“又是临上轿才裹脚，还有5个月就解放了，干脆休假得了。”

老王10月份退休。听了这话，他笑了：“我还不是想陪着你呀，咱们还得一起游泳呢。”

说完，觉得好像气势没压住老杨，马上改口道：“我这在泳池里就把事办了，你那活儿，有事儿就得往办公室跑。”

像验证一样，老王话音刚落，老杨的手机响了。

是生产室经理打来的，说晚上7点有个会，让通知驻南疆片区中层及以上领导参加。

老杨算了算有5个人，逐一发了信息。

又想起了什么，对老王说：“你先游，我去看下会议室。”

望着湿漉漉圆滚滚的老杨笨拙地从泳池里爬上去，老王苦笑了。这是那个曾经的作业队杨副吗？那时的老杨，年轻健壮，管着百十名员工，

在钻台上呼风唤雨，带着大家打过不少硬仗。

几十年，也就是转眼的事儿。

老王又想起自己中专毕业到固井大队当化验员时，领导重视，大伙儿夸赞，事业上也算是春风得意，19岁就负责建成了油田第一个标准化验室。全油田四个大型实验室，他参与建设了三个。在油田这个领域，多数是他的徒弟。

没想到，5年前母亲生了场大病，正赶上油田合并化验室，因为母亲需要照顾，老王一狠心就留在了乌鲁木齐的工程院。专业划走了，人就没了位置。领导照顾，让他干后勤，和老杨成了同事。

后勤工作琐碎又具体，天天像陀螺一样转着。去年，因为南疆没专人修电脑，老王就承担了这个工作。谁的电脑出了问题，叫一声，他拿着工具包就去了。

他都不敢承认，原来在自己心里，竟然这么享受这种忙和累。

没过一会儿，老杨回来了。

咚一声，一头扎进水里，好大一会儿，从水里冒出来，对老王笑着说：“幸亏我去一趟，遥控没电了，也没人换电池，连个泳都不让人好好游，太烦人了。”

满池水被他搅得波起浪涌的。那神态、表情，咋都让人看不出是厌烦。

老王从春节后就没休假，老伴抱怨：人都说退休前有3个月假，你这班咋越上越瓷实了。

年年有假休不完，他们说是为了游泳。嘴上抱怨麻烦多，心里却盼着有事干。一直说退休就“解放”了，却一直抗拒着那一天的到来。

也许只有到了这个时候，他们才更明白：石油不是一份工作，而是他们的青春、梦想，和全部的人生。

一池碧水，半池落晖，映照两个努力向前的泳者。



原载

2024年6月20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王 萍

父亲的三枚党员徽章

刘江涛（西北油田）

这些年父亲的私人抽屉，总用一把小锁紧锁着。

闺女说：“爷这辈子就一工人，养着老老小小，真还存钱了？”我说：“你爷一结婚就把钱给了你奶，哪来的钱？”

“恁咋把抽屉锁那紧。”闺女扮了个鬼脸，“是一辈子忘不了的信物吧。”

1965年，刚入伍的父亲虽瘦如麻秆儿，动手能力却很强，出大力也从不含糊。可一说到写写画画，便头皮发麻，横竖搞不定。即便如此，入伍不到半年，父亲就在老班长手把手的帮助下，积极向党组织靠拢。

提及往事，77岁的父亲竟有些颤抖地打开那紧锁的抽屉，小心翼翼地取出小布包，一道道解开细红线，露出泛黄小纸包，轻轻打开，“咦，还真是珍藏的信物啊”。

父亲郑重托起三枚褪了色的党员徽章，先是递到女儿眼前，又示意我凑近看。一束阳光照进屋子，映照着父亲手中那三枚党员徽章。那一刻，父亲掏出手绢，轻轻擦拭着眼角的泪花。

“爷，当年咋写的入党申请书啊？”

“孩儿，多亏俺那老班长，鼓励咱帮助咱，让咱这只笨鸟先飞了。”

对于爷爷的传家宝，闺女有着更多的好奇。

“爷这毛边本，咋写了这许多字。”

闺女不知道的是，一份入党申请书，父亲是熬了三个通宵，写下三百多个豆腐块，那可是父亲这辈子写得最长的“文章”。

那个年代，只有初小文化的父亲，正是靠着对党的执着信念，硬挤三整天，完成了一份入党申请书，实现了早一天加入党组织的心愿。

我和闺女一起听着父亲娓娓讲述：部队入党那一刻，井场工作第一天，光荣退休那一瞬，父亲捧着三枚党员徽章如数家珍，其背后折射的是闪光的灵魂和心底由衷的渴望。

一天，母亲和父亲在灶间做饭，忽听母亲抱怨：“你昨儿半夜大呼小叫，吵啥呢？”

父亲笑笑，抵赖道：“没叫啊。”

“没叫？那谁在喊，都给老子趴下，我上。不是又梦见抢险了吧？你这辈子就没把我们娘几个当个事儿。”

说着，母亲眼圈红了。

父亲软了语气，边切菜边说：“你看看，都过去多久了，还吃这干醋。”

二十多年来，沿着父亲的足迹，跑井站、上一线、下车间，如今已过天命之年的我，似乎才明白，对于往事，父亲为何不常常提起，而是选择封存。他珍藏的三枚党员徽章，还有那些一线作业现场血与火的洗礼考验，不正是我要传给女儿的接力棒吗？

“爸，你送我的《梁家河》满满是做人做事的理儿。你收藏的那本《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送我呗？”女儿央求着。

“爸，你了解陈望道不？《共产党宣言》是他首译的。”

女儿这个小同志，近年来死磕学业不说，对思想政治学习也挺认真。

去年“七一”，女儿光荣成为预备党员。我知道，那是女儿对熠熠党

员徽章的渴望，是对父辈献身石油精神的传承，更是对真理的执着追求与坚守。



原载

2024年6月26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王 萍



宁东，黄河臂弯里的珍珠

卢亚兰（宁夏能化）

在来宁夏之前，我眼中的黄河是李白笔下涌动的热情。它在我的故乡奔腾而过，留下两岸裸露的河床等待着下一个雨季，滔滔而过的河水像是一个憨厚的西北汉子在着急赶路。

11年前的一个黄昏，这条长河从年少的梦里奔腾而来，在落日余晖中无比温柔地映入我的眼帘。万里黄河九曲回环，却在塞上江南放慢了脚步，温柔地串起了片片绿如翡翠的稻田、郁郁葱葱的芦苇湿地和两岸白杨相护的平坦公路。在河的尽头，飞鸟穿越云端，汇入长河落日的绯红倒影。

跨越黄河，我来到了藏在它臂弯里的宁东。它坐落在黄河岸边，似乎是一片被遗忘的戈壁。黄河渐远，绿色也渐渐稀少。飞驰的车子蓦然闯入一片荒芜。光秃秃的小山和阵阵飞舞的尘土绵延到天际，把一车人初入职场的激动冻结成无边的荒凉。

刚刚投入建设的化工厂星星点点地散布在公路两边，漫天的风沙中正搭建着一片片钢铁塔林。南来北往的人群和车辆匆匆而过，仿佛浩荡大军在为—个化工帝国而南征北战。从此，那个叫“宁东工业园”的地方，也承载了我们风尘仆仆的青春梦想。

那一年，我也成了这浩荡大军中的一员，我们在“一年刮两次、一刮刮半年”的戈壁风沙里建设一座现代化的煤化工企业。在肆意飞舞的

黄沙里，大家用青春与荒凉决战，坚持不懈地学习新知识，锲而不舍地探索新方法，每个假期都有人坚守在现场，每个夜晚总有人依然在忙碌，有人不喜孤独却忍受了寂寞，也有人能耐荒凉却选择了坚守。

有少年为了戈壁的梦想远离家乡，在钢铁塔林中苦练技能，成长为新时代的企业工匠；也有女孩柔肩扛重任、巾帼显担当。后来，有越来越多的人从五湖四海汇聚而来，把汗水洒在了这片戈壁上。最终，一颗化工的种子在戈壁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一片片钢铁的塔林在黄河岸边悄悄延伸，一棵树连着一棵树默默扎根，一个装置接着一个装置成功开车。

走过晨昏、穿越风沙，11年间，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和谐互生，绿色的园林和钢铁的塔林共同生长，一寸寸铺展开来的浓绿终让黄沙退在了千里之外，葱茏的家园让途经的鸟儿驻足停留，也让更多怀揣梦想的人愿意逐梦宁东。

列车驶过黄河大桥，穿过每一个清晨和黄昏，也穿过了11年的光阴岁月。11年的四季，繁忙如一。这些来来往往跨越黄河的人从不惧怕披星戴月的繁忙和辛苦。当每一天的列车向着东方驶去，车窗里闪现的脸庞都洋溢着幸福。因为东方有火红的希望，会唤醒一路芬芳。

春天的路上，会途经一树树繁花的绽放，那是一棵棵幼苗雨露风霜的酝酿，根总向下延伸，心永向着阳光，戈壁的春天从此灿烂夺目。夏天的路途中，有点点湖泊碧水沧沧，那是黄河九曲回肠的守望，两岸荷花年年如期绽放，涟漪澜澜花叶亭亭，飞鸟闲嬉似潇湘。秋水长天，黄河中的沙汀时而覆水时而裸露，密集的芦苇荡用容颜感知秋分和白露，或青春或暮年，姿态总昂扬。当一场雪让山水沉寂，宁东万千灯塔的微光一定是雪色和月色之外的第三种绝色，晚来的乌云与风沙，从来遮不住这璀璨的光。正是这一路的芬芳，慰藉着每一颗拥抱宁东的心灵，做一朵野生的花，花也浅浅，香也淡淡，享得了彩虹，亦担得起风雨。

蓦然回首，这片当年荒凉的戈壁如今已矗立起数百家现代化的企业。宁东，这颗藏在黄河臂弯里的珍珠，它曾被风沙遮盖了光芒，11年的光阴，无数宁东工匠细心打磨，潜心雕琢，终让尘埃一点点褪去，九曲的黄河渐行渐绿，宁东的璀璨也星星点点地绽放。来来往往的车流如织，将宁东这颗镶嵌在翡翠中的珍珠牢牢串在了黄河母亲的臂弯里。

 原载

2024年6月27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卢恋秋

戈壁篝火

马 行（胜利油田）

篝火，其实是勘探者随身携带的一个便携式“太阳”。只需几块干柴，就能让它发热、发光。

新疆阿克苏地区柯坪县东北部是无人区。一到傍晚，那里的戈壁气温就骤然下降，会由下午的两三摄氏度下降到零下七八摄氏度。天冷了，无边的空落落的寂寞也来了，而此时，抵挡寒冷与寂寞的最好方式，就是点亮随身携带的“太阳”。

戈壁没有枯草、没有荒漠里常见的骆驼刺，却有一簇簇的枯干的黑枸杞枝。

自然，黑枸杞枝成了我们的柴草。所谓天意、天赐，所谓不可思议，就是这样，就是当我们需要取暖、需要照明、需要木柴的时候，这一簇簇的枯干的黑枸杞枝，刚好就在我们身旁。黑枸杞浑身都是宝，果实极富营养，叶可做茶，根皮可入药。

戈壁滩的篝火，本就既狂野又柔顺。如今，这篝火有了黑枸杞枝，自是有了别样的“火灸”疗效。别看寒风刺骨，可只要靠近了篝火堆，就能感到浓浓的暖意，就能闻到浓浓的枸杞烟火香。天有大德，地有大美。这篝火同时也是我们勘探者对天和地的一份供养。

一同烤火的人，除了电视台的摄像记者虎子，其余都是勘探队钻井班的钻工。如果有网络信号的话，此时每个人很有可能都低着头看手机、

玩手机。可是在没有信号的戈壁上，大伙能做的除了聊天还是聊天。刚开始，大家还聊得挺有兴致，聊四川老家、聊石油价格、聊狼的踪迹，直聊得篝火都好像听累了，大伙就不聊了，只时不时地给柴堆加上一块、半块的黑枸杞枝。慢慢地，有人低头打起了瞌睡。

篝火旁，我掐着指头算，我直接或间接的勘探生活，已有30年了。想一想，30年的勘探风雨、磨难挫折，可谓白驹过隙，只是一瞬间。年轻时，在戈壁篝火旁，我想到的多是漂泊、流浪、唯美、浪漫，但现在，在篝火旁，那些唯美、诗意的想法均已消失。我真实的想法是：如果此刻有一块地瓜该是多好，我会把那块地瓜烤成世上最美味的烤地瓜。是的，就是烤地瓜！那一刻，所有的漂泊、流浪、唯美、浪漫都不值一提，整个戈壁似乎只需要一块烤地瓜。

在篝火旁一直待到夜半时分，才突然想起，这一天居然是我的五十岁生日。这些年来生日不是在戈壁，就是在沙漠。比如木垒北戈壁，比如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南麓，比如罗布泊北戈壁等。再就是，一次次来无人区，我也打怵，以至于每次收拾行李要动身的时候，都是迟疑的，且有畏难情绪。可是，也怪了，只要一踏上戈壁荒野，一回到无道路、无电话网络信号、无人迹的“三无”地带，原本的打怵、畏难什么的，就统统抛到脑后了。

想起这些，我不由自主地苦笑了一下。人间已远，俗世已远，唯靠天助；何况，篝火是可通神的……这样想着，我往篝火堆中加了一块黑枸杞枝。

凌晨时分，我要搭乘的卡车来了，该回勘探队驻地了。要离开了，感觉自己突然有些舍不得这一堆篝火，就弯下腰，再次往篝火堆中添加了一块黑枸杞枝。



原载

2024年6月27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卢恋秋

霍拉山的夏天

王晓静（地球物理公司）

初夏，我来到霍拉山脚下的戈壁。这里是天山南麓，砾石覆盖着砾石，铺向遥远的地平线。稠密又沉重的大风总是卷起漫天沙尘，丝毫不给植被留下生存的空间。

我在戈壁上散步，试图寻找一些夏天的气息。比如，浓绿的小草，执鞭的牧羊人和他洁白的羊群，紫色或粉色的野花，一两片为我遮挡阳光的树荫……我一次次从勘探队驻地出发，一次次被大风拦路警告——别再往前走了，这里是戈壁，没有你要的夏天。

戈壁上怎么会没有夏天？夜里，我睡在勘探队的帐篷里，勘探女工哑着嗓子告诉我，不要被风吓破了胆，它们就喜欢虚张声势。夏天就藏在山里，那里有好看的骆驼刺花，再晚就赶不上了。戈壁的风吹坏了她的嗓子，这几天一直在吃药，可音质与金属相似。

骆驼刺花是我的老朋友了，我曾在多年前的一次勘探途中遇见过它。开在青色泛白的骆驼刺上，淡粉色，指甲大小的花瓣拥簇着嫩黄的花蕊，娇娇弱弱，像洒落的胭脂。

我将几朵花放进随身携带的小玻璃瓶里。可惜，在返回故乡的路上，我不小心打碎了玻璃瓶。那天，勘探队的越野车从驻地驶出，一路向北横穿戈壁。从对面坡上驶来的大型运载车产生的滚滚尘土像浪一般袭来。两车交会，天地混沌，四野茫茫。

没等我找到戈壁的夏天，一个夏天般火热的川妹子出现在戈壁上，像一朵大刺刺的红花。她是一名勘探队员，名字叫代琴。“代表的代，钢琴的琴。”她认真地在我手心里写字，指尖粗糙得仿佛长着密匝匝的细小颗粒，小麦色的皮肤，深褐色的眼仁，健硕的体格，漆黑的短发在颧骨上扫来扫去。我叫她厨娘。

她把案板搭在帐篷里，辣子、盐巴、花椒……她几乎把老家的厨房搬了过来。她咯咯咯地笑着：“我们的好吃噻，这里的饭没味道噻。”我相信她一定是个厨艺了得的厨娘。这样说，当然是有根据的。浓郁醇厚的腌肉香味正汹涌地扑进我的鼻腔。我负责任的嗅觉迅速将这一收获告诉我的眼睛。涌入我视野的它们就挂在搭帐篷的纤绳上，我一歪脑袋就看见了。

夜里，刮了一场大风，大风引来冰雹、雨和雪。帐篷外的脸盆、烧锅和菜刀响了一夜，盛满菜籽油的桶滚下山坡。天微亮，厨娘垂头丧气地走出帐篷，却发现戈壁的尘土正涂抹着她用盐巴和辣椒粉搓出的腌肉，同时，也揉搓着她深深的鱼尾纹。

戈壁的正午，阳光照射得大地又白又亮，大地像一片动荡不安的水塘，闪烁着粼粼波光。厨娘该去给勘探队员送饭了。包括她丈夫在内的四个人，已经在半山腰上饥肠辘辘。他们无力地垂下因长时间操作钻机而肿胀酸麻的手臂，坐在烫屁股的石头上，一声不响地接受阳光凶狠的洗礼。

年轻的厨娘背起保温桶沿群山的纹理跋涉。她被阳光追逐的脸颊不断涌出新的汗水。她走一走、停一停，擦一擦汗，看一看一眼望不到边的山峦。她的丈夫，那个像铁塔一般魁梧健壮的钻机班班长，也频频抬起热屁股，焦急地一遍又一遍地向山下张望。

突然，他亮开喉咙，大声喊道：“代琴，你到哪了噻，还要多久才能到呢？”喊声在幽静的山谷里回荡，如暴雨前的惊雷。

代琴把保温桶的袋子勒得紧一点，步子迈得再大一点。她真是个了不起的妻子，终日陪伴丈夫南征北战。她在许多大山坳里搭过帐篷，晾过腌肉，送饭去山上。她细嫩的肩头已爬满老茧，修长的双手也变得粗糙有力。她走起山路来，四肢舒展，犹如奔跑在戈壁上的鹅喉羚。男人能去的地方，她一样可以抵达。

我仍然执拗地寻找骆驼刺花。我想，如果找到它，我会毫不犹豫地摘下最明艳动人的那一朵，插在厨娘的耳鬓边。我发现，她们是如此相配。

 原载

2024年7月4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卢恋秋

干粮

孔守曾（西北油田）

“平儿，你吃饭了吗，吃的啥？”

隔三岔五，年近八旬的母亲都会发来语音，用浓重的西北口音问我同样的问题。母亲不识字，我使用语音回复她：“妈，吃的是拌面，还有炒菜哩。”

印象中，母亲平日担心最多的就是我不好好吃饭，因为自小胃不好，她总是怕我饿着。

记得1986年的冬天，一场大雪覆盖了黄土高原，刺骨的寒风把雪花吹得到处乱飞。那时，我在离村子30多公里的一所高中读书，途中不是山路便是沟渠，交通极为不便。我便租房住在学校附近，只有周五才走路回家。

一天中午12点左右，我刚下课走出教室，远远就看见母亲背着一个袋子，站在宿舍门口等我。她包着蓝色头巾，脸冻得通红，头上、眉毛上沾满雪片。她不停跺着脚，黑色的布鞋已经湿透，还沾着泥巴和雪块。

“上周你没回家，我怕没干粮了，就送来一些。”母亲的声音有些颤抖。我打开湿漉漉的尼龙袋，里面是用塑料袋包裹着的面叶、煮熟的土豆，眼泪不由自主在眼眶里打转。

我无法想象，遥远的山路、厚厚的积雪，她是怎么一步一滑走到学校的。一定是天麻麻亮就出发，踉跄着走了6个多小时，中途不知摔了多

少跤。

如今，我经常梦见这个情景，有时妈还没叫出声，就已哽咽。那一袋子干粮让我铭记一辈子。从那时起，我就养成了勤俭节约的好习惯，不管是儿时在农村收割庄稼，还是工作后在食堂用餐，从不浪费一粒粮食。

每次乘车去前线上班，母亲都会在我的包里塞一些饼干、水果之类的“干粮”，还不忘叮咛——“路上小心”“别忘了吃东西”。

2016年4月，我第一次出远门，前往离家3000多公里的西北油田工作。出发前，家里的气氛有些黯然。9岁的女儿拽着我的手不肯松开，在厨房准备晚饭的母亲偷偷抹着眼泪。父亲患有心脏病，我担心他的身体状况。母亲看出了我的顾虑，安慰道：“没事，你放宽心工作，有我哩。”临行前，母亲又给我装了一大包刚炸好的油饼、麻花。

夜里饿了或是加班累了，我就会拿出母亲为我准备的干粮，哪怕就吃上一口，也会有一股暖流涌上心头，工作起来浑身是劲儿。

我清晰记得，母亲穿着打满补丁的夹袄，跪在黄土坡上，匍匐着割倒一片片小麦的样子；也记得她赶着家里那头黑毛驴，驮着一大捆庄稼，意气风发地回家时的情景。如今，母亲两鬓斑白，眼角低垂，令人心疼。

今年春节过后，我收拾行李准备返疆上班，当时母亲正咳得厉害。临行前，她还是不忘往我的背包里塞了早已准备好的鸡蛋和油饼，嘱咐我在路上吃。我的眼泪，再也没能忍住。

母亲的干粮，也是我生活和工作中的精神食粮。



原载

2024年7月10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王 萍



陀陀的油田假期

单修霞（江汉油田）

每年暑假，陀陀都来油区驻地探望爸爸，只是去年夏天他来得早了点，整个油区只他一个小孩子。今年暑假，陀陀又快来了。

陀陀的爸爸郑彦方是江汉油田坪北经理部生产运行部的负责人。从一大早的晨会开始，上井场、跑平台、关注油气产量变化，去各施工现场查看、调度油区生产运行……郑彦方整天忙得团团转，根本腾不出时间陪伴陀陀。

陀陀的身影经常出现在篮球场、足球场，总是一个人，不是在投篮，就是在踢足球。从机关办公楼向操场望去，不算太大的场地上，9岁的陀陀显得渺小、孤单。陀陀在家被妈妈宠成了娇宝宝，来油区不过3天便像是长大了3岁，一个人自娱自乐，从不哭闹撒娇，也不打扰大人工作。

坪北油区地处陕北黄土高原腹地，四面被黄土大山包围，远离都市村庄，偏远僻静，人烟稀少。陀陀的出行安全是件大事，郑彦方为儿子做了安排，拜托了许多同事。

“这是爸爸的同事，阿龚伯伯。”“这是爸爸的朋友，快叫蔡叔叔。”“这是爸爸的徒弟，要喊李伟哥哥。”在爸爸的介绍下，陀陀认识了很多。

谁有空谁管，谁方便谁带。“我在井上回不来，你帮我再带一会儿。”在生产现场忙碌的郑彦方电话里时常是这句话。爸爸看娃的方式很无奈，

同事、朋友经常接到他深感歉意和恳求的电话，大家都理解，也都配合。

郑彦方不知道的是，照看陀陀早已成了“抢手活儿”。自愿加入“陪宝团”的人多到靠“抢”——在外会战，见不着自己的孩子，还不兴稀罕一下别人家的孩子吗？好些人都是这样想的。

一天，已是傍晚时分，郑彦方从外地打来电话，托我接管一下陀陀，因为照看他的人要去加班。

我带着陀陀去打羽毛球，竟然在球场遇到一个小女孩，询问得知是工区外乙方单位员工的孩子，今年6岁半。虽然接不到几个球，两个孩子却玩得不亦乐乎。

晚上9点半，陀陀跟着我往驻地走，出差在外的郑彦方又打来电话，请我帮忙看着陀陀洗澡，还特意交代我提醒陀陀把换下的衣服洗了再睡。9岁的孩子就要自己洗衣服，这让我很是诧异。

走到宿舍门口，我对陀陀说：“你把干净衣服找一下，你爸让我看着你洗澡。”陀陀大惊失色：“你看不了我洗澡。你是女生，我是男生，男女分配不同。”我一听笑了：“你是不是想说男女有别呀。可是，我是大人，你是小孩，你要听我的。”

陀陀一个劲地摇头，嘴里连声说“不、不、不”，手也摆得跟风扇似的停不下来，坚决不让我等在那儿。那天晚上，我不知道陀陀洗完澡有没有自己洗衣服，想必是洗了吧，因为他摆手拒绝的时候就告诉我，他都是自己洗澡，自己洗衣服。

陀陀到山上探亲的时间不算短，要住20来天。“我爸爸忙去了”“我爸爸不在家”，陀陀总是这样回答别人的提问。没办法，自己的爸爸自己宠，“谁叫我摊上一个不是在出差，就是去上井的爸爸。”陀陀心里跟明镜似的。

陀陀不认生，不扭捏，适应能力超强，谁带都行。遇着正照顾他的人突然被叫去加班，陀陀完全是理解式输出：“没事，没事，我一个人能

行！”“没事，没事，我自己去练球，你忙完来接我吧。”陀陀颇有些少年老成的样子，懂事得让人既心酸又心疼。

20多天的假期里，在8小时内的工作时段，陀陀大多时候是一个人乐呵。在8小时外的工休时间里，陀陀有爸爸，还有许多关心他的叔叔、伯伯、阿姨、哥哥、姐姐，他是油区的“大宝贝”和“开心果”。

9岁的陀陀总是跳过那些一个人孤单独处的时刻，脑海里记下的全是美好时光。那次临行挥手告别时，陀陀冲着车窗外的郑彦方喊出的一句话，让很多人心里酸酸的：“爸爸，这里也是我的家，明年假期我还来！”

 原载

2024年7月10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王 萍

勘探，沙洲，蚊子

马 行（胜利油田）

青海西柴达木山下环绕着一块块沼泽地，而沼泽地之间，藏着一块半干旱的沙洲。那沙洲寂寞高远，且无名无姓，似乎是被宇宙之神藏在那儿的。

宇宙之神把一块沙洲藏在这儿，必定是别有用意，只是，我身为凡夫俗子，一时并不能得知。

当时正值7月，勘探队临近收工，副队长吴庆恩带领上百名员工想来沙洲上捡拾清理遗漏的桩号旗。可是，还没等靠近沙洲，就推进不动了。整个沙洲，远看蓝天白云、黄沙碧草，美如仙境。可靠近了，才发现沙洲之上铺天盖地、密密麻麻的全是蚊子。

蚊子占领了整个沙洲。这可真是蹊跷，按照常理，沼泽地的蚊子应该更多，可事实上，沼泽地的蚊子并不多，而这半干旱的沙洲却成了蚊子重兵驻扎的基地。并且，蚊子的胆子极大，连火辣辣的太阳也不怕。

刚开始，有几个不信邪的员工还不把蚊子当回事儿，大大咧咧地上了沙洲，可不到十几分钟，就抱头逃了回来。蚊敌当前，勘探队不得不调整运行方案：暂且避开沙洲，马上派后勤采购人员紧急购置防蚊帽、防蚊手套、防蚊液。

两天后，勘探队再上沙洲。

这次，上百名员工均用防蚊帽、围巾、高筒皮靴等包裹得严严实实。

行进还不到半小时，在沙洲的一条水沟旁，我防蚊帽上的一截裸露铁丝与衣领钩在了一起。正当我停住脚步，摘下防蚊帽，又摘下手套，想摘开铁丝时，突然间，蚊子扑了过来，将我彻底包围。一时间，额头上、脖子上、耳朵上、手背上，全是蚊子。往脸上拍一巴掌，掌上能有十几只蚊子。再拍，还是十几只。当即，我也顾不上把裸露的铁丝摆弄好，匆忙又戴上了防蚊帽和防蚊手套。

尽管如此，那短短几十秒内遭遇的猛烈攻击，已让我落下了几十个红肿的蚊子包，奇痒无比，隔着防蚊帽的纱网，连用了两瓶风油精，还是不能止痒。

到了沙洲腹地，吴庆恩看了我的蚊子伤，叹着气说：“你这还是轻的，刚才有个员工被叮咬得眼睛都睁不开，已被送回驻地了。”

过了一个多小时，才稍稍好些。我停下脚步，定了定神，看看身边一个个员工像武林大侠一样的夸张装束，再望一望蚊子弥漫的天空，居然有一种混沌蒙昧、天地洪荒之感。直感慨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如此沙洲简直不是沙洲，而是蚊子之洲。青海西部常见的野兔和黄羊之类，根本不见踪影。很有可能，野兔和黄羊早就被这儿的蚊子叮咬跑了。

傍晚时分，蚊子更多更重了。还好，勘探队也该收工了。就在回撤的途中，沙坡上一块白色小石头吸引了我的视线。我走上前把它拾起来，甚是惊喜，原来是一块月亮形状的奇异小石头。小石头比重大，犹如陨石，且质地细密坚硬，陶瓷般的皮面上还有凹凸不平的纹理及黄棕色图案。有两个员工走过来，看了看，也说特别像月亮。我把小石头握在手中，那沉甸甸的圆润与温热之感，给我一个错觉，仿佛真的是握住了一个月亮。——境随心转，此时再望那铺天盖地的蚊子，居然觉得它们不那么可怕、不那么讨厌了，甚至想对它们说一声谢谢，谢谢它们像天兵天将一样为我把守着这么好的一块月亮石。

我笑着对身旁的员工说：“现在，这月亮石我已拿到，众蚊子的把守

职责已完成，所以众蚊子也该鸣金收兵、撤离沙洲了。”

接下来，蚊子是不是撤离了沙洲，我并不知道。我知道的是，回到勘探队驻地，尽管用酒精、碘酒涂擦了蚊子包，可蚊子的毒性太大，又过了八九天，所有的毒包才渐渐消肿。

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很欣慰。从某些方面来说，毕竟是这些蚊子在沙洲上把守了千百年，才将一块可通天接地又朴素至简的月亮石给了我。

原载

2024年7月11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卢恋秋

踏在同一条河流里

李 英（胜利油田）

4月末的时候，我与朋友前往胜利油田孤东采油厂采油管理四区401站。

时值暮春，满目新绿，田野上跳跃着黄色的蒲公英和星星点点的紫色苦菜花；挨挨挤挤的白色槐花挂满高大的槐树——槐香隐隐飘进车里。驶离绿树环绕的仙河镇，我们一路颠簸，奔向孤东油区。

车过孤东大红门，树木越来越少，红色的抽油机林立旷野；灰白色的土地，灰绿色的芦苇，偶见无精打采的红柳；强劲的风卷起沙土，抽打着一副倦容的低矮植被，仿佛要将它们连根拔起。

辽阔的天际下，几排平房组成的401站看起来既孤单又寂寞。站前迎来一群年轻人，这是一群可爱的年轻人：他们面庞黝黑，红工服洗得有些发白，肩头还带着些油污的痕迹；他们说话时有些胆怯，却露出淳朴的笑容；他们的眼睛亮晶晶，纯净得如同孩子。也许是不知如何谈起这平凡而单调的工作，空气中飘浮着一种因心灵悸动而微微战栗的气息。这片土地的历史牵着一段记忆，如同秋日落叶，顺着缓缓流淌的岁月之河，从我的心底翻涌而出。

我的家里有一张父亲参加孤东会战时获得的荣誉证书，落款时间为1986年7月1日。那年，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父亲都不住家里。偶尔回家，他总是滔滔不绝，说工地多么热闹，大家都在抢时间施工，若机械

设备不慎陷在泥里，司机师傅争相请开吊管机的父亲前去营救。单靠父亲的只言片语，我无法构建关于那次会战的完整画面。父亲的兴奋背后藏着什么，对我来说是一个谜。

窗外，天空低垂喑哑，风荡过抽油机红色的“翅膀”，转身去撕扯芦苇的叶片和草茎。原来，孤东会战建成的就是这片油田——当年的风也是如此吧，兴许比这更锋利、更无情。

孤东油田所在的位置原来是一片浅海漫滩的潮汐带。1984年7月13日，孤东油田第一口探井——孤东3井获得工业油流。1985年4月，孤东海堤开始建设，旨在围海造田；1986年3月21日，3.5万人集结于此，孤东会战正式打响。

79岁的王玉海老人脸庞红润，声音洪亮。由于激动，和我聊起这段历史时，他的思维有些跳跃：一会儿说，泥滩之上搭帐篷，脚手架用的木板往地上一搁就是床；一会儿说，“四两馒头二两土”；一会儿又说板房里四五十摄氏度，蚊子、牛虻防不胜防。我不禁想：向大海“硬”要来这片田——怎会不累、不苦。

从401站远望，红色的抽油机密布、排列整齐，俨然一只只红色大鸟。它们一律向着太阳升起的方向，有规律地低头、抬头，不紧不慢。就在我脚下，曾经红旗招展，数以万计的年轻面孔，踩着泥泞，在刺骨的寒冷和无处躲藏的高温下，拼尽力气用小推车运送土方、夯筑井台，满身满脸油污地搬抬油管、起钻开井；寂静星光下，他们睡得格外香甜，梦里回到了温暖的小家，喝着妻子递过来的一碗热粥，也许他们还会因身体的酸痛而偶尔呻吟。

回忆让时空交错，我和眼前的这群年轻人都是石油人的后代，就好像走过了千山万水，我们最终踏进了同一条河流。

孤东多风，能让来过这里的人，深刻记住它。它能轻易穿透所有的衣物，带走皮肤的温度——大多时候，只需几分钟，就能把寒冷送达你

的心底。“这儿很少刮风，一年刮两次，一次刮半年。”诗人韦锦，多年以前，就用这样传神的句子，表达过对这片土地最真实的感受。

海水退去，泥滩化作板结的盐碱地。狂风、寒冷、溽热、暴晒和蚊虫肆虐，让工人们特别渴望绿色——有了树，才有绿茵；有了树，狂风才有可能被削弱；有了树，路基才不会被雨水冲散——然而，种树太难了。他们说，厂里经常组织团员种树，栽的是盐碱地易成活的刺槐、白蜡和红柳，但30多年下来，总共活了不足两成。

“那一棵，别看它个头不高，也长了20多年了。”一个红黑脸庞的年轻工人边说边笑，笑声里透着乐观和直爽。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我看到路旁有一棵一米多高、嶙峋的、歪歪扭扭的红柳——树上有少许灰白色的羽毛状单薄树叶；风里，树干死死拽住那少得可怜的叶子，唯恐再失去这硕果仅存的几片。

四野苍茫，这些矮小的几乎没有树冠的树，如果不是有人告诉你，你一定会以为，它们刚种下没多久，只是勉强度过了危险期而已。

听他们讲，下雨的时候，鸟巢的树枝受潮，容易引发短路停电。两天前，凌晨3点多，突发大面积停电，黑色雨幕下，没有一丝光亮的油区，呈现出一种沉重的宁静。接到通知后，职工们就往站上赶——为送电后第一时间“抢开井”做准备。不到5点，12名职工就全部到齐。他们迅速套上雨衣，穿上雨鞋，两人一组，在黑暗中默默等待。

早上7点32分，接到消息，即将送电，职工们迅速奔赴负责区域，做好开井准备。小道湿滑泥泞，他们深一脚浅一脚行进，心里着急却又快不得。100多口井，分布在方圆4公里的土地上，全部开好，总共用了4个多小时。

而最累的是给新井装配重铁。这个站，井多为稠油井——配重定标3.5吨，每块配重铁重17.5公斤，共需200块。这个作业环节，腰不好的不能上。他们通常六七个人一组，流水作业。2~3个小时，200次的起

落，一千多次的交接传递，才能完成一口井的装配。

“我觉得我们的工作跟别人不一样，这些井就是自己的孩子，即使回家，也总是记挂着。”一个戴眼镜的清秀小伙儿真诚地说。

望着他们肩上的黑色油污痕迹，我把想问的话咽了回去——苦不苦、累不累，所有的问题都有了答案。扎根—守护，守护—扎根，很难说是哪一种信念最先到达了他们内心深处，并最终与他们的血液融合在了一起。

原载

2024年7月18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卢恋秋

1974年的初春与工厂

冯进进（安庆石化）

1974年初春的安庆石化，已经没有什么人可以完整地复述出来了，能够从细节上来描述那个初春场景的只有一幅老照片。

照片是黑白的，但这并不影响我对它色彩的想象：时值初春，花苞立在枝头，一群来自五湖四海的黝黑汉子，穿着薄薄的单衣，铁镐撞击石块的声响，和着劳动者的号子在空中飘荡。不远处的山上，干枯的树杈被人遗忘在这细密的绿草丛中，在风的作用下，彼此相互摩擦，似在低声呢喃。看着老照片，你会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所吸引，进而深深地融入其中。

如果让我来写一写1974年的工厂，更为确切地说，那不能称之为工厂，只是由一个个劳动场面汇聚而成的工地，至于工厂，不过是停留在红头文件上的几行文字。当然，“工厂”二字总是那么富有魅力。那时候的人们也许根本不知道，50年后，它会在一个有着近800年历史的古城中占有什么样的地位。50年前，工厂只是单一的化肥和炼油，谁又能想到，短短50年，油电化纤由一张张蓝图成为现实。恐怕更没有人想到，重油催化裂解技术会从国内首创发展到世界领跑。

梦想变成了现实。

不知为何，在写1974年安庆石化的春天时，脑海里总有1974年的长江江堤，也许，“工厂”的出现和江堤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江堤边的

小草低垂，黄茸茸的嫩芽被遮掩在草丛中，随着江水的起伏若隐若现。1974年常驻江堤边的人们一定有机会从春到冬地观赏到了这些草的变化。但我在厂史展览馆里没有看到相关的资料，无法体味经历者的心境。江堤边，趸船以一种静止的方式隔断了我对1974年春天江堤的想象。

于是，我决定把1974年的初春与工厂和2024年的初春与工厂结合起来，静静地聆听相隔了50年依旧可以听见的生命破土而出的声音。

工厂塔林林立，明媚的阳光下，泛着耀眼的光芒，古老的轰鸣声早已停歇。充满现代气息的操作室里，电子大屏上滚动播放着重要的监控画面，电脑屏幕上，以红、黄、蓝为主线的数字不断闪现变化。干净、整洁的厂区道路边，“花园工厂”的环境让人分不出这究竟是春还是秋。行走其间，天空不知何时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如丝如雾，一片蓄满了雨水的樟树叶从高高的树顶跌落下来，在我跟前发出啪的声响，抬头望去，在它脱落的叶根旁边，一片新叶悄悄生长了出来。阵风吹过，一阵花香扑鼻而来，熟悉樟树的人都知道，这是樟树花香，它开在春天，香在四季。

带着满身的花香，站在江堤边，迎面而至的是那亘古不变的春风。五个码头“一”字排开，崭新的油管线在“8828”工程的见证下，从厂区一路小跑着汇聚到江堤边。滚滚江水一路东流，激起我虔诚的情感。一棵有些沧桑的柳树，以柳叶轻轻地抚摸着水面。几根粗大的水泥柱子立在水中央，泾渭分明的黄白界线无声地告诉我们，这儿，曾经被江水亲吻过。

游走了一圈，我才发现，我对“春天”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也许，是那看不见、摸不着却又无处不在的“传承”在作怪，也许，是那幅拍摄在春天里的照片给了我暗示。春，是生机，是希望，如此说来，在这短暂的半天游历中，我渴望自己有所收获。

这也许就是我所想表达的全部吧！

原载

2024年7月18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卢恋秋



就想睡个好觉

丁剑北 李 佳（胜利石油工程）

2022年3月，蒋辉被任命为胜利石油工程井下作业公司西南特种作业项目部副经理，负责项目部涪陵市场整体运行和技术井控。

就是从那时起，蒋辉开始了漫长的“失眠之旅”。

2023年，西南特种作业项目部共有三支队伍在涪陵市场施工，生产运行快，工作衔接要求高。蒋辉每天早上一起床，就要对接10多个甲方的运行需求，一天下来最多时要打近百通电话。

“定好的工序工艺，甲方突然更改，那时压力最大，最容易失眠。”蒋辉说。

2023年10月，从福1井施工开始，到2024年2月施工结束，蒋辉在井上整整盯了5个月。

福1井位于四川省泸州市合川区，地层温度高达221摄氏度，是集团公司部署在当地区块的第一口探井，也是亚洲第一超高温试气井、超深井。

“地层温度高，原来的井下工具、泥浆配方等都无法满足施工要求。”酸压时，怕管柱穿漏；酸压后堵漏时又怕卡钻，怕泥浆在高温下沉淀；堵漏后又怕注灰灰量不足，导致分层失败。

越是担心，工作起来就越是谨慎仔细。由于该井压力高，每次井口上完余扣，蒋辉都要一个个检查余扣扣数是否相同。20多处螺丝，因为

担心液压钳螺丝松动，每天无论多累，他都要挨个紧一紧。

牵挂的东西太多，晚上便容易失眠。有时凌晨三四点醒来，蒋辉还要到井上看一看。后来，蒋辉干脆穿着工衣在井上睡。在他记忆里，第一次注灰成功后，他才安安稳稳睡了一个好觉。福1井干完，蒋辉瘦了11斤。

除了来自生产运行上的压力，“本领恐慌”也一度让蒋辉焦虑。原来一直干试油，现在负责项目部整体运行，他必须对压裂、连油都要精通。

为了学习压裂技术，他把压裂设计当书啃，从设计思路到工艺原理，自己一步一步悟。为了掌握测试、连油工具原理，他没事就到工具房拆装工具，了解构造。

让他受益最多的还是身边的老师傅。每次上井，他都带着问题向人请教。不管干部还是职工，都是他请教的对象。“压裂队的职工王宏佳、路通，测试队的张迎春……”说起传授过自己经验的人，蒋辉能脱口而出。

通过学习，蒋辉最终对页岩气水平井试气、压裂、酸化、连油等各项井下作业施工都有了深刻了解，撰写的《超深井试气施工难点及应对措施》等4篇论文在国家期刊发表。

2009年，1986年出生的蒋辉自长江大学毕业后，分配到胜利石油工程公司井下作业公司试油测试大队试油20队，赶赴川东北市场施工。2018年，蒋辉结婚了，本想把在老家的妻子接到东营，谁知自己工作繁忙，长期驻守涪陵，始终未能如愿。

从毕业来到胜利井下，蒋辉在川渝的15年时间，回到公司驻地也不过两次。“身边的同事都很能干。遇到急活儿、难活儿，项目部上下一心，总能很快搞定。”虽然远离胜利铁军文化的发源地，但在蒋辉看来，铁军精神就在自己身边，并具象为一张张面孔、一次次冲锋。这种精神陪伴着也鼓舞着他走过了这15年。

2024年，蒋辉的压力依旧不小。项目部要完成的任务产值比去年更重，这意味着生产运行必须更高效、更紧凑、更安全。基层缺少技术人员，也给生产运行带来一定挑战。

但蒋辉对2024年充满期待。2023年以来，井下作业公司党委首次提出打造“增产先锋、数智铁军”的发展定位，数智化、自动化、智能化的星火在公司点燃。

也是在去年，在焦页56平台施工时，蒋辉等人在公司的支持下，首次在涪陵工区使用了电动管汇台，人员安全有了更好保障，施工效率大大提升，得到了甲方极大肯定。

在蒋辉看来，新工艺、新设备不仅有效降低了劳动强度，也形成了独有竞争力，可以帮助他们占有更多市场份额。

“期待更多数智化的装备、高端化的工艺，能在我们涪陵开花。”蒋辉说，也许到那时，自己就可以多睡几个好觉了。

 原载

2024年7月19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王 萍

霍拉山西去的阳光

王晓静（地球物理公司）

太阳下山时抛出的金色尾羽轻扫着霍拉山，高处的石壁上散发出蜜蜡般温润的光泽。这里是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焉耆县一处无人区，站在山头向群山眺望，延绵不绝的灰和黄交错的峰顶，像覆盖着一大匹明亮的织锦，清澈通透，衬托着谷底幽寂沉郁。

地球物理胜利分公司SGC2103勘探队的测量员张乔顺拽了拽妻子李万英的胳膊，小声说道：“别看了，该下山了。”万英恋恋不舍地收回目光，眼睛里汪着两片柔软明净的水。“太看好了。”她轻声吁了一口气，为这壮丽圣洁的美景而叹服。她将剩下的几支蓝色庄号旗束好，勒紧背包绳，同丈夫一起向山下走去。

为了完成测量任务，清晨的微白刚从东方浮现时，乔顺和万英就从勘探队营地出发了。汽车在干瘪嶙峋的河道上越过万千碎石。那些从遥远的高海拔处被山洪席卷而来的石头，在经历过无数次磨难后变得沉默而敏感，在车轮的碾轧下发出痛苦的呻吟，一直通向山谷深处。两侧山体挺拔雄伟，高耸入云，它们紧密相连，既紧密又结实。目及之处总是山，人的视野就被牢牢框在这河道的走向中了。

执鞭的牧羊人已带领他的羊群翻过霍拉山。山的那一面生着一片浓郁繁茂的青草地。牧羊人的小屋空置多日，屋顶裸露的灰黑色的椽木上，一段被风雨剥下的树皮悬在空中，沉思不动，似乎在等待主人惊天的鞭

哨声再一次响彻山谷。河道两边，错乱地生长着一团团骆驼刺，盛开着一簇簇淡粉色的罗布麻花。它们像镶嵌在谷底绿粉色宝石，美丽、硕大，充满神秘之气。

第一次走进霍拉山的万英像戈壁上新生的黄羊，对周遭一切充满好奇和不安。她灵动的大眼睛在摇摇晃晃的车厢里，不时忽闪着向窗外张望。

那是暮春时的一个清晨，勘探队员来到霍拉山下。一番踏勘后，决定在山脚下一片平坦的戈壁上建设营地。这是离工区最近的地方，暗藏着几条通往大山深处的狭长牧道。整个白天，频繁往返于此的各种车辆和戈壁的风总是卷起尘土，以泼墨的形态反复在天空与驻地之间的空白处涂抹。

当营地终于在大风中站起来的时候，测量组的员工到了。乔顺和万英刚刚结束天山北的测量工作转战到了这里。他们拖着行李箱从车上下来的时候，一阵大风正呼啸而来，夕阳瞬间隐入尘烟。那是霍拉山的太阳留给万英的最初印象，当大风散去，测量组组长张红兵出现在他们面前。

这会儿，张红兵正在电脑前分析测量数据。听到手机播报的时间，他搓搓酸胀的眼睛，从椅子上站起身。6点了，测量员该下山了，他想。虽然，春夏时节的太阳总是格外偏袒霍拉山，持久而热烈，直到晚上10点后才落下。然而，留给测量员作业的时间并不宽裕。从营地坐车一路颠簸到山下，从山下爬到半山腰，然后一路测量一路做标记，直到完成全部工作再返回驻地，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走路，他们是用脚步丈量大地的人。

投射在驻地的阳光依然炽热浓烈，仿佛永不会消失，而此时，在海拔两千多米的山上和幽深的谷底，阳光却有着别致的样貌。

在巍峨雄浑的霍拉山上，该如何安放一只脚的尺码？从云南大山里走出来的乔顺和万英似乎有些英雄气短。也难怪，滇南的大山终年覆盖

着丰茂葳蕤的植被，厚重如绿色绒毯。行走其间，松软踏实，有深深的嵌入感。可借助扶携之物更比比皆是，一棵树，一根藤，一截死去的老桩……而霍拉山上的破碎岩石，在经历了岁月无情的剥蚀后脆弱得不堪一击，脚板稍一用力，便如冰雹砸向山谷。

乔顺从事测量工作6年，曾经爬过类似霍拉山的山脉，比万英经验丰富得多。他先是用脚尖试探着一块石头的承载力，然后，稳稳地放下脚跟和身体。不远处的万英抓住丈夫伸过来的手，慢慢挪过去。如此反复，他们手拉着手从山上向山下绕行，不断寻找和试探下山的路径。万英黝黑的额头和脸颊上渐渐滚下汗珠。

蓝天明澈如镜，没有风，橙红色的晚霞正从四面八方云集天际。

终于绕到谷底，气温陡然下降，汗湿的衣服黏在身上，两人都觉出了寒意。与吸纳了所有阳光照拂的山顶相比，山谷像是另一个世界，以灰色为主调，辅以纵横交错的褐黄色和灰白色，那是不同结构的岩石的颜色，冷酷，深沉，寂静，而头顶那一小片天空依然瓦蓝如清水濯过。“太神奇了！”万英揉着酸胀的小腿，露出惊喜的表情。“嗯，走吧。”牵起妻子的手，乔顺大步向停在不远处的工程车走去。

夕阳在群峰错落有致的起伏中不断变幻着形态和颜色，忽隐忽现，忽而浓烈忽而浅淡，像一位技艺高超的画师，正绘制一幅光的美图。汽车跑出山谷，视野一下变得开阔辽远，驻地上空叠铺着红橙交错的云，如花瓣一般，是夕阳留给勘探队员的礼物。

 原载

2024年8月7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卢恋秋



父辈的海棠花

吴朝标（胜利油田）

把花草树木安放在盐碱地，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胜利油田所在地东营，土壤以富含盐碱著称，而在历经半个世纪的养育中，花草与树木仿佛也具备了石油人的秉性，学会在盐碱地扎根，学会在盐碱地繁衍，并以油田驻地为中心不断往外延伸。

说起石油人栽花种树的成就，就不得不提及油田汽修厂，它位于油田基地南边约5公里处，这里有油田最古老、最具观赏价值的西府海棠。每年4月，海棠花竞相开放，硕大的树冠如花伞，把一半花儿撑在围栏内，一半花儿撑在围栏外。粉色、白色、红色的花瓣飘洒成雨，将围栏外的人行道以及围栏内的小区道路铺成两条相互缠绕的花径。

漫步于花径的大多是小区居民，有相互搀扶的老夫妻，有手牵手的一家三口，有嬉笑打闹的小朋友。这时候的小区，准确地说，是小区北门附近，连空气都是香甜的味道。花香胜过陈年老酒，浓郁而不腻烦，陶醉而不上头；花色堪比盛世牡丹，雍容且自带华贵，大气而不失端庄。

20世纪70年代初，为顺应生产发展的需要，油田决定成立汽修厂。这时还没有厂区，更没有家属区，员工大都散居于干打垒（也叫地窝子），而所谓的厂房，无非是一处临时搭建的工棚。到了80年代初，随着油田基地逐渐壮大，在基地南边划出一片荒地，用作汽修厂厂区以及职工家属区。

那时，土地贫瘠，树木稀少，胜利人心中都有一份执念，那就是在发展生产的同时，大力改善生态环境。这种执念逐渐形成一种石油文化，深深植入每一位石油人的心里。

海棠树的引进，是当时汽修厂领导一次去外地参观学习，看到人家的厂区和家属区，这里几行、那里一簇，到处都是怒放的海棠花，心生羡慕，考察结束后，就带着随行的卡车赶到当地市场，购买了数量不多的树苗，一路马不停蹄赶回了胜利油田。随后就是挖坑，取土，回填，栽种，浇水，忙了个不亦乐乎。最终，海棠树存活不算多，以小区北门围栏内侧为主，还有数棵零星散落在楼群之间。

2024年春天，又到了海棠花开的时节。跟往年一样，我漫步来到小区北门，踩着被风吹落的花瓣，沐浴着满天花雨，呼吸着此刻的空气。

在众多赏花人中，我捕捉到一道与众不同的身影。我小心地走近他，这是一个跟我年龄相仿的中年人，身材高大，双手后背，与其说他是在赏花，不如说更像是在巡视自己的领地。在与他简单攀谈后得知，原来他的父亲，正是第一代油田汽修厂员工，也正是40多年前栽种海棠树的负责人之一。

当年，他父亲带领车队前往山东淄博取土，淄博离东营不到100公里，当年路况极差，他父亲天不亮就出发，返回时已是后半夜。来不及吃饭，下车第一件事，就是招呼所有人将树苗赶紧栽入早已预备好的、深达数米的坑里，用拉回的新鲜土壤填充，然后浇水，压实，再浇水，再压实。随后，给海棠浇水和除虫的任务也交到了他父亲手上。那段时间，他父亲每天晚上回家，要么是一身泥水，要么是一身农药味，吃饭时双手颤抖得连抓起筷子都难。

海棠在他父亲的呵护下一天天长大，他说他记得海棠开出第一朵花的时候，那天凌晨，父亲唤起他和母亲，三人早早来到那棵树下，他父亲昂着头，脸上笑成一朵花，满眼都是宠溺，像在注视一个刚出生的

孩子。

之后每年海棠花开，若不是有极特殊情况，他的父亲永远不会缺席。别人赏花只是赏花，他父亲不仅赏花，还要对土壤、树根、树干、树枝，甚至花朵的纹路仔细检视。

他父亲退休后，回到鲁西南老家养老，每年4月，只要身体还可以支撑远行，老人就坐车赶回来住几天，沿着当年自己栽植海棠树的足迹，一边巡视一边欣赏，等到海棠花落，再心满意足地离去。再往后，他父亲走不动了，就打电话过来询问海棠树长势如何。

他仍然居住在小区，像父亲一样每隔几天就会来看一看，从海棠树的东头走到西头，再从西头走到东头。花开时就赏花，无花时就赏树。

在胜利油田基地，也就是如今的东营市西城，从来就不缺少石油人改善生态环境的壮举。这里有十万亩生态林，有广利河湿地公园，还有生态与生产和谐共存的井工厂，这里一座、那里一片，营造出石油城的独特魅力。

其实再说回海棠，它无非是父辈们生态保护史册上一页，或许连一页也算不上。但正是这一片片树叶、一朵朵花，记录了石油人不仅能够为祖国献石油，也见证了石油人在盐碱地上创造生命之美的不懈努力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原载

2024年8月16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卢恋秋

一撇一捺写成“人”

苏成武（齐鲁石化）

我师傅姓张，叫张瑞，已退休多年。临退休前，赶上了专业化重组，今天还属于这个厂，到了明儿就成了另外一个厂的人。单位归属变了，其他没什么大变化。师傅在新岗位没干多长时间，就退休了，退休后搬到另外一个城市，离开了临淄。

我刚到那个班时，师傅是副班长。那时候，我们一个运行班组接近30人。主操、副操和助手，3个人组成一个岗位，分工也很明确，主操负责室内监盘，副操与助手干现场操作。活儿多的时候，班长会来室内顶岗，岗位上的3个人都去外边操作。在机组岗位上学到的技能，是小杨师傅教我的。到了另外一个岗位后，熟悉系统、掌握工艺流程，就是张师傅教的了。

师傅这代人身上，有很多传统印记，比如说吃苦、认真、务实。这三样，从他领我查系统的过程就能看出来。那时候，师傅带着徒弟学技能，一般都是利用上零点班的机会。为啥是零点班呢？因为夜间生产变化小、操作也少，能抽出身来教。

那天，师傅带着我到现场查系统。在汽轮机厂房的15米位置排列着9条保温管道，每条管道的不同位置又有许多大小不一、功能相左的阀门。师傅给我讲这些管道的来去走向，讲一只只阀门的功能用途，讲操作时的安全注意事项。至今还记得当时的感受：眼花缭乱，一头雾水。

一次，两次……整整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我才在师傅的督促与帮助下，大致理出了点眉目。随着操作次数的增多，复杂的汽轮机系统也就慢慢弄懂了。即便事情过去了多年，每每回忆起往事，我还会记起当年跟随师傅学习的情景：两只手电筒的光柱，一个在前，一个在后，如点点星光，隐约在无边的夜幕中。那光柱，有时游走在水流的方向，有时又游走在气流的方向。下水、补水、高加水、水气平衡、安全门、排氧门……一个个生疏的字眼，就这样在师傅耐心的讲解过程中，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最终变成了我干好工作的技能。

那时候，忙过一个班后，我们这些倒班的人喜欢凑到一起，找一个路边的大排档，点上三两个小菜，烤几把肉串，熏着炉火，顶着炭烟，说南道北。几口烧酒落肚，绷紧的神经和疲惫的身体瞬间得以松弛。

有一回，深夜1时下班回到城里，我和几个工友缠着让师傅请客。师傅说：“请客可以，要找个离我家近点的地儿，我有泡好的枣酒。”

那天夜里，天气特别的冷，北风吹在脸上，仿佛被刀片割过一样生疼。不大会儿工夫，张师傅回来了，怀中抱着个玻璃瓶。里边的酒，一直漫到瓶口的位置，自制的封口，还是很严实的。那些浸泡了几个月的青枣，脆生生地沉在瓶底。

那顿酒，四个人都没少喝。酒香、投缘、简单、仗义、豪迈……这些在工人群体的典型特征，就在那夜，在那瓶酒的作用下，清晰地展现出来。记不清喝过多少次酒，可唯独那天，那瓶泛着淡绿色泽的泡酒，记忆犹新。

那个晚上，师傅给我们讲了他的青年时代。在遥远的黑龙江，一个十七八岁的青年，跟着一帮壮实的汉子，到原始森林里伐木，踩着厚厚的积雪，把一根根圆木拉到江边、扎成木排。待到来年冰雪消融，借着江水的流动，把木排运到远方。

“站在木排上欣赏江岸风光的时候，心情特别好。”师傅喝着酒聊着

那时的蓝天、白云和滔滔江水。

听师傅讲完自己的放排经历，我说：“师傅等你哪天退休了，咱俩拿出一个月的时间，你带着我，去你放排的地方看看，也去三江口转转，咋样？”当时借着酒劲，师傅拍着胸膛答应下了。多年以后，这个梦想却变得无比遥远了，不光师傅年事已高，受不了远途的劳顿，就连我自己也不敢硬撑着远游了。

与师傅在一起工作差不多有十年了。这十年中，师傅没有被评过先进，也没有获得过劳模这样的荣誉。他跟大多数的工友一样，在汽轮机岗位倒了一辈子班，把那些设备、管道、阀门、仪表视作宝贝。他对待工作的认真态度，是令人钦佩的一撇；他对周围同事和徒弟的热心与率真，是令人钦佩的一捺。简单的两笔写下，对得起工人的“人”字了。



原载

2024年8月16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卢恋秋



阳光彩虹“小白杏”

江 杰（西北油田）

塔克拉玛干沙漠上，早穿皮袄午穿纱。7月12日早上，鲜亮的太阳已挂上了TP358H井场高耸的钻塔，一夜清凉还没退去。

在宿舍区通往井场的土路上，西北油田工程院钻完井所副所长孙伟光和驻井做技术支撑的钻井助理工程师党志刚并排前行。孙伟光昨晚刚到现场，边走边嘱咐党志刚工作要点。可小党一边应着，一边踢路上的小石块，走一步踢一颗。

“石块惹你了？”小党心不在焉的劲儿让孙伟光有些撮火：现在这年轻人，啥时候能成熟。

“我看它不顺眼。”小党嬉笑着，仍在踢。

TP358H井场部署的是丛式井，今天施工的是第一口井。所谓丛式井是在油层丰富构造复杂的探明地区，紧挨着打一排井，快速求产。一排排丛式井，在油藏埋深较浅的油田并不罕见，可在西北油田动辄就超9000米的井深里，这才第二次打，而这两次都是由党志刚负责的。

钻遇到志留系石英砂岩，这是公认的“磨刀石”。这次作业油田上下非常重视，孙伟光也提前赶到现场。

井况复杂，孙伟光总觉得党志刚太年轻，万一有个闪失呢？眼瞅着他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孙伟光就更不放心了。

3年前，5个研究生毕业进所。从繁华都市来到寂寥沙漠，新鲜劲儿

一过，他们难免有些失落，可唯有党志刚一副没心没肺的样儿，一天到晚哼唱“阳光彩虹小白马”，显得幼稚可笑，就得了个外号“小白马”。也许是因为南疆基地轮台盛产又白又甜的白杏，转天就被叫成了“小白杏”，钻井队不少人竟叫他“白工”。

孙伟光脸一沉：“我看你不顺眼，今天领导要来。”

小党随口接道：“来呗。”

这是要抬杠啊。一起走着的钻井平台经理杨江辉连忙劝：“孙所孙所，党工您还不放心？”

打了20多年井的老杨，竟是小党的“死忠粉”。

小党在队上，老杨如影随形；小党不在队上，一天恨不得打过去8个电话。队上的人暗地里叫他“跟屁虫”。

唉，谁让现在的井一打就是超深大位移。人家能设计好轨道，引着钻头在地层里到处钻，钻到复杂地层还能绕过去。过去谁听说过这些？队上有专门搞测控的，可关键环节或突发异常都得党志刚来决定。小党说自己读研究生时学的测控，在井队获得这么高的地位，是沾了新专业的光。

老杨记得，去年打跃进3-3XC井，是小党熬了几个通宵改设计，才绕过了破碎层。否则，一旦发生漏失，损失可就大了。跃进3-3XC井创下了亚洲超深层油气藏水平位移最大纪录。党工这本事，不服行吗？

说话间，三人来到控制室，满屋子清一色40岁往上的精壮汉子，都是井队的头头脑脑。钻井是个高风险活儿，没几年经验积累，坐不到这个房间。

小党在几台显示器旁坐下，连上自己的电脑。有人给孙伟光搬了把椅子放在小党旁。

屋内静极了，偶尔听见压低的轻咳。小党一会儿皱起了眉头，一动不动地盯着数据；一会儿又急速地滚动鼠标，再把筛选出的数据复制放

进一个软件里计算。然后，和孙伟光比画着什么。大家看得云里雾里。

最后，小党发话了：钻时变长，轨迹不稳，井斜出现，已经到了志留系石英砂岩地层，钻头和旋转导向工具可能都有磨损。“起钻，更换井下工具吧。”

“都听明白了吧？连夜整。”老杨立刻起身调兵遣将，他对小党的决定深信不疑。

孙伟光打手机通报情况，却又心存疑虑——钻速态势下降，可数据变化并不明显。

600多根钻杆，光一上一下就得两天。这两天，小党像没事人一样，吃午饭时，孙伟光看见他还玩起了游戏，心下有点气。“也不想想，如果误判，一趟钻就扔30多万元。”他忍不住吡儿他，“你这心可真大！”

第三天傍晚，换过工具，重新开始钻进，钻速虽然不快，但有变快趋势，井斜稳住了。这与志留系钻井情况大致相符。

孙伟光长长舒了一口气。在大家兴高采烈地讨论时，回头看小党，咋趴桌上睡着了？

孙伟光脸色难看了：“这小子，昨晚游戏玩疯了？”

老杨压低了声音，有几分央求地说：“孙所，让他睡会儿吧。井上一出事，党工就失眠，掉头发。这两晚上，都在折腾复钻后的轨迹呢。”

孙伟光一愣，这小子，道道真不少，原来平时的满不在乎都是在减压呀。

孙伟光若有所思。钻一口井动辄上亿元的投资，10多个专业协调，数不清的工程难题，都靠大家各自为战硬撑起来。可自己很少去问大家是怎么撑的，撑得难不难、累不累。在所里，小党这些小字辈，谁没挨过他的训。自己一心想让他们成才，说是为他们好，可最后还是按照自己的标准去评价，所谓的好更像是苛责。

不知为什么，孙伟光想起了那个“小白杏”的绰号。轮台小白杏经

过几场春天的风沙，便从青涩到金黄，成熟得很快。最甜的就是那些被阳光晒成一面红一面黄的杏子。是呀，小白杏都不是一个色，评价人咋能都靠一个标准呢？

很快，天完全黑下来，屋子里空调凉了。孙伟光脱下外套，轻轻盖在小党身上。

原载

2024年8月21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王 萍



藕与荷

李 英（胜利油田）

世人称藕可食，称荷花风姿绰约，出淤泥而不染。我童年时与它们长期为伴，因此有了不一样的感情。

小学二年级的时候，父亲从附近的村子里购买了藕种。藕种跟菜市场卖的藕不同，需得好几节，且头部有芽尖，后有藕棒。父亲在我家旁边的大池塘里栽下了藕种，不久那里便有小小的尖钻出水面，我以为会是荷花，可是它们都散成了软软的绿色小荷叶，一片片趴在水面。

又过了几天，钻出水面的茎有了力气，长开后离水二三十厘米，我看到了希望，高兴得每天都要去水边看一眼，期待哪天钻出一枝荷花来。

池塘里的水是不大洁净的，这些莲藕却不嫌弃，大有越长越旺之势。

荷叶越来越高，有的离水一米多高，碧绿青翠，煞是喜人。池塘被它们占据了一小半，可我始终没有见到荷花的踪影，于是我开始怀疑父亲买的藕不会开花，不再去池塘边傻傻寻找。

7月的一天，我突然看见绿叶中间有一朵白色的花，虽部分被荷叶遮挡，但它长着小船一样的花瓣，花中央是黄绿色的莲蓬，被黄色的丝状花蕊围绕，硕大、洁白、灵动。与田野里那些芦苇、茅草、小小的苦菜花相比，它就像仙子一样，摄住了我的心魄。

漫长的等待里，又有了第二朵、第三朵，颜色皆为纯白。我问父亲

为什么开不出红色的荷花，他说，这种藕就叫白莲，不是观赏用的荷花，又告诉我要好好看护这片藕塘，折了藕叶和荷花，藕就很难长大了。

守着守着，青青的莲蓬变成了黑色，荷叶残破了。每当风过的时候，黑色的莲子在棕色的莲房里，荡来荡去。我总担心那些莲子会落入水中，其实我更想它们落入我的怀里。

一片残荷迎冬雪，万里寂静赴霜华。等到冰面够厚，天也足够冷的时候，我们家就请了采藕师傅起藕了。师傅们喝一口烈酒，穿上雨裤，破冰、下水，沿着藕的生长方向，一点点把藕采出来。那些藕一根根都很完整，卖相极好，是冬日市场里的抢手货。

师傅采藕的时候，我跟姐姐就帮着洗藕装筐。不忙的时候，我们就在冰面上找莲子玩。残留的莲子冻在冰里，要找一块砖头，一点点敲出来。那莲子凉凉的，就像一个个小冰球。

有一年春天，姐姐不知从哪里得知一个方法，将莲子的两头用磨刀石磨透，栽进不透水的小盆子里，再覆上水。过了几天，盆里竟长出了小小的荷叶，硬币大小，玲珑可爱。我很好奇泥土里到底发生了什么。秋天荷叶残败的时候，我们挖出了荷叶掩藏的秘密，原来莲子变成了小小的藕，每节藕只有一个指节长，形态却与塘里的藕一模一样。也许明年它就能长大开花了，我们就把小藕埋进泥里，可惜第二年春天，它没有再发出芽来，我们也失去了兴致，再也没种过小藕。

后来，我外出求学，去过很多地方，见过更多更美的荷花，黄色、红色、绿色，花瓣有重有单，有缸莲，也有生在湖中、娇艳欲滴的绿映红花。这些极美的花，就像画一样，但在我心里它们与曾经陪伴我多年的荷塘，始终不同。

那些白荷，似有一种傲骨，长于贫瘠土地，却丝毫未改变曾经的姿态，且越生越旺，在荷塘里挨挨挤挤，荷茎挺出水面一人多高，似要冲破这池塘的桎梏，变成一个个独立的灵魂，又像朴素的不爱言语的父辈

们，默默坚守在黄河尾间这片荒原。

 原载

2024年8月27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卢恋秋

青与红

卢亚兰（宁夏能化）

宁夏能化在一片戈壁上。办公楼旁有一棵十年的枣树，每天上下班路过总喜欢多看两眼，看风吹落枣花，看秋日阳光慢慢把一树青枣晒成火红的热烈，看一树老去的枝装点灰白的天空，或是此刻，在渐凉的空气中，留下半青半红的果在枝头沐雨。

这一棵枣树，让我想起屈原《橘颂》中的诗句：“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这棵枣树也和屈原笔下的橘树一样眷恋着脚下的土地，深固难徙。

深固难徙，是一棵树的倔强和执着，从一颗种子落地便选择了一生的坚守，一直朝着天空和大地的方向努力延伸，让叶相触在云里，把根紧握在地下，享受阳光和雨露，也承受孤独和风雪，从一棵单薄的小树苗长成挺拔又葱茏的样子，开花也结果。就像我眼前的这棵枣树一样，在这孤独的十年里，来来回回的人从它身旁经过，却很少有人停下来欣赏它的叶子和枝丫有多美。

没有人记得它是哪一年开花结果，也少有人去枝头打一颗枣，品尝那青与红里生命成长的苦涩和甜美，它的果总在晒足秋日的暖阳后回归大地。这片草坪土质贫瘠，几年来周围的草坪和小树陆续枯萎换了新苗，有好几个春天看枣树迟迟没有发芽，我担心它也放弃了，却突然在某个清晨遇见那一树青绿的芽，我想，它的春天总是比别的树来得迟一些。

戈壁的干涸没有摧毁它的坚守，它把枝丫伸向了离天空更近的地方。

在很多次的回眸里，我想，这棵树一定读懂了我对它的喜欢和崇敬，这棵枣树和这世间所有伟岸或矮小的树木是一样的，在倔强的生成中，承载了生命的风霜雨雪，也承载着万物生灵的情感。当云端的飞鸟用翅膀丈量着天空的宽度时，会有一棵树站在夜幕中托起一个小小的巢，等待着倦飞的鸟儿；当飞奔的动物用四肢寻找大地的边缘时，会有一棵树连着一棵树站成了森林，遮挡过往的风；当离家的少年用脚步去远方寻找生命的真谛时，会有一棵树始终站在老屋的门前画着年轮，等待归家的少年。于是，每棵树都有了自己的故事，有了万物生灵的温暖，有了心灵的寄托和等待，成了心的根和命的魂。

我喜欢这样有温暖的一棵树，那一圈圈悄悄增长的年轮是藏在风中的秘密。此刻在我眼前的这棵枣树，它在更迭的平凡四季中画着自己的年轮，从它身旁经过的人，也在流逝的岁月里画着自己平凡的年轮。他们都和一棵树一样深深地把根扎在最初选择的地方，干一份平凡的事业，守一个热爱的家园，十年如一日。树一直在，人也一直都在，深固难徙。

我可以大声地说出对一片土地的热爱，而这棵树却一直都是沉默的，不诉欢喜也不言悲苦，只是默默地把根伸向更深的土地。

 原载

2024年8月27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卢恋秋

最好的礼物

刘江涛（西北油田）

5月19日，响晴晴的天，阳光一簇簇如利剑般直射南疆大漠。临近傍晚，不曾喘息的沙尘暴，让一个个小红人儿瞬间成了只剩大白牙的小土人儿。

晚饭后，我不由自主跑到实训车间，近来竞赛中的那些题如鲠在喉。看着一页页习题，感觉哪儿哪儿都熟悉，可上机一模拟就坏了菜，一个个知识点，记住这个，转眼忘了那个。人上了年纪，记性就变差，只好多下笨功夫。

当天值夜班的西北油田完井中心老同事冯江力，正闷头绘制着什么。

“臭小子，就你能。搞好管具质监那摊子不就成了？”说着，冯江力将一份应急演练操作系统手绘指南递给我，“非参加技能竞赛，和年轻人同台竞技，有你的好戏看。”

疾步操控室，比对控制台，定睛一看，提升、循环、电气、制动等系统，每一个控制按钮、每一步操作流程，甚至每一个问题处置，冯江力都在手绘指南上做了详细说明。这不就是夺冠的“武林秘籍”吗？我如获至宝，又操作了两遍，才一路小跑回了宿舍。

“诶，你在呢，正说给你打电话。”

说话的是媳妇，正提着大包小包站在宿舍门口。我一个箭步上前接过东西。媳妇从轮台来南镇参加为期一周的井控培训。

第二天一早，上班路上遇到同事李建军大姐，听说媳妇来了便约着晚上一起吃饭。

“要不你们姐妹先聚，我就不参加了。您看，眼瞅着要竞赛了……”

当晚，我不仅没陪媳妇吃饭，临近子夜还在油管厂准备竞赛的事情。

“API常用标准管J值指名义尺寸下，螺纹机紧后，过盈三圈所对应的位置。以此判断丝扣上紧程度，以免螺纹塑性变形，使应力集中管端，降低螺纹抗拉性……”我紧握水笔，狠抠脑门，生怕错过一个知识点。

“转岗不在早晚，笨鸟得先飞。”师傅的话，一直刻在心头。

次日清晨，蒙眬中，一摸身旁，媳妇哪儿去了？

“江涛，我搬回旅店了。你是老师傅了，记忆力差，和年轻人竞赛不过，别参加再丢人现眼的。”一张纸条，熟悉的字迹，留在桌上。

一周后，媳妇负责组织的井控培训结束，匆忙返回了百公里外的轮台县。

6月10日，我将第一名的竞赛成绩发给媳妇后，竟一天没消息。直到晚上12点，她才忽然发来一条视频。原来是5月20日那晚在我门外偷偷录的：一个天命大漠人，指手画脚、咬文嚼字学习的过往，还配了一小段录音。仔细一听，竟是我半夜念叨着油管厂检维修的点点滴滴。

七夕那天，媳妇又来探亲。我很抱歉，七夕啥礼物都没送。媳妇却说：“第一就是最好的礼物，你一直没让我失望。”

别说，结婚20多年，我最怕自己做不好事情，因为那会丢了媳妇的脸。

 原载

2024年8月28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王 萍

梦回芳草思依依

汪燮卿（中国工程院院士）

年过90尚能思考，实为一件乐事。往事如潮，略记二三件。

端午忆旧

刚过端午节，不知为何想起80年前过端午的情景。那时候，侵华日军龟缩在浙江龙游县城里，突然有谣传说日本人要出城扫荡。我们住在西徐村的外婆家，距离龙游县城只有七八公里地。一听到谣传，大人小孩马上拿上大小包裹和拐杖逃难。

往北5公里是大王村，母亲左手拿着包袱，右手拄着拐杖，迈着三寸金莲，背着当时还不到3岁的妹妹翠英。母亲的一双小脚好不容易走了两公里，来到了一个大祠堂里。四面八方涌来的难民已经不少了。

刚到，妹妹翠英嚷嚷着肚子饿要喝稀饭，幸亏祠堂里有心善的大娘端来稀饭和咸菜。祠堂里有孩子的哭声、母亲的叫嚷声，孩子们围着祠堂来回玩耍，老头儿躺在地上抽烟，只有我躲在母亲背后不作声。大约过了一个小时，有人跑来说日本人没有出城，我们才敢回到外婆家。

第二天清晨，又有人说日本人要出城，天没亮，又开始逃难，这次去的是大姨妈家，从外婆家往北到大姨妈家所在的里贤村大约5公里。这次，我们住了3个星期才回家。

说起里贤村，那真是个好地方。从西徐村到里贤村只有一条山间小道可走，途经石楠村，沿着山路进入里贤村像是进入另一个世界，一片稻田，漫无边际。村口有一个大池塘，池塘旁边矗立着一座三层楼，是当地地主余树藩的家。我的姨妈叫徐娇凤，是这家的第三个儿媳妇，靠着这层关系我们才能到这里来避难。我们被安排在一个偏房里，偏房很隐蔽，又与住房相连，吃住行动都比较方便。这个偏房设计得之所以特殊，因为它是挖了山洞然后再砌上砖瓦的。

两层楼的房子，打开二层的门就是山，真是开门见山。空闲时，我们几个孩子就爬到山上摘水果吃。说起水果，当地的水蜜桃很有名，品种也多，其中有黄色的蟠桃，质地柔软清香，黑色的蟠桃，香甜硬脆。小孩儿牙好都捡黑桃吃，而老人们则愿意吃松软的黄桃。

南方夏天炎热，当时的卫生条件又差，差不多每个孩子头上都长着火疖子。乡下缺医少药，就用迷信办法治疗，差不多每天都有人来求余树藩老爷爷化毒消疔。他老人家对孩子来者不拒，砚台磨墨，用毛笔蘸墨水在孩子的头上一边画符一边念念有词，等他那一串长经念完，最后念五个字：急急可显灵，再把笔往地上一扔，就把热毒赶跑了。至于效果如何，我就知道了。

过了大半个世纪，我仍清晰记得西徐村和里贤村的一草一木、一人一事。端午那天，我给妹妹翠英打电话，把回忆跟她说了一遍，她那时也不过3岁，全然不记得了。

回避测智商

我至今没有测过智商。有人认为院士的智商一定很高，但我并不认同。我觉得自己智商不高，又怕测出的智商数据低影响自己的情绪。

十几年前，我在《读者》杂志上看到一篇文章，文中附有一幅画，

画的是一棵大树。文章要求读者看完这张画以后数一数树上有几个人头。起初，我并未发现画中隐藏的人头，经过仔细观察，我发现树叶卷成各种形状，仿佛人头一般。我数了数，大约有七个，但正确答案是八个。最后一个是在别人指点下找到的，这件事让我意识到自己的观察能力可能不够敏锐。

另一个例子发生在我在德国学习期间。我利用业余时间学习手风琴，有一位德国老师来教我。每周四下午，我背着琴带着乐谱去上课，回来后按照老师的布置练习。但在下一周的课上，老师发现我看五线谱的速度很慢，手指与乐谱的配合不佳。这让我意识到，我在音乐方面的感知和反应速度确实较慢。尽管我对音乐充满兴趣，甚至能够凭记忆背下一些曲子，但在五线谱上却显得力不从心。这说明我的感官系统在某些方面不够灵敏，转换速度较慢。

基于以上经历，我认为天赋的好与坏、多与少不可强求，只要能够勤奋努力，充分利用现有的基础，便能为社会作出贡献。

我认为，世间万物处于一种动态平衡之中，而这种平衡是不断变化的。人类也是如此。社会的进步和历史的发展是一个状态取代另一个状态的过程。这个过程可以用一个平衡参数 k 值来表示。我相信，人的一生就是在追求这个 k 值。平衡的状态不可能偏向一方，因此世界上不会出现太大的奇迹。我们在遇到困难时不应当灰心丧气，取得成就时也不应忘乎所以。这便是追求 k 值的过程。

向陶渊明学习

人老了也需要有个学习的对象，这样思想才能有所依托，内心也会平稳踏实。向孔子学习太难了，因为他太伟大，距离我太遥远。他曾说过，“朝闻道夕死可矣”，这种对真理的献身精神我恐怕难以做到。向李

白学习也难以实现，他的人生观过于豪迈乐观，我也达不到那样的境界。相反，我更欣赏陶渊明的诗词，如“归去来兮”表达了他离职还乡后的心境；“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则体现了他对现实社会的态度。特别是“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这四句话，写得非常好。他既回顾过去，又有自我批评的精神，同时又认为这些缺点是可以改正的。这种乐观向上、一分为二的精神值得我学习。

因此，在我剩余不多的日子里，我希望做一点有益于人民的工作，在历史上留下一些痕迹，至于是非对错，且留给后人评判。

**原载**

2024年9月6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卢恋秋

小马归队

蒋如高（华东石油工程）

从营地到井场有三段路，一段是沥青路，一段是砂石路，一段是钻杆排路。

8月26日，是马文祥重回40671钻井队的第10天。他特意起个大早，提着安全帽走出营地，直奔江苏海安县境内的井场。前一天，张3-10井设计书下来了，他需要跟班交代施工任务。

清晨5点，太阳还未露脸，苏北平原很是静谧。沥青路面上，黑色的沥青、白色的标线，显得泾渭分明，像极了 he 前阵子压抑的心情。

一个多月前，华东石油工程公司扬州综合办公基地里，马文祥被领导叫到办公室。

“小马，这轮人力资源统筹优化，一部分员工要去基层。你这么年轻，能不能带个头？”那一刻，36岁的他不知如何回答，只是一个劲儿、一个劲儿地点头。

9年前，马文祥因为工作出色，被单位领导从钻井队调到机关，干起了宣传干事、党办秘书的工作。他边学边干，舞文弄墨，秉烛达旦，几年下来，成了单位里颇有名气的“笔杆子”。如今，面对再一次转岗，放在谁的心里，都不是滋味。

约莫一支烟的工夫，太阳露出羞涩的脸庞，苏北的村庄顿时喧闹起来。砂石路面上，大小不一的石块，让马文祥有些步履蹒跚，心绪也不

免凌乱起来。

马文祥的家离单位机关大楼不远。当时，马文祥每天早出晚归，总能和家人见面。工作忙中有累，生活平凡有味。可到了井队，回家便不是件容易事了。

“你这次去基层，家里家外不用操心，倒是遂了你的心愿！”妻子埋怨道。妻子一边悄悄抹着泪，一边默默地收拾行李。她把马文祥还未看完的几本钻井专业书，整整齐齐地放进行李箱。女人的嘴、菩萨的心，马文祥知道，妻子还是支持自己转岗的。

渐行渐近，太阳已升至石油井架的顶部，光线炙热而强烈。昨夜的一场秋雨，把通往井场的钻杆排路面洗涤得格外清亮，马文祥的心思也豁然纯净起来。

10天前，在扬州培训基地取得HSE培训证、井控培训证、硫化氢防护技术培训证后，马文祥正式赶赴40671钻井队报到。“小马兄弟，欢迎你重归故里。”张书记、朱队长双双拥抱了他。放下行李，穿上红工服的那一刻，马文祥的双眼湿润了……

阔别井队已9年，当年同自己一起摸爬滚打的张卫星不仅当上了副队长，还获得了江苏省“五一劳动能手”称号。自己一切都要重来，马文祥心里不禁忐忑，从未有过的本领恐慌瞬间袭来。报到第二天，他服从队领导安排，像个“小尾巴”似的跟在张卫星后面，开始了“再学习”的模式。

劳动之余，马文祥会陷入沉思：世上很多道路，并非是笔直的、开阔的，而是曲折的、崎岖的，但一定都是向前的。

心若在，梦就在。马文祥行进在钻杆排路面上，仰望近在咫尺的石油井架，听着阵阵轰鸣的钻机声，呼吸着秋老虎的闷热空气，不由得加快了脚步。



原载

2024年9月11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王 萍

秋风又过走马梁

楚学朋（江汉油田）

陕北的秋，来得冒失而匆忙。

先是一阵接一阵有些迫不及待的雨水打头阵。也许是被灼热的夏天“困”得狠了，雨水来得特别忙乱，汇集到山沟里变成黄色的泥汤奔泻而下，把采油站门口平整的路面冲出一道道口子。

雨水过后，天突然变得瓦蓝，又高又远，干净得看不到一丝云彩，毒辣辣的日头突然就“冷”了，明明是中午却不再像夏天那般晒得脸疼。眼看着日头出得迟了，落山也早了，梯田里白色、紫色的洋芋花悄悄落了，玉米缨子变成了酱红色，地瓜藤也不再疯长，硕大的南瓜躺在地里，呛人的炊烟里多了一丝秸秆燃烧过后的香甜味……

宣布秋天正式来临的，是午后那阵秋风。下午，正在擦拭抽油机的我，突然听到种在井场边的枣树发出“瑟瑟”的摇摆声。这棵枣树是井场的边界，边界外就是一百多米深的大沟和连绵不断无边无际的黄土塬。

这风，刮过枣树，刮过我的玉米地，刮过开春才种下的侧柏，刮过我的工衣，撩起了我用来抵挡沙尘的方巾，带着蒙古高原特有的粗犷和凛冽，热情地和我打着招呼：“老伙计，你还好吗？”

我与秋风的约定，在这走马梁上一年一会，从一头乌发变成两鬓带霜，却从未爽约。

走马梁，是一处横亘在乡道中的险地，沟深路险车船不通，运送东

西只能靠马、骡子等牲口一趟趟挪，稍不注意就会滚落到沟底。偏偏在这险峻处，形成了一个自然村，百来户人家靠着地里微薄的收获扎根于此。采油站就在走马梁村的边上，是江汉油田坪北经理部最西边的小站。

初到采油站，无水无路无信号，山坡是光秃秃的黄。不知道是哪位守站的前辈留下的几本书早就看腻了，闲暇时间，采油工当起了农民。井场外南边向阳的土地平整，点了几窝甜瓜、西瓜，边上种了几垄玉米，挡风遮阴一举两得；东边种上西红柿、洋芋、地瓜、葵花籽儿和辣椒。

收获从夏天就开始了。

早上摘俩泛着青红的西红柿做个鸡蛋面，吃饱了一抹嘴就去巡井。晌午了凉拌个苦菜，摘几个辣椒炒几片腊肉。累了，坐在树下摘个甜瓜，一切两半，我一半，大黄一半。大黄是养在采油站的一只小土狗。啃剩的瓜皮，被几只鸡啄得干干净净。

但真正的收获是从秋天开始的。

秋风一吹，那泛着青绿的酸枣，一夜之间就泛了红。山坡上的槐树林，被秋风染得泛起微微的黄。谷子低下了沉甸甸的头，锅盖大的葵花盘儿也更加厚重起来。把镰刀磨亮、给镢头换根把儿、把西北角的晾场清扫干净，采油工的农忙就要开始了。

其实，最先进入收获状态的是田鼠。秋风一过，它们就着急地忙开了，趁着夜色，把地里种的黄豆、花生、地瓜一点一点运回窝里，直到储够一个冬天的粮食。我巡井的时候，它们会从洞口探出头来好奇地看着我，在我择菜的时候大摇大摆地从我跟前跑过。

今年8月下了一场大雨，灌满了鼠洞。田鼠一家有些狼狈地躲在鸡窝边上，看到我巡检的手电筒居然不跑，最后毫不客气地吃光了鸡的早饭。大黄汪汪叫了两声就跑回了屋里，落得个眼不见心不烦。

在这个只有寂寞的采油小站，大黄早就和田鼠建立了颇有默契的邻里关系，我倒显得像个外人。收完玉米棒子后，我把一捧玉米粒放在田

鼠洞口。

最让人开心的是刨洋芋。洋芋是陕北人对土豆的叫法。我用焊工给我做的三齿叉，将一个又一个圆溜溜的洋芋刨出来，收完后带着泥堆在房头晾去土气潮气，放在窖里能吃一个冬天。

葵花盘也被砍了下来，晒干后剥出来用大筐箩晒在门口，晒得差不多了，一半生吃一半炒，就连大黄都练就了一嘴嗑瓜子的绝活。地里的甜瓜早已经被我和大黄祸祸完了，剩下一个，掏出籽留着，明年再种。至于花生，只摘大果儿，剩下的就扔在坡上，自有野鸡、野兔把它们吃得干干净净。

趁着秋风乍起下到沟里，那些生长了几十年的核桃树，枝头挂满了青绿泛黄的果子，砸开后就是嫩生生的核桃仁。这个季节，手上和嘴角常常会被核桃汁染成黄色。柿子这东西不好保存，做柿饼难度极高，只能摘多少吃多少了。

在忙忙乱乱的收获中，秋风始终盘旋在走马梁上，空气中弥漫着谷物丰收的味道。颗粒归仓后，秋风凛冽起来，刮过树梢时渐渐有了呼哨声。掉落的叶子打在窗户上啪然作响。此外，就是抽油机的声音。守了十几年，每台抽油机的运转声我都能够分辨得一清二楚。声音不变，心里踏实。

窗外是秋风，天空悬明月，炉子上热着茶，大黄在啃骨头，我写着工作笔记。那一笔一画中，分明有了微凉的秋意。



原载

2024年9月12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卢恋秋



亲人心中月更圆

刘江涛（西北油田）

十多天前，西北油田完井管理中心驻轮台鸿源厂的质监岗要换人。听说有人推荐我去，心里的小火苗瞬间就被点燃了。运气这么好吗？回轮台驻厂意味着我和妻终于可以真正团圆了。

2012年，妻到中原油田培训中心新疆项目负责井控培训。跟着单位在新疆闯荡，十几年间，妻南北疆跑了个遍。最后，在轮台扎下根，服务于西北和塔里木两大油田20多个乙方施工队伍。

妻40多岁入疆，一直都很拼。有时看她累，我便劝她：“咱父母年纪大了，孩子也大了，干不了就回来吧。”

妻却说：“等业务稳定下来再说，这块业务真黄了，家里兄弟姐妹的日子就难了。”

妻经历过发不出工资的日子，说那种心里的苦，这辈子都不愿再尝，也不愿单位里的小姐妹再有这样的经历。

2021年夏，我从中原油田调到西北油田。本以为这下可以夫妻团圆了，不承想，虽说我所在的联合基地离轮台不过70多公里，两人却都忙，见一面依然很难。

想都不敢想，这一次竟然有这样的幸运，能和妻调整到一起。还真是就这么幸运。

第二天，领导找我谈，让我抓紧收拾收拾到轮台，还交代我岗位很

重要，要怎么怎么样。领导说了大半天，我认真地听着，时不时点头，心里那个小人早蹦八丈高，咋都摠不住。

到了轮台，我跟着组长一起进入两个生产厂。一接触工作才知道，虽然厂里有自己的质检员，拥有完备的检测设备，可是，质监岗要在油管检维修的清洗、分选、探伤、试压等十来个环节做实每一步质量监管，还要在短节的下料车削、螺纹检验、探伤及出入库流程，管控好质量。稍一走神，很可能就会走眼。作为甲方监督人员，规定抽检，即使你按要求去做，也很难保证你抽到的一定是有瑕疵的。

几天下来，我才知道这活儿有多难干。

没有办法，我和组长只能做得比厂家质检员还要细致认真。上班头几天，我俩分工，一个扣一个扣地检查，一个部件一个部件地过手。

虽然两家工厂都在妻培训站附近，我天天上下班从她门前过，可别说见面了，就是视频也顾不上。我刚接手工作，忙得不亦乐乎。妻那边正遇上办班高峰，培训、考试、换证，忙得不可开交。我们又都和同事合住，白天见不到，晚上也不能在一起。

回轮台十几天，只有一次我买了水果来到她单位大门前，叫她出来见了一面。我从车窗递出水果，指指车上的同事说：“你是老轮台，哪天请我们吃饭。”

妻飘来一句：“好，你们想好吃啥。”瞬间又不见了影子。

大家都晕头晕脑地忙着，不知今夕是何夕。前两天傍晚，临下班时，组长说起月饼，才知道就要过中秋节了。问了组长中秋不加班后，我急着给妻打电话。

妻却迟疑了一下：“我问问经理，看走访甲方不。你等一下。”

不一会儿，妻打电话过来：“经理说，节前走访，过节不走，你过来吧。”

我连说好。到时候再把视频一开，两家老人，还有闺女——一家人

不在一起过中秋已经有12年了。

谁知道，就在中秋上午，接到消息，顺北一口井因为钻速提升，提前两天完钻，进入完井程序。生产正常运行情况下，我们只能安排加班了。

承修厂的质检部负责人有些歉意地说：“今天中秋，要不商检他们来，我安排人，做好记录和视频，你们就别跑了。”

组长看着我说：“我盯着，你跟媳妇过个节。”

我嘴硬地说：“老夫老妻过啥节？”我不能自己过中秋，让组长熬一个节。

中午吃饭时，我悄悄躲一旁给妻打电话，汇报了这事。加班成瘾的妻反倒安慰我：“没事，加班要专心，才能少出错。只要咱俩工作干得好，老人孩子心里的月亮才是圆的。”有妻这句话，我一溜烟赶到了现场。

午夜时分，和组长走出灯火通明的车间，想给妻儿老小问个好，想想他们该都睡了，只好作罢。

一抬头，一轮明月挂在幽深的天空，那样亮，又是那样圆。

 原载

2024年9月18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王 萍

夜深千帐灯

王晓静（地球物理公司）

霍拉山从前的每一个夜晚都不曾像现在这样，被帐篷里透出的点点微光穿透巨大紧密的黑暗。它们像夜的眼睛，在太阳的余晖逐渐消弭之后，奋不顾身地跃然夜色之上，令黑夜既生动又充满活力。

地球物理公司SGC2103物探队一进驻天山山脉南麓的霍拉山，帐篷就像一朵朵蓝色的蘑菇，一夜之间长满群山。帐篷通常搭建在霍拉山平坦的腰腹、河谷两边的高台上，简陋却散发着浓郁的生活气息。

我第一次见杨敏是在七月初，烈日火红，大地一片炽热。

杨敏所在的帐篷是我遇到的第一顶，编号001，是物探队的食堂。它建在河床一侧开阔平坦的高处，周围遍布骆驼刺和刺山柑。帐篷与帐篷之间被她用黑色网布和支架撑起一间开放式餐厅。

杨敏一边和我聊天，一边背上十五六公斤重的饭菜，再提上一大桶绿豆水笑吟吟地等着我，和她一起去山上给打井队员送午饭。整个路程大约要翻过三座山头，耗时两个小时。

杨敏长着一双适合爬山的大长腿，像鹅喉羚一样矫健有力。虽然负重十几公斤，却还要时不时停下来等我。那段陡峭破碎的山路是我走过最荒凉最贫瘠的路，没有一棵树一块结实的石头可以倚靠。一同前去送饭的物探队钻井副经理尹国良提醒我要紧紧踩住杨敏的脚窝，脚与地面尽量平行。我试过了，效果并不好，身体的平衡始终很难掌握，只好手

脚并用地向山上爬。

然而，山路越来越陡直，胆怯和体力不支严重拖累了我的速度，杨敏离我越来越远。一直在后面跟着我的尹国良说：“别追了，你追不上她的。”

我走到一处略显平坦的半山腰，站稳了，打开手机的录像功能开始记录和追寻杨敏。遗憾的是，她拐过几个弯就消失在镜头里。她去了更高更险峻的山。据说，在她攀爬的一座山的山顶上，有一根垂直的绳子可以带她快速通向另一座山。起初她很胆怯，像所有女孩子一样，抓住绳子的手抖个不停，后来就习惯了，现在可以像长臂猿那样上下自如。我从尹国良的讲述中了解这一切，并对此深信不疑，因为他的手机里存有杨敏攀岩的视频。

我与杨敏的一面之缘就这样匆匆结束。数月后，她工作完成回到陕西汉中老家，我们再也没见过。

回到001帐篷点，尹国良打开车后备箱，抱出两个滚圆的西瓜，还有一箱矿泉水，放在帐篷里的床脚边。在无人区里，最平常普通的食物也会变得异常珍贵。

离帐篷不远的地方放着一块太阳能板，四四方方，小黑板那么大，提供最基本的生活用电。我想象着太阳能板在黑夜发挥巨大的作用，比如，让漆黑的帐篷充满温暖的光亮，使频频被风雨冰雹光顾的夜晚显得不那么凄凉和飘摇。

想象终究无法与现实完全重合，我在等一个重要机会。

若干天后，我终于融入了霍拉山的夜晚。这源于另一个美丽的钻井女工——冬花。像一朵绽放在寒冬的腊梅，冬花有一种高洁雅致的美。局促的帐篷里除了一张行军床、一张切菜煮饭的案板外，还有一个小而简陋的梳妆台——准确地说只是一个塑料货架，上面堆满了化妆品。

与杨敏一样，冬花也是持家的好手。她把帐篷里里外外收拾得整洁

又敞亮。然而，帐篷并非固定不变，随着片区打井工作陆续结束，要不断搬家。

霍拉山起起伏伏，最高处的帐篷搭建在海拔3000多米的山上。那天深夜，电闪雷鸣不期而至，急雨之后下起冰雹。帐篷发出“噗噗噗”的响声，仿佛被千万只锤头击打。冬花说：“别害怕，我们的帐篷结实得很。”一盏十瓦特的照明灯悬在头顶，激烈地随着帐篷一起摇晃。我们一声不响地坐在窄床上，像坐进一叶扁舟，在波涛汹涌的海面起伏，而隔壁帐篷里钻井工们呼啸的鼾声有了风雨的加持显得格外热烈隆重。

这样的天气总是来去匆匆，一刻钟后，帐外突然停止喧哗。我和冬花紧紧依偎在帐顶投射的那团暖光里，感受着黑夜漫长的沉寂，内心竟莫名地平静。

如此动荡之夜，霍拉山上的点点微光始终没有熄灭，它们分布在深邃无比的黑暗中，彼此默默地守护。我深深感知着它们存在的力量。这力量坚定无比地盘踞在霍拉山上，光芒四射，它温暖着深夜里的每一缕风，每一场雨，每一轮冰雹，每一片雪花，每一位勘探队员坚强勇敢的心。

 原载

2024年9月19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卢恋秋



漫长的雨季

王晓静（地球物理公司）

霍拉山的雨季从暮春就开始了。

这有悖于北方四季分明的气候，仿佛暖热多雨的夏季按捺不住提早出现。然而，只是多雨，并不暖热，而且雨永远不孤行，总是夹杂着冰雹甚至引来飞雪，十分寒凉。

地球物理公司SGC2103物探队进驻天山南麓霍拉山时正赶上初雨。雨大概算准了日子，特意为队伍洗尘而来。

雨水裹挟泥沙从天山一路奔袭南下，进入霍拉山狭长的沟谷时已同泥浆没有分别。水色浊黄，呈汹涌之势，所经处总有新的泥、石、沙、草、木被挟走。沟谷两岸的灌木裸根悬在半空摇摇欲坠，细密冗长的根须在风中凌乱着却拼命向有沙泥的地方扎。一切生命都不会放弃活下去的机会。还有大片大片的沙砾堆，经年被雨水冲刷洗涤，早已千疮百孔。有的被削掉一半，有的完全被掏空，剩下一张巨大的薄脆的沙砾壳，如弯刀、长剑一般的锋利。

要勘探，先修路。没有路，人和设备进不了山。

三台大铲车在沟谷里铿铿锵锵了半月，“鹏飞路”“赵磊路”……陆续有了路的雏形。它们都是以人名命名的路。在不下雨的日子里，每一条铺满碎石的路泛着青白、鸽灰色的亮光，浅浅地嵌入地面，像游弋在霍拉山褶皱里的一条条长蛇。物探队员每天走在以队友名字命名的路上，

像走在家乡熟悉的林荫小道，有关城市与烟火的记忆时常被唤醒。

人工修凿的路不会一成不变，我们的物探队不是专业修路队，何况没完没了的雨不给路长存的机会。雨后的每一个清晨，守候在山里的铲车便挥动铲刀，轰轰隆隆地在每一处被冲毁的路段上忙碌。进山的施工车队载着人和设备紧随其后。

一进入雨季，气候就变得异常，一天之内，春、夏、秋、冬走马灯似的轮换。队员们每天进山除了背采集设备，还要把雨衣、塑料布、棉衣打个包也背在身上。

钻井班长王飞说，最狼狈的是在“刀片”山区施工。先是惊天动地的电闪雷鸣，大家本能地四处躲。可是躲到哪儿去呢？这里是石头的王国，光秃瘦削的破碎山体高耸入云，即使有山洞也绝不是避难所，那是泥石流常走的通道。唯一能保护自己的方法是赶快把雨衣穿上，迅速爬上宽敞平坦的高地，然后紧紧依靠在一起，静静地等待暴雨冰雹从天而降。

小雨还好，要赶上疾风骤雨，这种方法护不住小腿以下部分。雨过天晴后，每走一步，吸饱了雨水的鞋窠里就会发出“咣当咣当”的响声，像踩在烂泥里。

这不算最糟糕的。

风雨激烈时会掀起雨衣一角扑向身上的生产物资。后来，每一个作业小组出发前都会将一张四四方方大塑料布绑在身上。风雨一来，立刻抖开，一人拽住一个角，叉腿直立。女工护住生产物资站在篷布正中。雨来得突兀，走得突然，毫无征兆地，少则一刻钟，多则一两个小时，雨过天晴后，一架淡淡的彩虹挂上天边。大家脱掉雨衣继续未完成的工作。一切仿佛没有发生。

王飞的车里总是备着压缩饼干、棉衣和水，还有应急物资。下山的人只要看到山谷里班长穿着鲜艳的红色工衣站在车旁，心里就会涌起回

家的暖意。

每一段静好的岁月，都要靠勇敢的人去拼争。

在霍拉山，在物探队，勇敢似乎与生俱来。它们在队员的身体里一声不响地生根发芽，蓬蓬勃勃，开枝散叶，生发出无穷的力量。

在食堂吃晚饭的时候，碰到排列副队长陈蓬山，他背上总挂着一幅巨大的白色“地图”，在日渐褪色的红色工衣上轮廓格外清晰。那是雨水和汗水共同绘成的作品。蓬山年轻，体格壮实，一轮一轮雨水和汗水浇下来，身体自带的烘干功能就变得越来越强大。我问他被反复浸泡是什么感觉，他龇着牙说不出来。有一件事却令他想起来就心悸，话也多起来。

那是开工前的几天，所有验收工作已准备妥当，只等排列布设完成即可开炮。彼时，七八支排列队伍几百号人每天背着采集设备从不同方向向山峰的中间部分聚拢。一旦排列接通，霍拉山上就会响起中国石化勘探第一炮。那是整个工区里悬崖峭壁最多、刀片山切割最剧烈、陡崖最深的区域。那几天风雨无常，承载运输职能的直升机经常被迫停飞，每天的工作时长大大缩减。

山势险峻加上体力不支，很多季节工打了退堂鼓。几天下来，宿舍里的空床渐渐多起来。陈蓬山眉头的疙瘩结实得像块石头，没有人能打得开。陈蓬山连夜修改施工模式，将七八个排列队伍里登山经验最丰富的彝族兄弟召集起来。一百多号人成立“登山先锋队”，进军最险最陡的山，完成排列的最后大连接。雨天山体湿滑，当然不能贸然进山，只好见缝插针地把零零星星的多云天气、阴天充分利用起来。

开炮了！终于开炮了！当激动和喜悦的情绪在队伍里迅速发酵蔓延的时候，陈蓬山像堆烂泥软软地瘫在霍拉山脚下。没有人可以胜天，人能战胜的只有自己内心的恐惧、彷徨和百虑千愁。

雨季漫长得像一条亘古不息的河，从遥远的天的尽头逶迤而来，带

着某种神秘的旨意，为考验物探人的意志、消磨物探人的锐性前赴后继。当庆祝勘探结束的鞭炮声在霍拉山轰然炸响的时候，雨终于明白了——一场浩浩荡荡终究是枉然。



原载

2024年10月17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卢恋秋



我有一片滩涂

邹会莉（胜利油田）

滩涂记

与海水交织融合，淹没了大地。蒿草灌木、铁塔基座和通往井场道路两侧的栏杆，只显露出一条细长的红色线条。每当油井线路出现故障时，我和我的同事——胜利油田滨海配电运维站的员工会蹚着没过大腿的积水，向一半泡在水里的井座进发。油井如同孤岛漂浮在水面，遥不可及。探路棒摸索着水路下的障碍，踉跄着向前，鞋里灌满雨水和沙子，每一步“噗噗”作响，如走在布满砾石的沙地里。所有人互相扶携着，穿过密集的风雨，走向在“海”中央的油井。

大海退潮形成的滩涂是如此神秘而辽阔，我无数次地行进其中，如探险家般去探寻隐匿的宝藏。

海滩呈现潮水退去的波纹痕迹，刀斧刻凿般清晰触目，像一条条鱼儿的廓形，圆鼓鼓的身体灵动地游弋在海滩，朝着大海归去的方向。日复一日地潮汐轮回，耳畔回荡着潮水的回响，淤泥从趾缝滑溜地挤出，会携带着黄土高原的印记吗？

滩涂上不缺的就是水生浮游动物，黑色泥沙四周冒出一圈圈泡泡，用铲子深挖总会收获连连惊喜。戴着深色围巾、穿着胶鞋的拾螺妇女，拥有着海风般爽朗的性格。她们是这片海域密不可分的组成，彼此眷恋，

彼此容纳。

离海较远的沙地，渐渐演变为成片荒滩，碱蓬和苇子慢慢掌管了那里，而大大小小的水泡子则成为鲢鱼、鲫鱼寄居的场所。不知何时，排列整齐、密密分布的光伏电板成为荒滩主角，像向日葵般高扬着头，追寻着光的方向，吸纳着阳光。

我和同事检查调试线路，让绿色电能奔驰在四通八达的电网通道。太阳能板下有波光粼粼的水泡子，鱼儿在自由潜游。

弯曲的采油道路，通往一座废弃的海陆采油平台。那里曾经历过风暴潮的无情肆虐，荒废的道路像是沉默的祭奠。看着此刻平静的大海，我却难以自持。大海接纳世间许多的风风雨雨，荡涤了一切，也吞没着一切。

滚滚黄河向东流，携泥裹沙入大海，造就了这片水草丰美、环境优良的大滩涂，造就了这片无数珍禽异鸟、鱼鳖虾蟹繁衍栖息的乐园，金雕、白枕鹤、丹顶鹤等珍贵鸟类都在这里留下过倩影。黄河是大自然对湿地的恩赐，入海口就像是躺在黄河母亲臂弯里的一个幸福的孩子。

我久久地凝视着滩涂，无法转移自己的目光。在人与自然关系中，自然以馈赠者的角色，无私地奉献着林木、绿水、鸟类，以及美妙绝伦一眼万年的美景。我们发掘着、记录着，让更多的人喜欢这里。阵阵久违的海腥味扑面而来，我贪婪地嗅着。

凌云记

铁塔，如枚钢针直刺刺地冲向蓝天。

滨海配电站运维员工袁鹏飞跟着师傅毕新明，开始了第一次高空登塔作业。虽已练习十几次，动作要领、注意事项早烂熟于心，可轮到真正实操时，他的心还是不受控地狂跳，掌心里沁出细密的汗珠。

师傅带头向上攀爬，叮嘱他眼睛朝上看，掌握好节奏。袁鹏飞跟在师傅身后，小心翼翼地跟着。矫健的双臂如猿猴般牢牢地握住铁管，踩得稳固后再向上攀登。他的眼前飘拂着工衣的红艳，像朵云霞在前方呼唤着他。

年过半百的毕师傅，仍在生产一线坚守着。顶着黑白交织的蓬发，野外作业晒得黝黑的脸泛着油光，最明亮的就是他的眼睛，黑白分明，清清爽爽。

前几年，师傅带着患病的师娘四处奔波治疗，好在病情得到控制。他讲，在前线收入高，干就得了，来了就要踏实干。工余时间他喜欢把大家聚拢一起，拉个闲呱，生活倒也活得自在逍遥。

袁鹏飞跟着师傅，摒弃了许多不切实际的念头，专心把眼前的事做好，无论哪行哪业都在为国家作贡献。

已攀至铁塔中段位置，袁鹏飞的腿不由得抖动起来，胳膊酸麻。隐藏在安全帽下的汗水如透明的珠帘滴答作响，脸被日头晒得通红，后背衣服大片濡湿，动作也艰涩迟滞起来。

小时候，同是石油工人的父亲常带着他在荒野里穿行。磕头机、井架、油管在他眼里是工业时代的特有象征，汨汨油流在大地上驰骋奔腾。那时的他，喜欢汤姆·克鲁斯的电影《壮志凌云》，在云间自由翱翔，令他心生无限憧憬。

梦想和现实总有难以弥合的鸿沟，高考后他遵从父母意见选择电学专业。毕业后成为野外施工的石油电力工人，他的目光触摸着条条闪耀的银线，在黄蓝交汇的入海口，风一次次吹向他。

当他真正从内心接受电力工人这个职业时，远方也在此刻有了具体意象。无数个寒夜他和同事们奔波在大地上，有查找故障时的齐心协力，有疲惫不堪时的相互鼓励，有痛苦惆怅时的甜美笑容。生活赐予的蜜糖，原来竟是如此丰富饱满。凝望着巍巍铁塔耸立在滩涂，条条银线穿越瑰

丽星空，他的心中荡漾着宁静而坚定的力量。天空飘散的雪花是六角形的，堆积在头顶像棵移动的雪松，他觉得那是给自己的礼物。

师傅在前方大喊：手抓牢，身体稳。他深深地吸口气，按捺下焦灼和酸痛一鼓作气。忽地，不远处一只东方白鹳在身畔盘旋。东方白鹳双腿笔直地用力向后蹬着，翅膀平展地滑翔着，变换着姿态在天空盘旋。

在白鹳的鼓舞催促下，袁鹏飞终于登顶。站在铁塔顶部，离天空那么近，棉花糖般的云朵伸手就能撕扯几缕。阳光一览无余地照着他，把体内的水分透过皮肤蒸腾出来，红工衣湿了又干，泛出层层叠叠的白碱花。

维修任务终于结束，他们坐在横担上简单休憩。

此刻，碧透的天空，裸露的大地，远处的大海，如此安静，又如此热烈。

原载

2024年10月24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卢恋秋



积累能力如种一棵树

胡文捷（石油工程建设公司）

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其次是现在。

非洲经济学家丹比萨·莫约在《援助的死亡》一书中，以种植树木为比喻，传达了积累的重要性。能力的积累从来就不是一蹴而就，而是厚积薄发。在能力积累的路上，努力走好每一小步，不断去做事、去实践，终会完成人生的进阶。

种一棵树，贵在当下。

两年前，我怀着满心的期待与紧张，加入了石工建中原设计市场开发中心。走进办公室，忙碌的同事、整齐的文件和不断响起的电话铃声，让我感到既新鲜又兴奋。然而，这种兴奋很快就被紧张取代，因为接下来的挑战可不简单。

最初的日子，我像一只无头苍蝇，面对工作中的各种任务和流程，有些不知所措。幸运的是，认真负责、技术过硬的唐谋成了我的师傅。于是，和师傅谈话学习成了每天的日常。在这条全新的道路上，即使走得有些慢，师傅依然带着我充满活力地奔波着。每天的工作让我认识到，“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种一棵树，难在破土。

只有向下扎根，才能向上生长。一棵树的成长不是立竿见影。一个人的能力也需要经过岁月的沉淀，才会有日后的绽放光芒。

师傅告诉我，市场开发工作对技术掌握要广，对汇报能力和综合协调能力的要求也极高。

于是在日常工作中，我抓紧每一次汇报的机会锻炼演讲水平，积极参与部门党建、团青、工会等综合性事务锻炼自己的协调能力，平时多听多记、多问多练，终于有机会参与国家管网储气库设计框架项目投标工作。从开始接触业主单位、介绍公司技术实力和业绩优势到对投标文件的审核，我全过程参与，最终，公司成功中标。当得知我们公司是集团内部唯一中标单位时，我感觉到属于我人生的新树苗正破土发芽。

种一棵树，重在耕耘。

种下的树种是否能长成参天大树我无从得知，但只要每天用力生长，就一定有长成参天大树的希望。人民日报的公众号曾发布过一个视频《时间的答案》，视频中展现了25位中国人十年间的成长、转变及命运的交会，航天员王亚平、治沙英雄王有德，还有重庆棒棒冉光辉……十年间，他们朝着自己设定的目标默默迈进，最终命运把他们带到了期望的地方。我们同样应该如此，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好自己，对热爱的专业努力钻研，拿起心仪的书、选择适合的运动……

“然积以岁月，皆得其用。”再微小的付出有了长久的耕耘，终究会收获时光的馈赠。

 原载

2024年10月30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王 萍



站外有条羊肠小道

楚学朋 陈 刚（江汉油田）

初到P27站，沈江荣忍不住惊叹：“好一个易守难攻的宝地！”

这个坐落在山梁上的小站是江汉油田坪北经理部最偏的站点之一，一堵砖墙把山梁拦腰截断，三面皆是百米深的陡峭山谷。

因为偏远，就连吹来的风都是孤独的。

原来守台子的师傅交接完后就迫不及待地走了。一个人做饭，一个人吃，巡了两遍井，沈江荣早早上床睡觉了。

第二天一大早，他被一阵沙哑却又高亢的吆喝声惊醒，披上工衣推开厚重的铁门，面前的场景把他惊呆了：羊群不断从山梁下涌上来，顺着院墙外的羊肠小道，簇拥着向长满青草的南坡蹿去。

跟在羊群后面的是个背着水壶、戴着旧帽、手里拿着一个铲铲的放羊老人，他对着沈江荣憨厚地一笑，就“哦歇——哦歇——”地归拢着羊群走了，转眼间就变成了对面坡上的一个小点和一片会移动的“白云”。

小站恢复了寂静，沈江荣走到羊群“爬”上来的地方，山坡依然陡峭，谷底隐约可见一条灰黄的带子，那是洪水泛滥时冲积沉降的黄泥汤，坡上长满了酸枣棵、苦豆子、刺槐。为了适应陕北干旱少雨的气候，这些植物的叶子都有一层蜡质，枝干上进化出了锋利的尖刺，在里面走上一圈，裤脚会被撕扒得不成样子。这么险的坡，哪有什么路啊，沈江荣

不禁感叹老人和山羊的攀爬能力。

这是守站的沈江荣和陕北羊信老贺在P27站的第一次见面。

连续几场雨后，平台长满杂草，就连抽油机边上都不例外，排水沟里积满落叶，抽油机上的油漆褪色开裂，工具房里堆满了废旧零件和工具。在坪北经理部推行的“ABC平台分类管理”活动中，P27站是个没有任何存在感的小站。

把沈江荣放在这个平台，领导没提太高要求，毕竟前前后后换了十几拨人了，管理水平从来没有大的改观。

但沈江荣却觉得，既然来了总要干点儿啥，先从清理杂草开始：“草再多，总有割完的时候，今天干一点，明天铲一块，不就搞定了？”

陕北高原上的草，茎干粗壮韧性极强。沈江荣拿着磨得雪亮的锄头贴着地皮，要使出很大劲儿才能把草铲掉，一晌午也就清理不到半个篮球场的地方。

这时候，沟底又传来了“哦歇——哦歇——”的吆喝声，沈江荣跑到院墙外向下一看，只见羊群又顺着山坡涌了上来。

“后生，讨口水喝。”第二次见面，匆匆出门的老贺忘了带水，两个人的友谊就从沈江荣端出的一碗水开始了。

“这么陡的坡，这么高，你咋上来的？”一直生活在平原上的沈江荣十分不解。

“再陡的崖，也有路咧，就算么（没）路，走多了也就是路了。”顺着老贺的手，沈江荣终于分辨出了掩在灌木中的那条若隐若现的小路——那些稍微平缓一点的地方，植物被老贺踩踏得比别的地方要稀疏一些，这些点连成了一条露出黄土的小道。

羊群在他身边啃食着坡上的杂草，偶尔传来几声咩叫声，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青草香。

一个星期后领导来到P27平台时，小站已变得平整干净，野草被割

得荡然无存，就连平台都变得开阔了许多。

但沈江荣很久都没弄明白，为什么陕北的野草这么顽强，一星期一茬地疯长，但他知道，要把平台管理好靠的是个长久的水磨功夫，割划、清沟、刷漆、记录数据，样样都马虎不得。

老贺依旧是每天带着羊从沟底上来，隔着墙聊上十来分钟，临走时在墙头上搁下些自己种的茄子、辣椒、西红柿。

老贺对穿着红工衣的石油人有着实实在在的亲近，因为石油开发，村里的泥泞小道变成了沥青大道，吃水全靠下雨的村民喝上了甘甜的自来水。

老贺从来不越过那道代表井场地界的墙，不仅仅是他知道油田有安全规章制度，更是一种非请莫入的朴素分寸感。就连上百头羊，也在贺羊倌的“叮嘱”下，老老实实地绕着围墙去爬对面的坡。老贺解释说：“你得了解牲口的性子，好好对它们，它们才能听你吆喝。”

放羊多年，老贺练了一手绝活：如果有羊跑“拐”了，用手里的铁铲铲块土一扔，能准确地甩在羊身上，百米之内百发百中。

在采油这个行当，沈江荣是个不折不扣的新人，是2014年从水电分公司转岗搞采油的，从生涩到熟练、从门外汉到行家，全凭那股子钻劲。

就像老贺执着于放羊一样，沈江荣把心思全放在了平台的10口油井、6口注水井和一个加热炉上。每口井的产量、排量、注水压力，哪些地方容易出问题，他都了然于心。

三个月的时间，平台大变样。

老贺打心眼里佩服沈江荣，每次看见他时，要么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割草、挖土填暗洞、平整井场，要么是拎着桶刷漆、拿着管钳修井。其实站上的活儿远不止老贺看到的这些，冬天防冻堵、夏天防洪防汛排涝，导计罐量油、输油、取样、调注水，信息化改造、巡检维修、填写报表等等，一个都不能少。就这样，沈江荣把一个全工区垫底的小站打理成

为A类平台并一直保持着。

一个人成天带着羊群在山上跑是寂寞的，一个人跑到陕北的偏僻高原上守台子也是寂寞的，石油开发把两个人“凑”在了一起，变成了相互牵挂的好朋友。

沈江荣开荒种菜，老贺送来羊粪做底肥，沈江荣回家探亲，老贺帮忙给干旱的菜苗浇水，沈江荣会把自己从湖北老家带来的特产和老贺一起品尝。

今年8月，陕北遭遇了30年一遇的暴雨。大清早雨水刚停，老贺就一身泥地爬到平台上叫出沈江荣，指着山坡上被冲出来的坑洞说：“可不能站到边上，陷进去就糟糕了。”

在坑洞的断面上，沈江荣看到了那野草深达一米多异常发达的根系，终于明白了这野草顽强的生命力来自何处。

深秋时节，天高气爽，沈江荣和老贺依旧是一天一会，吆羊声、抽油机声，声声相应。



原载

2024年10月31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卢恋秋



爱显摆的老陈

江 杰（西北油田）

10月26日，秋意阑珊。沙海边的西北油田塔河基地，凉风吹过，细柳叶像深海里大群受惊的小鱼，从高大的沙漠柳上纷纷散逸。

早饭刚过，我前往基地办公楼，去看一套新研发的筛管。午间趁着空当，我悄悄出门，径直往基地另一角的院子走去。

7年前，那里还是供电管理中心供电队的办公小院，我刚从东部油田过来做宣传时，就在那里办公。

第一次到小院报到时，队里的姜书记带我去熟悉环境，一进院门，就听到一个高亢的男声满院子回荡，像是在吵架：“我，老陈，你说哪个老陈！？”

仔细听，电话另一头显然知道是谁，仿佛在故意逗他。老陈边询问边纠正边叮嘱，然后一声长叹：“愁死人，安全工作可不敢马虎！”

姜书记说：“这是陈明，干安全的，天天在外跑，你俩一个办公室，不影响你写稿。”

姜书记领我进门，指指陈明，又指指陈明对面办公桌，朝我点点头。随后，他白了一眼陈明，指指我，就走了。

望着姜书记的背影，陈明吐了一下舌头，自我解嘲：“生我气呢。前两天分来俩大学生，让我讲课，人家是本科生，我是啥？”

“那你讲不？”我问。

他拿起桌上的初级电工课本晃晃，坏笑里有几分得意：“总得给领导一点面子。”

我当时想他这何苦来，后来才明白，他这就叫“显摆”，像小孩儿皮一下，求关注。

仔细打量陈明，50岁左右，方面大耳，黑胖矮壮，和刚才那极具穿透力的嗓音，绝对浑然天成。

时间久了，有关老陈的事就听得多了。有同事说，老陈还是小陈的时候，也算一枚帅哥，热情开朗，“可盐可甜”。

他技校毕业来油田，先做采油工。后来井多了，需要有人操作发电机，但机械转电跨度大，大家畏难都不想干。

领导点将：“让陈明干，他爱显摆，能干好。”

果然，两个月之后，他便单独顶岗。第二年技术比武，他能把发电机拆得七零八落，再装得严丝合缝。

从此，一聊发电机，他就很上头。

再后来，油田有了电网，单井发电机不用了，他又转到作业队，当过司机、电工。2004年，他来到刚成立的电管中心供电队，继续频繁地换着工种：巡线工、维修工、材料员。哪儿的岗位没人干，领导都找他。队上所有班组的班长他都干过，队里的年轻人包括年轻的队领导，很多人是他带过的。

几年后，电网大了，安全不好管，他又成了队上的安全员。

当了安全员，不再爬杆子，不再徒步巡线，不到十年，颜值和脾气就都不行了。人越长越胖，脸越来越黑，话越说越严厉。老陈自己都说：“这安全干的，我好好一个郭靖，干成了黄老邪。”

西北油田2000多公里线路、20多个变电站、5个驻厂维护班，只有老陈专职管安全。重大作业，他必须到场。极端天气时，老陈一天要跑几个变电站，往返一两百公里是常事。被他查出的违章，若是讲过、教

过因为疏忽又出现的，会让他特别生气。

从现场回来，他还有天天汇报、月月报表，以及各种用电手续要做。我常看见他一边填表格一边嚷嚷。

愤怒出诗人，也出狠人。骂着骂着，填错了，撕掉，揉成团，狠狠扔地上，重填。骂归骂，报表却从不出错，老陈丢不起那人。

不出现场，也不填表时，老陈就在院里找碴儿。遇上一些小违章，就是一顿嚷嚷，弄得队上的司机见他就紧张。一次，综合班出去巡线，一个青工忘了戴胸牌，车出门很远了，班长坚持让他回去戴上：“要是在现场碰上老陈，可了不得。”

为了工作，老陈没少和同事翻脸。可让人想不到的是，爱找碴儿“干仗”的老陈，人缘却出奇地好。

6年前，供电中心与特管中心合并为油服中心，我去了采油三厂，后又转到工程院。偶尔遇上老电管的同事，都说老陈一直在那个院里，还干安全。

正走着，一个熟悉的声音传来：“全整改！我当然说得对，我哪次说得不对？”

没错，未见其人先闻其声。

细算来，老陈今年也有56岁了。20岁来油田时，他像一块晶莹剔透的戈壁石，沿岁月之河顺流而下，被镶嵌在这个小院，带着明显的皮壳，却闪耀着独特的光亮。在这里，他抱怨着管事多，又“显摆”地享受着多管事，咋咋呼呼地把安全工作干得热热闹闹。他把人生最美的年华献给了大漠，工作也以他满意的充实和色彩给人生以饱满。少了老陈，这个戈壁上的小院一定会显得冷清和空荡。

我不由得加快了脚步，老陈在，我觉得自己从没离开。



原载

2024年11月6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王 萍

风雪协奏曲

王晓静（地球物理公司）

当一丝天光跳出凛冽的黑夜时，万物萧瑟的鲁北平原已盖上一层厚厚的白雪。

“好多年没见过这么大的雪了。”地球物理公司胜利分公司SGC2101队排列班长邢义钦一边揉着眼睛，一边从停在旷野的一辆面包车里向窗外看。

2024年元旦的一场大雪，改变了窗外的一切，今天和昨天仿佛是两个不同的世界。

史南胜北三维项目一启动，队里就把这辆车配给了邢义钦。车的头部巨大，尾部超长。宽敞的内部结构能容下一床棉花被、一套备用棉工服、一箱方便面、一袋火腿肠……只要调整好驾驶座位，就能半躺下邢义钦90公斤重的大块头。

在鲁北平原施工，白天人多车多，只有夜间放炮才能获得高品质地震资料。就是人受点罪，要戴着头灯，在野地里摸黑工作。身为班长的邢义钦每晚上半夜开车围着40多平方公里的排列区域巡查，下半夜睡在车里，这样方便随时处理排列故障。

生产任务不紧张的时候，邢义钦隔三岔五回宿舍洗澡换衣服，在干净整洁、柔软的床上躺一会儿。不睡在车里时，听不到电台的声音，他反而睡得不怎么踏实。

邢义钦的车里放着铁锹和镐头，碰到采集设备埋置不规范，或者被村民的羊群踩出来的情况顺手就处理了。要等排故障的人从一个点转到故障点，需要时间，尤其是雨雪天气，土路泥泞，荒野里有很多水洼，夜里黑，视线又不好。

这是SGC2101队的传统，党支部书记孙奎30多年来也都是这么睡的。孙奎有一辆外观看起来几乎和邢义钦这辆一模一样的车，但内饰差别就大了。孙奎的车只有一排座位，车厢里搁着一张1.2米长的自制铁床。邢义钦讨要了很多回，孙奎都没给。睡了几十年的床，有感情，谁舍得？即使退休了也得留个念想。

“就你那大体格子，别把我床压塌了。”瞅着虎背熊腰的邢义钦，孙奎直摇头。

井场上各种情况每天都有，设备故障、雨雪天气、大风天气……邢义钦开着车像流动应急处理站。同样睡在野外的还有20多个排列班长。

雪越下越厚，气温已降到零下16摄氏度。低温下的雪不再绵软和轻盈，一层一层牢牢冻结在水库大坝上、农田里、旷野里，也渐渐冻结在铺设好的采集设备和打好的井口上。

旷野里没有人，昨天的羊倌和羊群早已消失不见了。风里夹着雪花，雪里藏着寒风。枯瘦的树枝互相碰撞，发出杂乱而尖锐的咔嚓声。

微信工作群里已经热火朝天地行动起来了。党支部书记孙奎、项目经理梁晓腾正召集党员和共青团员驰援一线。他们从施工组、经管组、后勤组、节点数据回收组……走出来，走进白雪皑皑的野地里，用手机奥维软件搜索雪下的采集设备和井口，然后用铁锹除去它们身上的冰雪外衣，让它们露出地面，确保生产正常运行。

凿开冻雪，下面是冻土，冻土下才是冰冷的采集设备。一层一层凿下去，像剥一颗洋葱。

雪晃得人睁不开眼睛，此时的邢义钦顶着风走在水库大坝上。昨天

才在这儿埋下采集设备，今天就赶上风雪。这段路，他白天夜里都走过，他想，就是闭着眼睛也能找到被雪盖住的设备。然而，当他真正站在茫茫平原上四顾的时候，就连水库内坝的石阶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他拿着镐头的手冻得僵硬，脸被坝子上来势汹汹的风吹得生疼，像刀片割在身上。他还是打开了手机奥维软件。

身后，不知什么时候响起来一阵纷繁杂乱的踏雪声。邢义钦停下手里的活儿转过头。孙奎和梁晓腾正带着一队人浩浩荡荡地走过来。他们眉毛上挂着白霜，额头上却冒着水汽。“我们支援你来了”。

镐头撬雪声与风的协奏曲，或尖锐或嘹亮或沉闷，响在雪野里，像打破寂静的一记又一记重锤。天色渐渐暗了，无数采集设备浮出雪面，沉闷的地震炮声又响起来了，带着地心温度的地震数据源源不断涌出大地，涌进雪夜。所有人又陆陆续续地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邢义钦钻进那辆面包车里，打开暖水壶，为吃上一碗热气腾腾的方便面做准备。

原载

2024年11月7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卢恋秋



冰雪记

邹会莉（胜利油田）

几天前的一场大雪，给电网造成不小的麻烦。

在诗人的笔下，冰雪是浪漫的化身，是童话里唯美的梦幻世界。但对于石油电力工人而言，风雪，意味着对电网平稳运行的考验。

在胜利油田滨海配电运维站，一群被称为“飞手”的技术员，正操纵着无人机，在滩涂、塔顶、水塘线路等区域巡视着，敏锐而精准地捕捉那些难以察觉的问题。

在无人机传回的实时空中画面中，冬天的滩涂，呈现出一种别样的宁静与壮美。随着气温下降，河面凝结起一层薄薄的冰霜，尤其是在清晨，阳光还未完全驱散夜幕留下的寒意时，整个滩涂仿佛被披上了一层银白色的纱幔。远处，几只不怕寒冷的水鸟在冰面上轻轻跳跃，偶尔发出清脆的叫声，打破了这片刻的寂静。

湖面上，线杆的拉线长年累月被海风侵蚀，已经变得锈迹斑斑；铁塔线路的瓷瓶也因骤降的温度出现了裂缝。配电运维站员工回东和同事穿戴好雨衣裤和救生服，橡皮筏载上工具，一步一步涉水前行去更换被腐蚀的拉线。湖水漫过大腿根，冰冷刺骨，仿佛无数根细针扎进了皮肤。每一次呼吸，冷空气都会直冲肺部，呼出一团团白色的雾气，瞬间消失在冷冽的风中。湖面上漂浮着薄薄的冰，走在最前面的回东，用胸口和膝盖撞击着冰面，冰一块块碎裂，辟出一条通行的路。除了脚步声和冰

面的轻微断裂声，几乎听不到其他声音。水底淤泥黏滞阻塞。所有人缓慢行进，慢慢接近浸没在水中的线杆。

被海风侵袭的电杆拉线锈蚀严重，拆除、更换，每一个动作都熟练而果断，一气呵成。回东深吸一口气，猛地扎进水里。混杂着水草的湖水浑浊难辨，他瞪大眼睛，用尽全身力气固定好拉线。随后湿淋淋地浮出水面，长长舒了口气。

拉线更换完毕，随即赶赴第二个施工地点。

铁塔矗立在荒原之上，全身包裹着一层晶莹剔透的冰壳。在雪后的阳光下，铁塔散射着彩虹般的炫光，仿佛是大自然精心雕刻出的艺术品，给寂静的滩涂平添了许多的灵动。

但它不是供人欣赏的冰雕展品。此刻的回东，需要攀爬至铁塔最高处，去更换铁塔线路上的瓷瓶。覆冰的铁塔难以攀爬，每一寸铁架都被厚厚的冰层紧紧包裹。回东手握铁锤，用力敲击着，冰层碎屑纷纷飘落，落在雪地上，发出清脆的声响。阳光倾泻在回东身上，如包裹在阳光的浴衣里，他的睫毛上落着闪闪的冰屑，每一下敲击都闪烁着光芒。

“叮叮当当”一路攀登，一路敲击，广袤滩涂飘荡着久久的回音。

 原载

2024年11月7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卢恋秋



荞熟油新作饼香

楚学朋（江汉油田）

当山风的呼哨声变得越来越尖厉、采油站外的柿子树叶子落尽只剩通红的柿子挂满枝头、坡上的向日葵花盘被采走只留下光秃秃的杆子，就连站里一向生龙活虎的抽油机也显得有些慵懒无力时，我就知道，冬天要来了。

立冬前，秋收进入尾声，陕北人家的炊烟中飘出烙饼的香甜气息。

四月麦子九月荞。用面食庆祝丰收，是黄河流域延续千年的传统。面条与烙饼，两大当家主食各有千秋。面条即煮即食，不如烙饼存放个三五日仍旧香脆可口。

霜降收麦，山坡沟壑连绵不断的荞麦，一阵忙乱之后被放到了晾场，家家户户的场院里都晒满了新打的荞麦。农耕民族和节气有着数千年的默契，连续晴好的天气吹走了麦粒儿最后的湿气和青气，勤快的婆姨们迫不及待地烙起了荞麦饼。

陕北素有“荞麦、羊肉、地椒草”三宝的说法。荞麦作为吃食，最好的莫过于滑溜筋道、光白细长的荞麦面，但若论绵软香甜、谷香十足，则非荞麦饼莫属。这种平平无奇的主食，虽没有肉夹馍的肥腻，也没有菜盒的酥香，却中正平和，越嚼越显其香，更让人喜爱的是它的“村气土味”。

“鲈肥菰脆调羹美，荞熟油新作饼香。自古达人轻富贵，倒缘乡味忆

回乡。”南宋隆兴二年初冬，陆游在霜雁南飞、江水连天的镇江写下了这首《初冬绝句》，这个长年辗转在外为官的诗人，在初冬萧瑟的风中，想起了北方的家乡。

这首诗的前两句说的是鲈鱼和莼菜，这两道美食食材珍贵、对烹饪技术的要求很高，普通人未必吃得到。但是用刚收获的荞麦和新榨的油制作的饼却是家家可做。

荞麦，别名三角麦、乌麦等，是起源于中国的特产作物，我国最早出土的荞麦食物就来自陕西。它们和陕北人在漫长的历史时光中相依相伴，在勤劳庄户的操持下，荞麦得以种植相传不绝，陕北人有了饱腹的果实。

做荞麦饼，先要打粉，镇上的电磨价格便宜，打的粉又细又快，但用来做荞麦饼却过于细滑。一定要用那种老石磨，麦粒在石头与石头的摩擦中变成粉粒，这样烙出来的饼在咀嚼时就有一种颗粒感，在嚼碎的瞬间仿佛有麦香溢出充盈齿间。

从1998年江汉油田来陕北开发石油，几个与油田交界的村庄，村头的老石磨一直忙碌着，和磨坊边上同样忙碌转动的抽油机相映成趣。

荞麦饼的绝配是新榨的麻子油。麻子是陕北特有的油料作物，颗粒细碎，当地人常常将其当作日常消遣的零嘴儿。然而，由于颗粒太小，麻子在嘴里容易嚼成一团带着皮壳的米糊，甚为不雅。

新榨的油，新磨的面，烧起新柴草，红黑的火焰舔着锅底，麻子油在高温下变得清亮透明。巴掌大的饼坯在锅中次第排开，细密的油花此起彼伏，滋滋作响。婆姨们一边飞快地擀着饼，一边抽空给锅里的麦饼翻个面，或者添一把柴火，动作娴熟，节奏分明，忙而不乱。当面饼变得焦黄时，那浓郁的香气从窗户中飘了出去，飘出了小小的厨房，也飘到了采油站里。

当月色洒满黄土塬时，窑洞里亮起了昏黄的灯光。捞一碟糖蒜，切

一盘大头菜，再来一斤羊脸子肉，兴致高时筛一碗荞麦酒，端上热乎乎的荞麦饼。那浓浓的烟火气息，是在向秋天致敬，也是一份迎接立冬的底气。丰收时节，热情好客的陕北汉子会到采油站门口吆喝两声，盛情地邀请毗邻而居的江汉石油人喝两口。

从江汉平原到黄土塬，南北相距1000公里，数百江汉人在荒凉的黄土塬上安家扎根、采油巡检，转眼已是两代人。为了石油，他们心甘情愿背井离乡。大自然没有偏爱，越是荒凉的地方，越是蕴藏着罕见的宝藏。陕北的地下，既有成片的煤海，又有储量惊人的石油。

土地贫瘠、干旱少雨，这恶劣的自然条件，偏偏养出了旷达豪爽、坚忍大气的陕北汉子和大方泼辣、知冷知热的婆姨，更把来自江汉平原的石油人打磨得执拗坚忍、百折不挠，把巴掌大的坪北油田变成了中国石化低渗透油藏开发的样板油区。

陆游回忆起“荞熟油新作饼香”的家乡味道，能够让他念念不忘的美食，未必是因为吃不起，而是因为有家的气息。作为一个忧国忧民的爱国诗人，陆游无时无刻不在想着北伐。然而，在南宋偏安一隅、不思进取的风气之下，陆游只能在平庸的岁月中熬尽了锐气，磨平了棱角。心灰意冷之下，他更加思念故乡的美食。

《初冬绝句》作后不久，陆游因上书北伐之事，被宋孝宗贬为建康府通判。抑郁之情，难以言表。在陆游的心里，故乡是他唯一的寄托之地。一盘新油烙就的荞麦饼，普普通通的家常饭里飘散的油烟气，成为他心中最温暖的慰藉。这简单的美食，穿越了近千年的时光长河，至今仍能引发我的共鸣。陆游一生坎坷波折，忧国忧民壮志难酬，但他依然保持着清朗通达的心境。无论是“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的清新，还是“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的豪爽，抑或是“细雨骑驴入剑门”的潇洒，都让我为其绝世诗才所折服。

然而，在陆游的所有诗词中，最让我喜欢的依然是这一句“荞熟油

新作饼香”。近乎平白的诗词中，从从容容地飘散着让人温暖的烟火气息，还有那略微呛眼的油烟，冒着热气的荞麦饼，这才是家的味道。

夜色下，我打开了灯，抽油机“呀呀”作响，小锅炉冒着热气，原油在管线中汨汨流淌，锅里的羊肉炖萝卜“咕嘟咕嘟”翻腾。盘子里是村民送来的荞面油饼和洋芋丝，让这荒凉的小站同样有了家的气息。

原载

2024年11月15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卢恋秋



侧柏记

邹会莉（胜利油田）

胜利油田新孤变电站门口种着两株侧柏，苍翠欲滴。这是刚进站时，我们那批新员工一起栽植的，为寂寞的小站添了几分生机。

侧柏在盐碱滩上生长缓慢，30年过去了，并没有长成令人仰视的参天大树，树干仅有碗口般粗细，但柏枝密匝，厚重如云。每当目光掠过，我不禁心生几分羡慕。它们用温柔的目光见证了一段段岁月的流逝，也见证了我从青涩到成熟的成长。尽管岁月流转，它们依然保持着年轻挺拔的风姿。

滩涂的风从远处吹来，带着淡淡的咸味，拂过脸颊，会有一丝凉意和刺痛。按常理说，常驻变电站的女员工会比同龄人看上去更为苍老些，可事实上，这里的女员工眼神清澈如水，神情总有着莫名的纯洁，透着原生态的质朴和娇憨。或许这与工作性质息息相关。长年与变电器、开关等设备打交道，远离纷杂的尘世纠葛。

无数清寂的值守夜晚，写字和读书是安度长夜的最佳伴侣。一撇一捺的仿宋字，浮躁的心气慢慢收敛；一字一句的诗词歌赋，世界喧哗又归于宁静。变电站如同颠簸于汪洋大海中的一叶扁舟，寂静而美好。站里的员工都写得一手好字，记录指令时字迹规范、清楚整洁。

长年值夜班的员工，耳朵似乎比常人更为灵敏。数百台设备在浅吟低唱，低音部如同大提琴，沉稳而有力；中音部宛如小号，悠扬而动听。

它们合奏成舒曼的《小夜曲》，和缓轻柔，如细风，似雨落。师傅温凤东曾告诉我，当你听到设备的声音平缓时，那表示一切正常有序，是天籁之下汇成的安稳曲调，它们按照自己的频率运转，如同自然界中最和谐的旋律。

站里王玉双的女儿考上了“985”高校，这个消息在我们的心里炸开了朵朵烟花，小站里到处充溢着欢快的氛围。王师傅的丈夫在作业队上班，长年无休。无奈之下，王师傅只得让女儿从小跟着自己一起倒班，那可是在我们眼皮底下长大的姑娘。

说起来，站上的同事就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家人，有事一起上，有难一起帮。虽然也曾红过脸吵过嘴，但转瞬就如风般飘散。女员工许小平老家很远，由站长高明东和大家一起操持，作为娘家人把她风风光光地嫁出去了。

同事朱振全是出了名的“花痴”，这里的“花痴”意为对养花的痴迷。院子里、办公室到处都摆满了郁郁葱葱的花草。他对待花草，如同对待孩子般耐心细致，“花草有灵性，也懂得感情”，他经常这么说。谁养得蔫头耷脑的花草，拿去给他，不出一个月准会变得水灵灵、兴旺旺的。在他的巧手装扮下，我们小站到处绿意盈盈。谁过生日、谁家搬新居，都会收到一盆满含祝福的绿植。

同事黄雨林不仅是技术标兵，还是一名马拉松狂热者。他喜欢在假期去参加全国各地的马拉松比赛。在他的带动下，小站也成立了健身小分队，跳广场舞、踢毽子。说起来，他还发生过让我们笑痛肚子的事。一天清晨，黄雨林晨跑到滩涂深处，陷进淤泥里，动弹不得，索性躺平等着施工车辆前去营救，那一刻，他的笑容和疲惫交织在一起，成了我们美好的回忆。

我们是如此平凡，却又那么生动自然。

偌大的变电站场地，它点滴变化都被我看在眼里。无人机巡视、无

线视频监控、自动操作系统等高科技手段和设备已广泛应用。我为这座现代化的变电站而满心欢喜。

离开新孤变电站的日子，我有些盼望，又有些担忧。终于可以卸下紧张的负累，不用在半夜里突然惊醒。但离开熟悉的环境，又忧虑且无所适从。岁月如流水，淌走了我的前半生，甚至是一段不堪卒读的匆忙。

荒原啊，苍茫的夜色宛如我浓稠的心事，我也在微微战栗。

我的心慢慢归于平和，每天都是新生的开始，就如同这滩涂变换的季节一般。这片滩涂，见证了我的点滴成长，也默默地看着我走过岁月、挂满沧桑。

站在侧柏下，我想到这片荒原上四季不停的风声雨声，天空下无遮盖的侧柏和采油树，望不到边际的芦苇丛，以及一些叫不上名字的植物。随着季节的更替，或绿着或倒下的野草、翅碱蓬，还有圆月、雨雪和东方白鹳，我身心舒畅，融进了这辽阔无垠的安宁之地。

我走在滩涂上，分明触摸到了一颗颗跳动的灵魂。

**原载**

2024年11月15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卢恋秋

小城滋味

李 英（胜利油田）

打开手机地图，不断拉动放大，你会发现中国的城市、村镇多如牛毛。城市规模的大与小，发达与落后，历史长与短，不过是时间长河里诸多偶然因素碰撞的结果。

我住在山东一个叫东营的小城市，这里有一个很小的火车站。车站外墙镶满白色的小石子，由于年月已久，石子都变成了灰白色；门脸上方水泥做的五角星、深绿色的门、狭小的玻璃窗、斑驳的木质窗框，整个车站仿佛停在了旧时光里。

傍晚，绿皮火车安稳地停在望不到头的铁轨上，等待着即将远行的人们。火车像从前的邮筒一样，穿着旧旧的墨绿色外衣。有时候，我觉得人们是坐着邮筒去旅行——像一封封信，被投递到沿途的各个地方。

小城日新月异。可每当看见火车站时，我就恍惚觉得自己走进了一本旧日历。火车上的玻璃窗、绿座椅、行李架，带着一种旧日气息。硬邦邦的人造革座椅，直挺挺的座椅靠背，还没等坐下，人就有了憋气的感觉。但当火车缓缓开动、身体随之行进的时候，大脑会在被动的加速度里，很快放松下来。离开小城，就像逃离了现实生活；一颗心随着火车的疾驰而松弛、飘动，思绪飞起来了，沿途的风景也灵动可爱起来。

火车上，陌生的人们常常围坐在一起相互攀谈。每当我说起东营时，周围人眼中总是流露出茫然。再提到那里有中国第二大油田——胜利油

田时，也只有少数人表示听说过。当时，我不禁疑惑：难道地理课上没学过吗？后来我才意识到，老师们可能只是轻轻带过，甚至根本不提。毕竟，有那么多的第一，谁还会特意记住第二呢？

人们对胜利油田的不知，与我所熟知的热火朝天的生活形成了巨大的反差。那么多人从五湖四海汇聚于此，在荒滩上建起了一座石油城，人们怎会不知？这一刻，我感到无比失落。我像一个固执的乡下人，兴冲冲地讲述着自己的家乡，以为周围的人多少会有所耳闻，然而，外面的世界对此竟一无所知。

如果没有石油的发现，东营这片土地或许仍隶属滨州，抑或划归潍坊。东营的名字源于东营村，因为那附近打出了华北地区第一口工业油流井。

石油的发现，带来了人群。人们从祖国的四面八方赶来支援建设，新疆、陕西、黑龙江、湖南、贵州、四川、广东，细数起来，大家的籍贯几乎涵盖了中国的各个省份。我同事的父亲是当兵转业来的，几个高中同学是举家从长庆油田搬来的，公公是大学毕业分到五七油田（后来的江汉油田）又被抽调过来支援建设的，父亲则是从山东农村招工过来的。还有一些年岁更大的人，是作为先头部队，从科研院所和部队直接过来的。

五湖四海的人们在一起交流是很有意思的。为了能让对方听懂自己，大家说话时都尽量往普通话靠，但乡音浓重，也闹出过不少笑话。比如公公是江西人，一直把“茄子”发成“癍子”，四川人把藕的枝杈叫作“子娃子”，让人误以为他在说“紫袜子”。因此，石油人的后代都讲普通话。小时候，我在学校和家里是要进行语言切换的，后来嫌麻烦，就一直讲普通话。到现在，我和许多油田的孩子一样，已经一句家乡话也不会说了。

故乡已经远去，无论是雪域高原、湿热盆地，还是连绵山区、西北

大漠，抑或是葱茏绿野、皑皑白雪，都抵不过岁月的洗礼。我们在东营这片盐碱滩上长大，已经与它根脉相连，所有的记忆都生成在这片盐碱滩上，家乡的味道变得复杂而难以描述。

胜利油田的开发建设者，也就是第一代石油人，是眷恋家乡的。他们不仅与家乡的人保持着联系和往来，还把家乡的习惯和饮食带到了东营这片土地。他们带来种子，开荒种下粮食和各种蔬菜；他们带来器具，制作腊肠、粽子和酸菜；他们互相分享美食，也分享美食的做法；更有心思活络的人，把小吃摊摆到了市场上。

最早走向市场，且至今广受欢迎的小吃，是来自西北的凉皮。据说上世纪80年代末，河口采油厂迁来大批长庆油田的员工和家属，他们大多来自甘肃和陕西，颇善此道。没多久，河口凉皮卖火了，随后又有了孤岛凉皮和八分场凉皮。与传统的西北凉皮相比，东营的凉皮更薄，最夸张的是八分场凉皮，厚度几近透明，且以黄瓜丝代替了豆芽，增加了酸菜、熟蒜等配料。经过改良的凉皮，味道上更合这里人的口味。

也有一些单位食堂，为了改善员工生活，尝试制作糕点和雪糕，没想到颇受欢迎。比如原胜利油田总机械厂食堂，其月饼味美实惠，人们口口相传，供不应求。到今天，“胜机月饼”名声在外，已有20多种口味。

在这里，饮食上的交融从未停止过。我父母从家乡出来前，是不吃辣的。当时，我们所住的居民点，邻居有个5岁的湖南孩子，拿生腌辣椒配米饭，母亲颇为惊奇。后来，家里做菜时也开始试着放辣椒，渐渐我们习惯了这种味道，甚至到了无辣不欢的程度。

员工、亲属、外来的商人带来了许多味道，川菜、湘菜、东北菜、西北菜、新疆菜，各种馆子混在一起，没有规律可循；这些味道持续滋养着这座城市。

东营这座小城给人的感觉是复杂的：人们忙忙碌碌，按部就班地过着平静如水的生活。他们偶尔会抬起头，感叹城市的日新月异，感叹时

光白了少年头，感叹岁月之河把人冲向了不同的境遇。

没有地铁、没有高铁，人们仿佛待在时间的末端，被时代轻微裹挟，却又始终保持着原来的底色。

小城的火车站依旧在，绿皮火车依旧在，长长的铁轨依旧通向远方，小城是自在、缓慢而安宁的。这里依旧是不断变大的共和国最年轻的土地——黄河入海泥沙淤积，人们如鸟儿从各地飞来，迁徙至此。改变着这里，也被这里不停地改变。

**原载**

2024年11月21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卢恋秋

“咱们就是一家人”

王 鹏（经纬公司）

2013年11月的一个下午，在内蒙古乌拉特后旗查干探区忙完工作后，我们一行四人驱车返回乌拉特中旗的项目基地。两地相距300多公里。“四个小时应该可以赶到。”同事苏茂森笑着说。

车子行驶在茫茫戈壁上，像大海中漂浮的一叶小舟。一路颠簸，加上忙碌后的疲惫，车内几个人慢慢安静下来。

随着暮色降临，司机打开了车灯。突然，“咔”的一声，车子猛然刹住了。“怎么回事？”我们几个齐刷刷睁开眼。

“不供油了。”司机跳下车检查。

当时已是傍晚，温度降至0摄氏度左右，加上风吹，阵阵寒意袭来。司机趴在前厢盖下折腾了半天，我们围在旁边，尽管穿着棉衣，仍忍不住瑟瑟发抖。

“应该是燃油泵坏了，得去维修店更换。”我们面面相觑。看了看路标，我们所在位置恰巧处于手机信号盲区。

“兴许一会儿有车辆经过。”几个人虽然焦急，但还心存侥幸。

半小时、一小时、一个半小时……时间在煎熬的等待中一分一秒过去。别说过路车，连个鬼影都没有见到。

没有到过荒原的人，体会不到夜色笼罩、万籁静寂下的心理压力。

“要不咱们弃车往前走吧？”年龄最小的吴涛弱弱地问。

“走？咱们最快一个小时走5公里，走几个小时不累死也会被冻僵。”

尽管大家有着较为丰富的野外工作生活经验，但慌乱、恐惧还是阵阵涌来。唯有司机不甘心地闪着车灯，忽明忽暗的光柱在幽深的夜色里显得那么软弱无助。

“快看，那边有光在闪。”沮丧无望之时，四处张望的苏茂森突然惊呼了一声。

大家如同溺水者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疯狂地朝着光的方向挥手大喊。没想到，那光竟然直直向我们而来，像努力掀开夜幕的星星。

“天无绝人之路！”大家顿时兴奋不已，小吴眼泪都下来了。

光越来越亮，发动机的轰鸣清晰可闻。不一会儿，一辆俗称“草上飞”的皮卡“咣当”停在了我们面前。

“石油兄弟，车坏了吗？”看到我们的红色工装，蒙古族男司机用生硬的汉语问道。

原来，这位叫巴雅尔的大哥是一位长年在外放牧的牧民，这段时间就住在附近三公里之外的土坯房里。

他本是出来查看羊圈情况的，无意中瞥见我们这里发出忽明忽暗的光，位置却一直没有变化。他知道，平时这条路几乎只有石油队伍经过，就想着过来看看是不是发生了什么状况。“晚上这么冷，很不安全的。”

“走，上我的车。夜里行车危险，先到屋里待一夜，天亮了再说。”了解情况并且得知中旗项目部基地也没其他人时，豪爽的巴雅尔热情地邀请我们。

“太感谢了。”在牧民温暖的小屋里，我握住他的手真诚地说。

“哈马归（不用客气）。你们来这里，是为这里发展建设作贡献的。大家都是朋友，石油人也帮过我，咱们就是一家人。”

熊熊的炉火生起来，滚烫的奶茶喝起来，驱散了寒意，大家身上被融融的暖意包裹。

“马上要过冬了，这几天正准备卖羊呢。”巴雅尔和我们唠着家常。我这才发现，蒙古大哥的眼睛大又圆，像他的那对车灯一样十分明亮。

次日一早，巴雅尔又悄悄给我们煮好了羊肉。吃完早饭，他拉着我们到了有信号的地方。待我们联系好车辆维修人员，并一直等到来人将车修好，看着我们安全离去，巴雅尔才调转车头，向戈壁深处驶去。

“换谁都会这样做的。”后来我们专程去看望巴雅尔大哥，他谢绝了我们的礼物。而他提出的唯一要求是希望能送他一身红工装，说，他喜欢石油人的这身衣服。

“咱们就是一家人。”巴雅尔大哥的这句话像一团火，燃烧在每个人的胸膛，也让我们以后每次遇到有困难的人，都会积极主动地伸手帮一把。

如今，我已经离开内蒙古几年了，可还是经常想起他，想起在夜色中向我们疾驰而来的那道光。那光和他的眼睛一样，像夜空中的星星，温暖而明亮。



原载

2024年11月27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王 萍



普光人的诗心

张迎亚（中原油田）

晚上9点，我吃完最后一口鸭血肥肠面，着急收摊的嬢嬢迫不及待地收碗、关灯、拉下卷帘门。夜，更加寂寥。

普光气田老君701集气站班长武目苏也会在深夜吃面。只不过，我吃面，是犒赏自己，大快朵颐；他吃面，则更多出于果腹之需。

相较于那些耳熟能详的站点编号，如101、201、301等，701站似乎显得有些陌生。但随着新一轮开发热潮的到来，这里钻机再次轰鸣，管道铺设完成，人气也随之兴旺起来。

701站隐匿于大山深处，送餐车辆无法保证每日三次准时抵达。因此，武目苏和他的同事们每次上班时，都会将全站一天所需的食物一并领取，像驮着一个移动的家，连人带饭，沿着蜿蜒的山路，向着深山中的小站进发。

颠簸摇晃了不知多久，终于抵达目的地。大家默契十足，熟练地卸货、入库——需储存的，放入冷藏室；能即食的，塞进微波炉；而一同带来的面条，则简单调味，下锅煮沸，卧个鸡蛋，格外顶饱。

锅碗瓢盆碰撞出生活的交响，油盐酱醋调和出人间的烟火。纵使琐碎，却也能抚慰人心，但真正让武目苏神经紧绷的，却是701站作为“末站”的特殊使命，以及那四个掷地有声的字眼——不容有失。

在普光气田，大山幽深而沉默，气站如同星辰与珍珠散落其间，管

线则如丝线串联起这些璀璨的明珠。每个节点都紧密相连，不可或缺。当“前方”站进行批处理作业时，武目苏必须迅速开启大阀门，补充压力；若“前方”站调整流程，他又需立即反向调节阀门。在这1116平方公里的广阔天地中，气流如千军万马般汹涌澎湃，武目苏便是那最后的守护者，无条件地承受与稳定每一次波动，成为坚不可摧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整个系统的平稳运行。

“最高纪录，一晚上调整了23次。”武目苏一边说着，一边拿出一件宝贝——一本供全站使用的工作记录本。在这座小站短短500多个日夜的运行历程中，它已被所有人书写、翻折、查阅得破烂不堪，纸张完全失去了原有的筋骨感，书脊和书芯已完全分离。

字里行间，有询问：“701-3井刻度盘不见了，谁见过？”有业主告知：“冰箱、工具箱、床都放在衣柜间了。”还有劝诫：“大班不在，维保人员不要干活儿！不要干活儿！不要干活儿！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末尾，还郑重地画了一个形似派大星的红五星。

这一页页厚重的文字，一横一竖、一撇一捺，都生动而恰当地记录着他们的生活。你可以认为这非常简单，简单得如同学生时代偷偷传递的纸条——彼此不见面，但想说的话，对方都明白。你也可以认为这非常复杂，复杂得如同“读书不觉已春深”“阶前梧叶已秋声”的意境——记着记着，就记录下了一季又一季的稳产；读着读着，就读懂了这座小站。

鬼使神差地，一个问题脱口而出：“你有什么梦想？”

“弄一大片地，几十亩吧，或者一个山头也行。养羊，养很多羊！”看似离题万里的发问，却像是触发了某个机关，一下子打开了武目苏的话匣子，“再垒个炉子，打几张嘎嘣脆的烧饼，撒满芝麻，夹上羊肉，多香！”

我忽然看到了一颗诗心，包裹在他干农活儿长大的单薄瘦小的身体

里，包裹在他自称“做平板支撑无人能敌”的“杠杠叫”的身体里，包裹在他快要退休却依旧在大山中栉风沐雨的身体里，真实而清晰，炽烈又纯净。

然而，梦想中“烹羊宰牛且为乐”的生活虽然自在，眼下却并不现实。武目苏自有他的消解之道——养花，散养。

他从网上淘来花种，一路走，一路撒。埋在站外开阔空地的，便怒放成花海；碰到可以依附的东西，便攀缘而上，蔓延成花墙；若是不幸被山中骄阳烤干，便彻底枯萎。生死存亡，全凭天意。

不过，写意之中，也有些许工笔——

矢车菊的蓝色深邃而高贵，美得令人心颤。武目苏对这种神秘的色彩颇为自豪：“你知道吗？有些经典作品形容外国小孩儿的眼睛，会说像矢车菊一样蓝。”或许是不愿辜负大自然的精妙设计，他连空调外机下方，那又窄又短的一小条土都不愿闲置，“开一簇花就好”。

格桑花虽平凡，却极为坚韧，各种颜色应有尽有。即便这样，淘花种时，武目苏也要有意把颜色岔开，粉的、白的、红的，错开来撒，目之所及，尽是五彩斑斓。

月见草的叶子毛茸茸的，边缘呈波浪形，让人联想到莴笋。阳光洒下，半人高的植株亭亭玉立，宛如水晶。绣球石竹的花序如绣球般圆润，细瘦的茎秆则抽出竹子般的坚韧和倔强。嘿！难怪它叫“绣球石竹”呢！

移步换景，目不暇接，武目苏兴致盎然地展示着他的山野花园，渐渐有些沉醉，以至于把我远远落在了身后，都未曾察觉。他微微躬身、健步前行，嘴里不住念着他的莳花弄草经：“金盏菊不耐高温，但耐严寒；白三叶是优质牧草，牛羊特别爱吃；百日菊能一直开到下雪……”

我忽然动容，内心变得无比柔软，不再急于追上前，任由他穿过花草草，走向小站。这些花草，生长在大山深处，即便种子飘落于石缝

之中，也能顽强地生根发芽，绽放出美丽。而小站，就掩映在这片花海之中。武目苏重新坐下，拿起电话，用坚定的声音稳稳托起一切动荡：“喂，你好！701，请讲！”

踏着这响而有力的一字一句，我离开了701，但武目苏的那颗诗心，却始终未曾停歇。

黄葛兰一树一树地盛开，香得冲鼻。栀子花也正值花期，香味柔和而清新，同事买来一束赠予我，笑咪咪地说：“可以用来驱蚊。”

几场雨后，基地的竹子嗖地一下蹿了个儿，晨练的人惊讶不已，在微信朋友圈有感而发：“新竹高于旧竹枝。”

夏日渐深，气田的来访者络绎不绝，负责接待的年轻人，竟能在脚不点地的奔波里触景生情，吟诵起范成大的诗：“梅子金黄杏子肥，麦花雪白菜花稀。”深耕主业的中年人，心中仍保留着诗意，面对历经亿万年沉积的古老地层时，他感慨万千，写下：“长兴飞仙礁滩相，白云岩里气孔藏。”

有些人因为本名太过寻常，便在取网名时费尽心思。一位书记名叫李波，颠倒字序，取个谐音，便有了极为巧妙的“跛行千里”，既是自嘲，也是自励。

枇杷上市时，有人秉烛疾书，写下一篇《五月金珠寄相思》：“离家工作十余年，陪在父母身边的时光少之又少，而每年五月的枇杷，总是如期带着爱与依恋，替我回到他们身边……”

诗意的普光，厚重而宽广；普光人的诗心，跳动不息。

原载

2024年11月28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卢恋秋



巡线记

邹会莉（胜利油田）

电网是血管，变电站就是心脏。这里最引人注目的，是纷繁复杂的供用电设备。远远看去，像秩序井然的士兵在列队。

置身胜利油田滨海新孤变电站内，你会感受到线路上流淌着千钧之力，如同密集的鼓点，以蓬勃的张力，一刻也不停歇地往前行进。其阵势令人血脉跃动，耳里传来的阵阵余音在银线上滑动。

我和同事们肩负着维护线路和排除隐患的重任。电网全长400多公里，基本要靠步行，靠我们的双脚走遍油区的每一个角落、查到线杆所在的每一个地方。塔与塔，最近的250米，最远的可达600米。最关键的是，塔与塔之间，线与线之下，全部是山沟和河流。

酷暑难耐的夏天，再热，我们也必须穿着劳保鞋，防水防草防蛇。还要束紧袜子、系好绑腿，以防虫子钻进裤腿，一旦进入，很难抖落出来。蚂蚁叮咬的疼痛如针刺，但这还算小事。如果遇到蜈蚣或小蜥蜴，它们的毒刺更令人痛苦不堪。

滩涂野外，乱石嶙峋，荒草高达一米，蛇类众多。渤海滩涂上大多是青蛇，肥嘟嘟的，拇指粗细，与草色融为一体，极难辨认。

有一次巡检路上，同事刘宾在前面走着，肩上斜挎着一个帆布包，里面装着检修工具，足足有5公斤重，脖子上挂着的军事望远镜像一块砖头，重但不可或缺，是用于查看铁塔高处的线路状况的。我跟在后面，

踩在荒草丛中，忽感脚下软绵绵的，还没来得及反应，蛇反身就是一口，尖牙戳破鞋帮，吓得我哇哇大叫，幸好没有出血。

白雪皑皑的冬天，再冷，电网如果出现故障，所有人全部出动。风雪密集，打得人睁不开眼睛。走不了一会儿，工服里面湿透，脚下冰滑，呼出的哈气都结成了冰霜。我们头上、身上落满了雪，变成了棵棵行走的松塔。

当然，巡线也不都是辛苦的，也是有快乐的。

举个例子吧。黄昏时分，变电站在夕阳的掩映下格外耀眼，到饭点时，我们席地而坐，静静地看着落日燃烧后的红霞，看着滩涂上一览无余的长河落日。风雨过后，大雨洗净了草木树叶，不知名的花朵绽放在路边，点缀着荒原大地。我们吃着师傅烙的馅饼，喝着桶装的水，刘宾还会即兴来一段诗朗诵，逗得所有人捧腹大笑。旷野的风轻柔地吹拂着每一张笑脸，疲惫也在这一刻烟消云散。

这样的時候，总会让人不自觉地感慨，也莫名地感动。

有一天，我行走在巡线路上，突然就想起了李白的那两句“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这两句诗，虽是写江南山光林色，但与滩涂的景色也完美契合。天地间漫山遍野的苇花开放了，磕头机、“红地毯”和不时低空飞过的大雁。

说起来，那一串串的足迹又何尝不是留在大地上的印记呢？



原载

2024年11月28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卢恋秋



大漠情怀

王 鹏（经纬公司）

倒休结束，从家中启程返回沙漠工区的途中，刘斌有着难以用语言表达的欢喜。这些年来，在他心中早已和大漠结下了不解之缘。他觉得自己在很多方面和沙漠有着共性之处：那狂放不羁的灵魂、桀骜不驯的气魄，以及冷峻外表下掩藏不住的炽热情怀——这一切都是如此真实，没有丝毫矫饰。

作为一名石油地质人，刘斌年少时的梦想是成为一名教师。出身于教师家庭的他，曾经认为自己也应站在三尺讲台上，像父母一样传道授业，这是一份特别受人尊重的职业。

然而，命运的轨迹在高考填报志愿时悄然转向。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银幕上看到了一群跋山涉水、穿梭于沙漠戈壁之间的地质勘探者。他们背着帆布包，拿着小榔头，胡子拉碴，面容虽被风沙侵蚀，却透着一种粗犷和坚定。好像地是他们的，天也是他们的。他们如一只只雄鹰，自由翱翔，无拘无束地探索未知。

那一瞬，刘斌被迷住了，神魂颠倒，不能自己。

他觉得，那才是男人的事业。

有时候，某个瞬间会改变和决定人的一生。

直到现在，刘斌对自己当年的选择也毫不后悔。在石油勘探职业生涯中，他所经历的一切——走过的路、见过的风景、体验过的情感，早

已融入血脉，成为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尤其是十年前，与巴丹吉林沙漠的邂逅。

在那里，沙尘暴是常客。每次它肆虐的时候，继续钻探施工是不安全的，需要临时等停。

沙尘起处，天昏地暗，日月无光，40多米高的钻塔被黑暗吞噬。狂风携带着沙粒猛烈地撞击着野营房，发出尖锐的呼啸声，如同千军万马奔腾而过，沙粒从窗缝和空调间隙中无情地钻进来，在桌上和地板上肆意散落。

在外人眼里，那里如此艰苦，为什么他们还前赴后继，乐此不疲？除了风沙和大漠，那里还有什么？

每次听到这样的疑问时，刘斌总是微笑着不予辩解。他脑海里闪现的有熟悉的脸庞，有褶起的皱纹，有挥洒不尽的汗水，还有很多鲜活的画面……他不知道应该说点什么，说点别人不知道的探寻油气的奥秘，还是说些前辈们战天斗地却又默默无闻的故事。

一切都不必解释。

刘斌觉得这是一种美，一种雄浑壮丽的美。

最重要的是，这片大漠的四季都是充满个性的。冬天的严寒，夏天的酷热，春秋的风沙……在他眼里，这些都是最美的景致。冬天，大如席的雪花，纷纷扬扬，洁白无瑕；春天，零星的草芽破土而出，带着绿色的希望和憧憬；夏天，骄阳之下，七彩的沙粒熠熠生辉，如梦似幻；秋天，蓝天白云下的巴丹吉林显得格外开阔，偶尔会有拖着长长白烟尾巴的火箭飞机划过天际。

在狂野不羁的背后，大漠还隐藏着温柔而宁静的一面。

当巴丹吉林归于平静时，它展现出惊人的美。一粒粒五彩斑斓的沙砾犹如璀璨的宝石，初次见到的人无不为之惊叹。那博大壮阔、一望无垠的沙丘，像是一座巨大的潘多拉魔盒，无形中散发出一股神秘的力量，

吸引着人们不由自主地投入它的怀抱。这种力量如此强大，甚至让人感到窒息般的沉迷，仿佛被深深吸引，无法自拔。

工作闲暇之余在沙漠里散步，也是一种另类的体验。

沙漠线条柔和且富有层次感，起伏的沙丘像是一朵朵从地面冒出的白色蘑菇，又如一艘艘漂浮在沙海中的小舟。行走其间的人们，仿佛置身于波涛之上，一会儿攀上浪尖，一会儿沉入浪底，在变幻莫测的沙浪中随波逐流，身影渐渐融入远方的天际。这种美妙醉人的感觉，唯有此刻在这片沙海中逐波踏浪的人才能深刻体会。正如人生之路，每个人都是自己的画师，在不同的调色板上，用各异的画笔，绘出一道道一行行深深浅浅的脚印。

这就是刘斌寻找石油天然气的奔波之路，是他不断前行的动力源泉，更是一份在物质世界中显得贫瘠但在精神与灵魂层面无比富足的情怀。

面对广袤无垠的沙漠，人的身躯显得如此渺小，内心的力量却是强大的。正是这种战胜和征服自然的意志与决心，塑造了人们不屈的精神。

刘斌曾经认真地对我说过，人有三重福分：外在的环境、身体的感受和灵魂的宁静。真正的安宁来自心灵深处的平静，唯有独处时，才能找到最真实的自我，保持内心的淡定与充实。精神上的富翁自带光芒，不仅照亮自己，也温暖他人。

在沙漠里，要把自己交给风，以及风中的沙尘，甚至如风一样的时间。在沙漠，人变得简单，世界也跟着单一。许多个夜晚，在月光下，在大地上，四周是沙尘与土腥气的包围。坐得久了，仿佛整个人都变得透明，可以清晰地看到自己的心脏与骨骼，甚至感受到精神世界里那些永恒不变的光明。

在沙漠，走不了很远，但可以走得更深。

什么是美好？什么是幸福？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答案，因为经历不同，感悟也会各异。“当你能自由感知并表达内心的感觉时，这是非常幸福

的。”我想，此刻对于刘斌他们来说，即是如此。



原载

2024年12月5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卢恋秋



日暮记

邹会莉（胜利油田）

清晨5点，滩涂深处的胜利滨海新孤变电站在曦光雾岚中醒来，呼唤着睡眠惺忪的翅碱蓬、罗布麻和大片风姿摇曳的芦苇。

值班员马俊红和同事穿戴好劳保用品，拿上工具赶赴空旷的开关场。高耸入云的龙门架、列阵齐整的避雷器，在淡粉色的晨辉中伫立，空气中弥漫着野草的淡淡清香。“嘶嘶拉拉”放电声是她最为熟悉的声调，似有着一一种魔力，令她心神安宁，神清气爽。

此刻的马俊红就转换成了另一人，如揣起冲锋枪的战士。

荒野，回荡着脚步声。清晰的唱票声，盘旋在偌大的变电站内，来回碰触着四周墙壁——执行倒闸操作，准备合开关。渐渐入冬的天气，空气湿漉漉的，随着一系列指令操作——倒负荷、调整参数等，瘦小的她全身湿透，额头上密集着点点汗珠。

入职30年，日夜颠倒神经绷紧的值班员岗位，早已把马俊红从内向羞涩的女生，磨炼成一名独当一面、技术精湛的“超级工匠”。

这个在滩涂深处的小站，日常值班员也就六七人。站里有个新来的大学毕业生，被指派为马俊红的徒弟。她那稚气未脱的脸蛋，总让马俊红回忆起自己刚上班时的模样，淳朴率真。

新孤变电站每日例行巡视4次，在特殊天气状况下则更加频繁。每一轮巡视，马俊红都带着这个年轻的徒弟：手持红外线测温仪，仔细观测

引线和开关的温度；进入保护室，检查温度、湿度以及设备的运行状况；最后，认真填写报表资料上报。她边检查边讲解，徒弟边询问边记录。

变电站值班员，是如此特殊的职业——他们远离喧嚣，与孤独寂寥为伴。在狂风骤雨突袭之时，他们是执行调度指令的先锋，是处理紧急事故的勇士。

一天夜里，电闪雷鸣，暴雨如注，电力线路因雷击而断电。马俊红披上雨衣就冲进了雨夜，检查故障，发现是雷击导致线路跳闸。凭借专业技能和果断行动，马俊红及时排除故障，恢复了供电。由于这次出色的应急处理，她赢得了单位的高度赞扬。

当然，最令马俊红自豪的成就，不是荣获“油田优秀共产党员”称号，也不是在技术大赛中摘得银奖，而是她所工作的小站连续35年无事故的安全运行纪录——这一成绩在中国石化所有变电站中独占鳌头。

回想刚工作时，那些曾经让她感到不安的时刻：孤寂的环境与外界联系稀少，站内人员寥寥无几，日复一日见面的同事之间的话语似乎早已说尽；夜间断电后的巡检工作；调度电话在寂静夜里的突然响起，常常使她在深夜惊醒。她真有些不习惯，一到晚上不敢睡觉。在师父们的帮助下，她成长成熟起来，而这里也成为她第二个家。

高压线路巡检完毕，她们又来到开关场。准备、唱票，一系列操作已在身体中形成肌肉记忆，动作简洁娴熟，行云流水般，带着几分潇洒利落。

黄昏，是马俊红一天中难得的放松时刻。每当此时，她总会静静地眺望天边那如梦似幻的晚霞。变电站宛如被莫奈大师的画笔轻点，融入了一幅流动的油画之中。玫红色的霞光如同泼墨般肆意挥洒于天空，缕缕云彩镶上了金色的边缘，缓缓向下蔓延成一片粉色的柔美云海。云卷云舒，云朵不断变幻着形状，时而像绵软的小羊，时而又化作奔腾的烈马，自由奔放。

新孤变电站仿若滩涂上遗世的存在，四周荒凉也为它渲染增色，落日的余晖为它涂抹上紫罗兰色的光。站外广袤的芦苇荡盛开着白色的花朵，苇叶和苇花在微风中摇摆起伏。

月亮照在路上，像撒满了盐。她行走在人生的时间卷轴里。

**原载**

2024年12月5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卢恋秋

海风记

邹会莉（胜利油田）

沿着蜿蜒起伏的海岸线，车子一路颠簸前行。海风裹挟着浓烈的腥咸气息，蛮横地朝我扑来，混杂着海蛤蜊、毛螃蟹、海菜花的气息。公路右侧是涛浪微澜的大海，倒映着三月晴空碧蓝，粼粼波光里跳动着星点的碎金，炫目明亮，让人不敢直视太久。左侧的景致则错落相间，时而是荒芜却别有韵味的滩涂，时而是静谧澄澈的水池，还有几座计量站静静矗立着。疏朗的红荆条与蓬草在风中摇曳生姿，似是大地随性挥就的寥寥笔墨，装点着这片略显寂寥的土地。

行至拐角转弯处，抬眼望去，便能瞧见沿滩而立的电杆上，有零星身影正在高空忙碌作业。那些架设在海洋深处、仿若钢铁巨兽般磅礴的钻井平台，其源源不断的动力，正是源于这些看似纤细却至关重要的供电线路。

这条线路维系着海上生产的运转，检修任务繁重，以至于巡检工人中午都无法返回驻地享用一顿热乎饭菜。我与胜利滨海经营管理室经理朱荣军，此刻便肩负起为他们送餐的重任。今日的午餐堪称丰盛，色泽红亮、软糯油润的红烧肉，开胃下饭的酸辣土豆丝、麻婆豆腐，主食是米饭与馒头，外加一份金黄浓稠的蛋花汤，满满当当塞了一整盒。

线杆上的员工们，个个脸上严严实实地戴着蓝花图案的防晒面罩。早春的海边，阳光经过海水与沙地的反复折射，愈发灼热刺目。即便有

这面罩的防护加持，他们的面庞也被海风与烈日雕琢得黝黑发亮。正在杆上作业的员工，将身体向前稳稳横探，在脚扣和安全带的有力支撑、牢牢固定下，身体与杆体在视觉上构成一个标准的垂直夹角，像是与电杆合为一体，于高空之上无畏地舞动着属于劳动者的“芭蕾”。

海边无遮无挡，风里带着阵阵寒凉，吹得人直打趔趄。海岸泛出白色的泡沫，浪花翻滚。一会儿工夫，我被风吹得透心凉、嘴唇乌紫，又重新钻进车里。

朱荣军看出了我的狼狈，拍了拍我的肩膀，语气感慨地说道：“有一回啊，我和同事碰上紧急故障，那情况危急得火烧眉毛！我在线杆上一待就是近4个小时。等好不容易下了杆，双腿软得跟面条似的，直打哆嗦，站都站不稳。”说罢，他还冲我神秘兮兮地眨了眨眼，“今儿个我可是带着秘密武器来的。”

“啥秘密武器？”我瞬间好奇心爆棚，瞪大了眼睛追问。

他嘴角上扬，露出一抹秘而不宣的笑容，故意卖起了关子：“一会儿你就知道喽。”

这人，还真是故弄玄虚、装模作样！我不满地撇了撇嘴，心里却愈发期待起来。

临近下午2点，工友们才陆陆续续完结手头繁重的任务，拖着疲惫却又带着几分轻松的身躯，朝着集中点纷纷围拢过来。我赶忙伸手取出餐盒，触手温热——幸好，饭菜还没凉。朱荣军趁着这间隙，凑到我耳边，揭晓了他的“谜底”。原来，昨天他来送餐时，满心期待换来的却是工友们皱着眉头咽下冰冷饭菜的场景，看着大伙埋头吃饭、毫无怨言的模样，他的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于是，他赶忙反映情况，这不，3个大容量的泡沫保温箱便“闪亮”登场，成了今日守护饭菜热度的“大功臣”。

在车厢侧面寻得一处避风的角落，大伙围坐一团，席地而坐。当餐盖被逐一打开的瞬间，现场瞬间被欢声笑语填满，此起彼伏的欢呼声、

打趣声交织一片：

“哟呵！有红烧肉呐，这可是我的心头好，可馋死我了！”

“哎呀呀，赶紧喝口蛋花汤，暖胃又暖心，这一口下去，全身都热乎起来咯！”

我扭头望向朱荣军，朝他高高挑起大拇指。而他正缩着脖子，全然没了平日里的干练，正一脸满足、不顾形象地大快朵颐。

冰凉的海风，也被我们的欢快与热情击退，节节败下阵去。那笑声重重落在海面上，砸出条条奔流的水痕，我的眼前一片明亮。



原载

2024年12月12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卢恋秋



月是故乡明

李同喜（石油工程公司）

“你想家吗？”那个戴着细框眼镜的女孩忽闪着澄澈的眼眸，轻声向我问道。

一同来我们井队参观的大学生们也停止了喧闹，齐刷刷地转过脸看着我，我只觉脸上蓦地一热，仿若有团火在灼烧，那些平日里钻井人脱口即出的斩钉截铁话语，此刻竟像是被一场大雾裹挟，消失得无影无踪，只剩下结结巴巴的几个字从嘴边挤出：“…… 嗯…… 想，真想啊，我自己都纳闷得很，这段时间，这想家的念头空前浓烈……”

我转过头，看向窗外，入目之处，绿得近乎化不开的，是远处那广袤无垠的热带雨林；红得仿若要燃起来的，是天边那大片大片的火烧云。而我们那钢铁铸就、巍峨高耸的井架，矗立在其间，顶天立地。

年少时幼稚的我，总渴望有一天可以逃离父母的争吵，远离让我厌倦的家庭。于是，我不顾一切地奔跑起来。却没料到，这一跑，直直跨越了大半个地球，一头扎进了位于地球赤道附近的南美洲厄瓜多尔，这片遥远又陌生的异国土地。

这里，有葱郁繁茂得近乎原始的热带雨林，有千奇百怪、叫不上名字的野生动物，有波澜壮阔的亚马孙河，还有热情的陌生面孔，操着一口发音独特的西班牙语，大声呼喊“Hola, Chino”（你好，中国人）的当地人。可每当我刷到家乡的视频、听到电话里母亲因思念而没忍住的

哭泣，以及在异国他乡熬过第一个新年时，我才恍然惊觉，这里的美从来不属于我。

我的根，扎在那广袤无垠、一马平川的沃土；我的魂，追随着那裹挟泥沙、浩浩荡荡奔流到海不复回的黄河；我的心，依偎着那个没有贴面礼习俗，却满是含蓄深沉爱意的大地。

古往今来，书上的箴言总说，英雄都是孤独的，高手常于寂寞中淬炼技艺。作为钻井工人，我清楚知晓自己平凡普通。我不是英雄，也没想过当高手，但那份如影随形的孤独、噬噬人心的寂寞，却从未减少过半分。平日里，我佯装早已习惯了这异国井队单调乏味、周而复始的生活节奏——每日往返于宿舍与井场，白天全神贯注操控机器，夜晚伴着机械运转的嗡嗡声入睡，偶尔刷会儿视频权当消遣。周遭清一色的男性工友，许久许久都难得见到一个女孩的身影。

然而，人终究是情感动物，一旦连着几日没能联系上老友、母亲与爱人，死寂一般的孤独感便会如汹涌潮水，将我淹没，叫我全然没了招架之力。

厄瓜多尔的除夕没有任何喜庆的氛围，街上的人依旧忙碌奔波着，清冷得叫人有些落寞。唯有街边的几家中餐馆热火朝天，师傅们有的帮着摆桌子，有的打下手做年夜饭……我掏出电话，按下熟悉的号码，接电话的是妈妈，可能是手机信号的问题，时断时续，她只能听出是我的声音，却听不清我在讲什么。母亲只是一个劲儿叮嘱我注意安全，让我睡觉前记住要泡脚，天冷别忘加衣……

年夜饭还没端上来，小师傅和我调侃，说他有个朋友，同他一般成年累月漂泊海外，有次给爱人打电话，爱人哭着说：“你啥时才能回来呀？咱不挣这美元了不行吗？”我听了哈哈大笑，笑着笑着，笑出了眼泪。

厄瓜多尔，在西班牙语里意为“赤道”，光听名字，便能想见此地阳

光的炽热程度。

这里只有两个季节——夏季和雨季。夏季终日烈日高悬、酷热难耐，雨季终日大雨倾盆。

记得上大学那会儿，一位同学的父亲在厄瓜多尔大使馆做秘书。同学曾满脸心疼地同我讲起，第一次去机场接机时，瞧见父亲走出闸口的模样，满心诧异，记忆里原本意气风发的父亲，皮肤黝黑干裂，头发焦黄稀疏，一脸的憔悴沧桑。那时的我，不过是旁观者，仅仅诧异于厄瓜多尔阳光怎会这般毒烈。可当自己踏上这片土地，历经一年的风吹日晒、暑热雨淋，偶然望向镜子，里头那张脸黝黑如铁，头发枯黄似草的模样，远在家乡的母亲要是瞧见了，不知该有多心疼。

岁岁年年，又是一个中秋，渐渐地我已经适应“每逢佳节倍思亲”的苦楚，厄瓜多尔的月亮丝毫不见要圆的迹象。

下班后，我拖着疲惫身躯坐上回营地的班车，窗外夜色如墨。正兀自出神时，身旁的厄瓜多尔工友抬手拍了拍我，轻声问道：“Carlos（我的西语名字），中国很美，对吗？”我微微一怔，轻声应道：“是啊，中国的天空这会儿会有一轮很圆很亮的月亮，很美很美……”

原载

2024年12月12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卢恋秋

从“苏工”到“苏小工”

李 群（石油工程建设公司）

苏小工大名苏中亚，现如今在石工建中原设计公司管道设计所工作。

掰着手指头往前数三个月，那时候苏小工还在学校里读研。实验室里的师弟师妹们见了，谁不得尊敬地喊一声“苏师兄”。可是人能读一辈子书，却不能上一辈子学，到了一定年纪，就得去工作。

来公司报到的第一天，听所里的前辈介绍完平时工作的主要内容，苏小工心里直犯嘀咕：“这不就是在学校里做过的储运设计大赛的那一套东西吗，有什么值得称难的？”又听前辈说，身为设计人员需要掌握Auto CAD和Pipeline Studio两款软件。心里盘算，自己5年前就使用过Auto CAD，两年前也用Pipeline Studio算过一个案例，一切都在掌握之中啊！“以后工作起来岂非势如破竹，一骑绝尘？”念头到此，苏小工不禁更加得意洋洋了。

第二天一上班，苏小工先准备了一张白纸，在上面齐齐整整地写了“苏工”两个大字，然后端端正正地贴在了工位最显眼的位置。他上下左右打量一番，十分满意，于是拿起一本设计规范，心不在焉地看了起来。

因为是新人刚入职，还没被安排什么具体的事务。苏小工正兀自看得两眼发昏，忽听耳边有人喊他“小苏”，扭头看去，原来是管道所的一位前辈。“小苏，你会用Pipeline Studio对吗？我这边有一个项目，想让你帮我核算一下，可以吗？”听前辈说着，苏小工忙站起来，连声说好，

开心地拷贝来相关数据，准备撸起袖子，显一显本领。

可是，天底下的事“想”跟“做”之间竟差着十万八千里。苏小工打开软件，一下子傻了眼，右手晃着鼠标，竟然不知道先干什么后干什么，从前辈那里拷贝来的数据也不知道具体该怎么使用。左瞧右瞧，上看下看，越瞧越觉得没头没脑。那情景好比贾宝玉见了林妹妹，只敢说一句“这个妹妹我见过”，至于其他，一概不知。没办法，苏小工只好一边翻书，一边向前辈请教，一切几乎是从零开始，重新学起了这个软件。到最后，勉强强算是成功核算了一遍。

把结果告知前辈后，苏小工盯着写有“苏工”的那张纸，越看越觉得脸上发热发烫。自己当初不知深浅，结果反倒耽搁了前辈许多时间。前辈有为他答疑解惑的工夫，自个儿恐怕早就核算好几回了。

盯着那张纸看了好一会儿，苏小工突然站起来，找来一支笔，添了个“小”字。这下，“苏工”变成了“苏小工”。莫小瞧这一字之差，里面的学问可大着呢。这也是苏小工入职以来学会的顶重要的一个道理：万事可千万不要自满自大，人既要正确地知晓自己的能力，又要不断地虚心学习。如此，方不至误己误人。

 原载

2024年12月19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王 萍

山风拂过红工衣

张迎亚（胜利油田）

“姐姐，红工衣不会遮盖你的梦想。”

此番入川后不久，我就听到这样一句温暖且笃定的话语。

在普光气田，人们过着群居生活，着装也整齐划一。只要随处走走、看看，便能见到国家管网的员工穿着带反光条的橙色工服，醒目亮眼；中原油田机关服务中心的姑娘们衣服随季而变，别有情致……不过，最常见、覆盖面最广的，还是普光气田员工那鲜艳的红工衣。

我对红工衣的感情，可能更近于习惯。就像习惯了吃笋、吃鱼、吃油碟而非酱碟，就像习惯了水墨画般阴沉沉的天空、沁人心脾的湿漉漉的空气、每天夜晚准时响起的火车汽笛。

小满时节，我又穿好红工衣，进山采访。

玉米和水稻长势正旺；漫山遍野的常绿灌木、乔木层层叠叠、蓊蓊郁郁；普光镇、黄金镇、老君乡水域交错，小桥众多，民居皆沿河而建。吴忠超就在这走不到头、望不到边的山山水水中向我走来，一身红装，已褪了好几层色。

吴忠超，1985年生人，个子高，体格结实，眉眼大而温润。

时间倒流13年，初到普光的吴忠超比大部分同来者小将近10岁。守井、巡线、倒班……直到2019年，他通过竞聘当上107站站长，又在掌管303站后，最终落脚气田有名的打卡地——普光201集气站。

但说起来，相较于“落”字，我更钟情于用“遇”字来描摹吴忠超与201站之间的缘分。在这里，他遇见了络绎不绝的参观者；遇见了装置区那遗世独立般的静好模样，恰似被连绵起伏、翠影摇曳的青山温柔揽入怀中，安宁且美好；遇见了全气田累产最高，却“就医”甚少的宝贝单井……

慢慢地，当年并肩同行的战友逐日苍老，而他渐成栋梁，无数次以一身红装，融进山河——被汗水、雨水、雪水、肥皂水浸透的红装，任何便衣、华服，都无法与之媲美的红装。

喻全华也是这般——身披红装，仿佛蒙上滤镜，以至于让我在初见的一瞬，误以为这位正指导同事把控普陆页1井组三相分离器液位的青年，不过是个年富力强的小伙子。

但事实上，生于1970年的喻全华，已经是气田不折不扣的老人了，只不过因为瘦，又不算矮，声音也好听，整个人才盈溢出“少年气”。

“少年”身处的大山，几乎每时每刻都在改变。眼下，他在普陆页1井组坚守——这是气田的第一座井工厂，此前已沉寂、荒芜了十几年，而今，拉水拉油车、各色施工队纷至沓来，方寸之地，热闹沸腾。但当明天的太阳俯照巴山时，他可能又要上路，去补某一处迫在眉睫的人手空缺，去管某一项白手起家的在建工程，去奔赴新的沉寂与荒芜。

脸上的纹路和凹陷、浓得化不开的肤色，以及背后绣着“中原油田”字样的红工衣，就在这一代接一代的辗转奔波里，成为无数人的样子，刻进了无数人的生命。

晚霞渐浓，炽热而耀眼，我下了山，动力站的程教华则戴上装有红色耳罩的蓝工帽，走进了轰鸣的装置区。已有岁月痕迹的五官，凌厉又俊秀，让人忍不住猜想这张脸年轻时的样子。他说他早已习惯这里，“哪儿也不去”。

我也随心所欲、随时随地，甚至不顾形象地蹲下、坐下，丝毫不用

担心工裤被弄脏、磨损，看红工衣从眼前鱼贯而过。有人正困顿于什么难题里，面若沉湖，眉头微蹙；有人踌躇满志，大步流星，正享受着奋斗的幸福；有人向一身黑衣的保安老友般热情招手；有人坐在我身旁略显拥挤的角落，全然不顾周遭的嘈杂，不厌其烦地念叨着x轴、y轴，举着手机给孩子隔空辅导着数学题目。

看着看着，我出了神，也忘了自己。恰巧有风吹过，一片叶撞击另一片叶，食堂里飘出香气，时间和空间仿佛双双停住，只剩晚霞金黄、香樟翠绿、工衣鲜红。

这画面，从很久以前就有了，未来还会一直有，日日夜夜，岁岁年年。



原载

2024年12月20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卢恋秋



氢城轻梦

田元武（十建公司）

喜欢浙江嘉兴这座城市，源于两位作家：一个是武侠小说大师金庸，一个是现代诗人徐志摩。我对徐志摩情有独钟，特别是那首《再别康桥》，我吟诵了30多年，岁月都被晕染上诗意的边边角角。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刚到嘉兴那一天，天空很应景，傍晚时分，海岸线上，云霞肆意翻涌，云朵被夕阳的余晖轻柔勾勒，比起浓烈的晚霞，这云彩多了几分徐志摩笔下的空灵与温婉。

不远处的嘉兴港，波澜壮阔的水面上，货运船舶来来往往，一排排码头起重机起重臂正在将各式各样的货物装在一辆辆重型氢能卡车上，运往长三角周边城市。

平湖是嘉兴的一个县级市，距离徐志摩和金庸的家乡海宁近在咫尺。然而，在平湖却有一群人，对一种气体暗生情愫，甚至有位卡车司机将徐志摩的诗歌变成：“氢氢”的我走了，正如我“氢氢”的来，我“氢氢”的开车，作别傍晚的云彩。

化学元素周期表里的1号元素——氢，被平湖人赋予了诗歌的生命，而氢的浪漫恰恰是在一群石化员工手里应运而生的。他们让化学性质活泼的氢，收起了暴躁的性格，发挥出了有利于高质量经济发展的巨大能量。一台台重型卡车满载幸福生活的物资呼啸而过，一辆辆公交在人们

的欢声笑语中驶向温暖的家园，而氢能源正是这些车辆前进的原动力。

氢在石化人眼里，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在平湖，想要找到氢并非难事。尽管氢无色无味，轻飘飘得让人无法觉察，但在前往嘉兴港的途中，我还是寻觅到了氢的踪影。

孟夏之日，万物并秀，嘉兴港区的滚滚车流，令我目不暇接。放眼望去，距离港口码头3公里处，一座标有“中国石化-氢能-H₂”字样的建筑物格外引人注目。在阳光照耀下，一辆辆刚充装完氢气的重型卡车，犹如“擎天柱”一样，动力十足地穿梭在嘉兴港码头。

“擎天柱”是电影《变形金刚》里的主角。在嘉兴港区，重型卡车就是物流运输的“擎天柱”。它们所用的能量已不是原先的柴油或者天然气，而是与宇宙恒星燃烧相同的元素——氢。

浙江石油嘉兴平湖滨海大道加氢站是“擎天柱”们最温暖的家。在这个占地面积3000平方米的加氢站里，每天有100多辆重型卡车前来加氢。“喝进去的是氢，挤出来的是水，他们多么纯净朴实；轻轻地走了，正如轻轻地来，他们是多么平稳安静……”站长陆平用一首诗让“擎天柱”们有了浪漫的属性。

下午的阳光从加氢站旁边的梧桐树里钻了出来，照在陆平黝黑的脸颊上，遮盖了他才42岁的年龄，紧握加氢枪的一双粗糙大手，暴露了他在站里所经历的风风雨雨。

每两个小时对加氢设备和输氢管线进行一次安全巡检，是陆平雷打不动的工作。“氢气无色无味的特点，让加氢站的安全巡检比传统的加油站要严格得多。”在巡检中，陆平和同事们一边盯紧输氢管线，一边用检测仪测量每一台加氢设备，生怕有一丝氢气跑出来。

“这20个月，在大家的严格看管下，氢收起了脾气，通过这些设备和管线，咱们让氢能源更好地为家乡经济发展服务。”在陆平的言语中，我能感受到他内心对于管理好这座加氢站所充满的信心和自豪。

陆平刚刚完成这天的第六次安全巡检，还没来得及喝口水，一辆辆重型卡车、公交车接踵而至。每天晚高峰时刻的加氢业务不期而至。检测仪放下，又拿起加氢枪，陆平和同事们用相同的动作，重复为重型卡车和公交车司机们提供最优质的服务。

夜幕降临，一轮明月跳出杭州湾，陆平和同事们扒拉了几口晚饭后，又拿起检测仪，戴上安全帽，握着手电筒，开启了每天对加氢设备和输氢管线的第七次安全巡检。

“‘氢氢’的我走了，正如我‘氢氢’的来，我轻轻地挥手，明年还到嘉兴来……”看来，我真的爱上这座“氢氢”魅力之城了！



原载

2024年12月20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卢恋秋

“宠”你辛苦也值得

张玉香（沧州炼化）

12月18日，沧州炼化所有装置开工运行正常后，炼油一部设备技术员王伟特意爬上了催化两器（沉降器和再生器）顶部。

“大家伙，你真够争气。”站在50多米高的平台，迎着冬日的风，他用力拍了一下器壁，嘴角上扬。

2024年，沧州炼化装置大修改造，王伟负责的催化装置两器及外取热器检修更新项目是公司5个重要检修项目之一。

第一次独立负责这项工作，王伟发现要操心的事实在太多。

受限空间、吊装、焊接等作业每日同步开启后，施工力量的分配、作业顺序的排定、安全与技术的交底、施工材料的供应、突发问题的处理等，都需要拿出最佳方案快速协调解决。

每天在装置现场协调工作，占去王伟很大精力，既有工作指导上的“排兵布阵”，也有向专家和领导的请教请示，还有直接到场的救急。电话多思考多，整个大修期间，为确保各项检修任务顺利推进，他一刻不闲。

历数大修改造经历种种，王伟说，除心力脑力的高频输出外，体力上的辛苦奔赴也贯穿全程。

两器内部为隐蔽工程，进入两器检查，成为王伟每天都要进行的重

复性工作。

大修改造全面展开后，是一个接一个施工作业关键点的质量检查。两器刚打开人孔时，钻入两器，是为检查衬里和内构件是否有损坏；封闭人孔前一趟接一趟钻入两器，是综合检查，既要对一些关键点做最后的确认，又要检查现场有无工程余料遗留和卫生打扫情况。

王伟说，这是他参加工作以来钻入两器最多的一次。无法尽述的，是在两器内检查时的各种“狼狈”模样。

人孔打开后的前几次检查，一寸寸衬里看过去，一个个内构件查过去，即便面罩口罩全副武装，也难躲无处不在的粉尘，出来后一次次成为“面人”。

检查汽提段4组上下排列的环形挡板与筒体之间的焊接质量及汽提段衬里质量，需要屈身穿过环形挡板与伞帽下缘间40多厘米宽窄的环形缝隙，还得保持蛇形姿势攀爬。

在旋风器料腿衬里检查时，人竖挂软梯之上，腿都不能打弯，在光线昏暗只能听到自己呼吸的幽闭空间中，一寸一寸扫描料腿器壁，一待就是一两个小时。

还有一些部位的检查，需要在悬空十几米仅有20厘米宽的地方行走，即便做足了安全措施仍觉双腿打战。

最少时一天一趟，最多时一天三四趟，大修改造期间，王伟钻入内部60多次，两器成为他的大修“专宠”。

50多天，协调、监督、检查，王伟全程盯守现场，关键控制点逐个销项处理，让两器在自己的视线里完成复杂“手术”，从内到外，焕然一新。

“不枉我辛苦‘宠’你一场。”当催化装置顺利进料、合格产品产出时，当发现倾注心力的大家伙开工后不闹一点脾气时，大修期间一直伴

随左右的焦虑和不安消失了，涌上王伟心头的，是成长后的自信和收获后的安宁踏实。



原载

2024年12月24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王 萍

成长路上勤为伴

丁玉萍（西北油田）

11月20日，2024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采气工大赛鸣金，入职三年的西北油田采油二厂技术新人李云峰荣获个人铜牌。

载誉归来途中，看着舷窗外云海涌动，他感到的不是欣喜和自豪，而是卸下沉重包袱后的轻松。让他感到踏实的是，这次大赛让自己终于更接近一个真正的大漠石油人——不仅能解决技术难题，也能像其他工人一样得心应手地操作。

这次采气工大赛为国家二类竞赛，也是采气专业最高级别的职业技能竞赛，规格高、影响大、参与面广，被誉为“采气技能人才的奥林匹克运动会”。首次参加全国大赛，就能从来自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海油、国家管网等5家能源企业26家单位众多顶尖选手中胜出，实属不易。

对李云峰而言，这不仅是对身体的挑战，更是对心理的考验。

当初收到比赛通知时，师傅鼓励他参加。可他心里觉得别扭，自己堂堂一个研究生，去参加一个技术工人的竞赛，算什么事呀。师傅说，搞技术的多点技能没坏处，临了还撂下一句话：“好好准备，别给二厂丢脸。”

师傅都这样说了，他虽有不情愿，却还是参赛了。既然参赛，就得全力以赴，拿不上奖可就太丢人了。

那段时间，李云峰仿佛经历了人生的第二次高考。

个人竞赛由综合理论和操作技能两部分组成，技能操作考核包含气

井生产动态分析与措施制定、根据轴测图应用CAD软件绘制三视图、更换井口压力变送器及截止阀、孔板流量计差压超限处置操作等4个项目；团队竞赛项目为井口区域天然气刺漏应急处置的现场操作。

李云峰是机械工程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毕业，没有接触过气井动态分析，管钳、扳手这些铁家伙也很少上手操作，实操带来的压力前所未有。

一定要抓住这次来之不易的机会。李云峰知道，自己只能比别人更努力才有机会取胜。6000余道理论题，他饭吃不香，觉睡不着，利用培训和工作间歇，反复背诵，仿佛要把题都刻进脑子里。7月休假期间，他在教练的线上指导下，每天完成两个CAD制图和理论测试。

实操是他的短板。半个月过去了，别的选手实际操作陆续过关，他却迟迟达不到要求。看着达标的选手还在不知疲倦地练习着，他更是心急如焚。李云峰和教练一起分析原因，掌握操作要点。晚上大家都睡熟了，他还偷偷跑出来练习，直练得手掌磨出了水泡，两臂发酸抬不起来，吃饭时手抖得筷子都拿不稳……拼尽全力后，他的操作成绩终于有了起色。

拼命地练习中，他明白，当好一名技术工人不是那么简单的。李云峰为自己的无知和偏见感到脸红，对这个职业多了一份敬重。

竞赛前，李云峰参加了每天超过16小时的“基础+强化”“理论+实操”“晨跑+晚自习”的“魔鬼集训”。最终，经过整整4天的激烈“厮杀”，他从众多高手中脱颖而出，摘得奖牌。

那些吃过的苦、受过的累、付出的汗水已成往事。这一年，李云峰最大的收获就是自己离目标更近了——做一名技术和操作都过硬的大漠石油人。



原载

2024年12月24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王 萍



井下凉皮

张素军（中原油田）

井下，地处河南濮阳柳屯镇，既是地名，也是单位名，中原油田井下特种作业大队驻扎于此。

这里汇聚了作业队、炼油厂等诸多油田单位，生产区与生活区相互交织，超市、菜场、饭店、医院、学校应有尽有。我工作的单位在炼油厂，站在办公室隔窗眺望，沃野平原尽收眼底。冬去春来，麦苗与玉米交替轮种，四季的更迭就像一场无声的电影，年复一年在眼前放映，记录着井下的岁岁年年。

井下地方不大，一条主街东西贯穿，蜘蛛小巷四通八达。穿梭其中的，有身着工装的油田员工，有当地农民，还有外来的商人。油田就像一个大熔炉，将天南海北之人聚于此处，也让当地饮食变得格外杂糅，西北的饸饹面、四川的担担面、武汉的热干面、温州的香辣鸭等各种滋味无所不包。每至饭点，小店内人头攒动，热闹非凡，而在这众多美食中，最让我难以忘怀的，当属井下凉皮。

小店开在井下一条不起眼的小巷，店名也很直接，挂出的招牌就叫“井下凉皮”。凉皮有薄有厚，薄的透亮，厚的Q弹，店家手脚麻利，“咔嚓”几刀下去，将切好的凉皮码在盘里，然后调蒜水、淋辣子，再抓把黄瓜丝，撒点香菜，一盘有红有绿、色味俱佳的凉皮旋即上桌。

作为一种大众小吃，凉皮无处不在，但西北凉皮似乎更受青睐，而

井下凉皮正是西北凉皮的翻版——老板娘来自西北，是一位操着地道西北方言的油嫂。在井下，许多油嫂都将家乡美食带到了油田，并在此安营扎寨，可谓“此心安处是吾乡”。再后来，井下凉皮有了名气，许多井下之外的油田人也开车到此品尝，吃完还要打包，言称“带回去给弟兄们尝尝”。

凉皮于我，虽是小吃，却有着别样的魔力，隔三岔五便想吃上一顿，若久未品尝，馋虫便在心底作祟。有一年我到外地学习，吃腻了食堂，想换个口味，就到街边小店要了份凉皮，谁知一口吞下，竟味同嚼蜡。那一刻想起井下凉皮，心中无比怀念。

时光悠悠流转，当年经营井下凉皮的西北油嫂已不知所终，可井下凉皮却作为一道金字招牌留存下来。

女儿在外地工作，每次回家，第一餐指定要吃井下凉皮，于她而言，这是成长记忆里最难忘的味道，是萦绕心头的乡愁。我的前同事同样对井下凉皮情有独钟，后来他去了四川达州的普光气田工作。2013年我到普光出差，同事在当地一家饭馆为我接风。川菜尚辣，那天的主菜是麻辣鱼，盆口大的麻辣鱼上桌，浮着一层细密的花椒辣椒，热油一泼，滋啦作响。油亮的汤汁，雪白的鱼片，夹一片放进嘴里，爽滑鲜嫩。席间我们聊着过往，可聊着聊着，话题就拐到了井下凉皮，忆起往昔一同大快朵颐的时光，彼此先是拊掌大笑，后又唏嘘感叹，继而湿了眼眶。20余载井下时光，他乡早已化作故乡，井下凉皮承载的岂止是美味！

几年前我离开单位，也离开了井下，但与井下的联系仍然千丝万缕。我曾多次写过井下，称井下是“我的小镇”。然而世事在变，井下也在变，随着城里商品房的兴起，年轻人都进城了，这些年中原油田也为一线退休职工建了多个安置小区，老人们也陆续搬离了井下。少了人，少了人气，井下落寞了，萧条了，每当夜晚来临，原本万家灯火的家属区变得静静的、黑黑的。不过油田几家单位还在，保持了井下的样貌，而

且井下凉皮也在，也还是原来的味道，门上依然挂着“井下凉皮”的招牌，只是经营者变成了两个系着卡通图案围裙的年轻人，这让我惆怅的心有了一丝慰藉。

 原载

2024年12月26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卢恋秋

围炉涮锅

楚学朋（江汉油田）

来海滩站的第一夜，我是在风暴潮的肆虐中度过的。

这是江汉清河采油厂最边远的一个站，也是离莱州湾海边最近的油区。有多近？海水就在门口，涨潮的时候海水漫过架在半空的“吊脚楼”，白茫茫一片，整个海面看似缓慢却异常躁动地起伏着。

几口油井和守井工人同样孤独，孤零零地立在海边，吱吱呀呀地转着。中午到达海滩站时，守井的张师傅正在倒流程，他说：“再有6个小时，风暴潮就要来了。”

那波光粼粼的海面，一群群掠食的海鸟，遥远的海平线，偶尔露头的大船，还有瓦蓝的天，一切都那么平静安详，哪有风暴潮的影子啊！

直到半夜，当狂暴的风吹打得房顶的铁皮哐哐响，吊脚楼在半空颤巍巍，打在铁壁上的雨点犹如利箭一般“咄咄”作响时，我才感受到大海的威力，也对在这儿驻守了五年的张师傅佩服不已。

天明时分，潮水退去，雨过天晴，海面平静得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昨夜不知道躲到哪里的海鸟又回到了空中，我和张师傅踏着稀烂的淤泥一起恢复油井生产。

“中午给你加个硬菜。”看我累得气喘吁吁，张师傅笑咪咪地说。这海边，半个月送一次给养，冰箱里就一些冻猪肉冻鸡肉，能有什么硬菜！

等张师傅拿着抄网，跑到离海边一百多米的水泡子里时，我才发现，那儿不断地有鱼跃出水面。风暴潮沉积着海水，也让这些鱼儿搁浅在这儿。不一会儿，五六斤狗杠鱼束手就擒。

锅里的水很快就泛起了细密的气泡，张师傅从冰箱里拿出一袋包了几层的火锅底料问我：“能吃辣吗？”我兴奋地点着头。

随着牛油的融化，辣椒和花椒在汤里翻滚，呛辣的油烟在高温下散发，口水和汗水一起流了出来。夹上一条冲好洗净的狗杠鱼扔进汤锅，滚上几滚就能吃了。夹着送进嘴里轻轻一拽，雪白细嫩的鱼肉入口，筷子上只剩下一根干干净净的鱼骨。

狗杠鱼头大尾细如棒，又叫“狗棒子”“沙光鱼”。这种一年生的鱼最多能长到尺把，没有杂刺小刺，炖汤红烧都是美味，在当地素有“十月沙光赛羊汤”的说法。

站上没有酒，只有茶。茶是崂山绿茶，清苦回甘；鱼是大海的馈赠，年年有余。厨房正对大海，远望空旷无垠，安静得只能听到海鸟的鸣叫声和抽油机的工作声。

鱼过三条，汤味渐浓，张师傅又把种在废旧油桶里的蒜苗拔了些扔进锅里，再切上一块冻豆腐，开大了火，小小的厨房内又响起了好听的“咕嘟咕嘟”声。鱼一条一条地继续下肚，我俩的脑门上腾腾地冒着热气。

厨房的房梁上，吊着几刀泛着油光的咸肉，竹簸箕里摆着晒成鱼干的小梭子鱼，冰箱里整整齐齐摆着许多干菜，门后的坛子里腌着芥菜头，一个密封的小罐子里是许多人闻之色变的虾酱……张师傅是个自学成才的美食家。

在这个远离人烟的海滩小站守着油井，就像守着自己的家，把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把油井管成了厂里的标杆井。

午间的风依旧带着海水的咸腥，我和张师傅捧着茶杯坐在海边，谁

都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听着抽油机和海风的声音。

那天的狗杠鱼，还有午后的安闲，竟是这些年间最难忘的享受。



原载

2024年12月26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卢恋秋



“祈福”羊汤

王晓静（地球物理公司）

中国人喜“福”。过年门上要贴一个“福”字，见到的人都喜笑颜开；与人打招呼，爱以“您老人家好福气”“您真有福”开场；以“福”字开头的成语更是不胜枚举，什么福如东海、福星高照、福寿双全……

石油小镇有一开羊肉馆的老板深谙此道，给馆子取名“祈福”。开业当天，引得小镇的石油人纷纷前往，人人都想吃个头福、添个头彩。

“祈福”还真是内外兼修，不但名字取到食客心里去，味道更是彻底俘获了食客的胃。店里有一道菜叫手抓羊蝎子，是百吃不厌的镇店之菜。羊蝎子是羊的脊椎骨，包括羊的颈椎、胸椎、腰椎等部分，因形状像蝎子的尾巴而得名。羊蝎子看似肉少骨头多，实则内含乾坤。首先，胶原蛋白极其丰富，且低脂肪、低胆固醇。现代人都被“三高”整怕了，每年体检见“高”胆寒。想吃不敢吃，不吃又禁不住美食的诱惑，整天在吃与不吃间摇摆不定，真是折磨人。其次，羊蝎子肉质相较于其他部位更加细腻软烂，炖出的汤色泽奶白口感鲜香浓郁。

吃羊肉最好是寒冬腊月，天奇冷，冷得伸不出手，张嘴就冒白气，鼻子耳朵冻得跟胡萝卜似的，窗外如果再飘点雪花气氛就更好了，相当于锦上添花。一行五六个人，顶风冒雪穿过两条街，一把推开羊肉馆的门，一股温暖潮湿夹杂着膻、鲜、香的气息扑面而来。小马扎上坐定，每人先来一碗羊杂汤，撒上绿油油的碎芫荽。拿小汤匙沿着碗沿轻轻一

搅动，所有沉底的精华跟小鱼吐泡泡似的争先恐后浮上来。口重的撒一点胡椒面、辣椒面，再滴两滴老陈醋。一碗羊杂汤下肚，再寒冷的天气，也把胃给暖过来了。胃一打开，跟着来一份手抓羊蝎子、一盘拌羊脸、一盘炒羊肝、一盘爆肚。吃羊肉得配软饼。饧发好的软面擀成瓷盘大小的饼坯，电饼铛里翻个个儿，烙至两面微黄，手起刀落切成大小匀称的四块，放小竹篦子里端上来。一口肉一口饼，吃得人满嘴流油，鲜香四溢。

上菜的永远是老板娘，面如满月，走路带风，客人再多也忙而不乱，应付自如，笑容始终挂在脸上不走样。来的次数多了，她对石油镇上的石油人多少有了了解。知道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一年里有半年时间在野外找石油，沙漠、戈壁、高原，都是些人迹罕至的无人区。每次出发前就相约着来羊肉馆搞个送行的小仪式，三五个月后人被风沙和日光打磨得瘦了、黑了、结实了，还是在“祈福”，有一个小型的接风宴等着。

小镇偏僻，人烟稀少，石油人的生活也比较单调。“祈福”就像水中央的一座小岛，给人身体和心灵以希望和安慰。在北方寒冷的冬天，石油人簇拥在这小岛上，喝一口热乎乎的羊汤，谈笑之余一抬眼——天地间大雪纷飞。

 原载

2024年12月26日《中国石化报》第4版

责任编辑

卢恋秋



新石化客户端

中国石化报社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吉市口路 9 号

邮编：100020

<http://www.sinopecnews.com>